二十五別史

十六國春秋輯補

齊魯書社

二十五別史

十六國春秋輯補

齊魯書社

十六國春秋輯補叙例

崔鴻《十六國春秋》，霸史也。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合之勢，亦足以垂將來，昭明勸戒。惜其不傳也久矣，故隋唐以後皆不著録。明屠喬蓀本自是偽譔，而采録繁富，知寢饋此書有年，第務為誇多，凡關十六國者，一概收入。豈惟無徵不信，亦似太乏翦裁。蓋不但諸小記①不宜入此，即如《魏書》所載，與諸國交争，每張大其詞，何與於十六國而載之②？且《通鑑攷異》明云，《魏書》如此，《十六國春秋》如此，乃不録原書，而偏從《魏書》寫出，何哉？又《鴻本傳》稱，刊十六國遺載，為之序贊，褒貶評論，贊則各書所引崔鴻曰是，豈宜夾行寫之以為注？序則篇首略論其生平，及後總序其事，或間為褒貶之論者是③。乃以總序之事割附每年之下，所評論處，以為虚文而删之，亦殊不知體制矣！采摘雖繁，而本書之引於羣書者，反多失檢録，其餘④差謬難屈，殊於心不慊。因取《纂録》本及《晉書》傳記及原書之散見於諸書者，别為輯本。編纂雖不及屠詳，而采集要信而有徵。惟慚所見諸類書有限，而舛漏實多，重冀大人先生證其誤而補其闕焉。

一、此本以《纂録》為底本者，蓋纂録雖未知即崔鴻所

纂與否，而與正本同載於《隋·經籍志》，則係當時約本，而為《十六國春秋》原文可知。

一、此本於《纂録》所删節處，以《晉書》張軌、李暠等傳及劉淵諸載記補足者，蓋以傳記與《纂録》合觀，其删節之迹可見，且與原書之引於各書者其字句多同，則知此傳記實采《十六國春秋》而成。

一、此本雖多依《晉書》傳記録補，然其所誤，如劉聰二劉后，《晉書·列女傳》與《御覽》所引互異，則自從《御覽》所引而不録《晉書》。他如李特見殺在太安二年，而以為元年；李雄即位國號大成，而以為改元大武之類不一，亦自從《纂録》及見於《御覽》者録出，而不録其誤。

一、本傳謂鴻經綜既廣，多有違繆，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鴻亦以為滅在元年。是皆原誤之文，推上一年。觀《纂録》及參諸傳記，雖皆有迹可尋，亦不必依譌傳譌，以復其初。强分百卷者，不過略存梗概而已。

一、此本編年，則以《纂録》為主，而稽之《晉書》傳記以補其闕。初意亦以《晉書》不録其年月，疑其有謬，及以甲子排之，自無不合。因依《綱目》以補《年表》一卷，以冠於首。

一、此本十六國次序，既不從《纂録》⑤，又不從《載記》⑥者，蓋因《魏書》本傳謂鴻以劉淵、石勒、慕容皝、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吕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各有國書，未

有統一，乃譔為《十六國春秋》，因以此為前後爾。

①如《鄴中記》之類。 ②《鴻本傳》云："鴻以其書與國相涉，言多失體，不奏。"則豈有此？ ③《晉書》諸傳記猶如此。 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二事合為一事，二人并作一人。録中或多二三年，或少一二年。 ⑤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後秦、蜀、前涼、西涼、北涼、後涼、後燕、南涼、南燕、西秦、北燕、夏。 ⑥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後秦、蜀、後涼、後燕、西秦、北燕、南涼、南燕、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在前。

十六國春秋輯補傳

湯君諱球，字伯玕，黟縣人。少劬學，從同縣俞先生正燮、汪先生文臺游。博通諸經，篤守家法。隱居教授，章句訓故，以鄭氏為主。諸生舉經義相質，必引據師說，徐下己意，決其異同。無穿鑿，無傅會，宣歙間學者宗之。黟山縣僻小，而士皆潛心經術，實君為之倡也。其事親以孝聞。父永懿，老病且篤。君謝絶人事，壹意侍疾，衣不解帶者逾數月。父竟獲痊，以耄壽終。居喪哀毀盡禮，杖而後起。性耿介，授徒奉親，束脩外不受一無名錢。鄉里敬其清操，亦無敢干以私者。咸豐初，皖中為賊蹂躪，郡縣承檄練鄉兵，當事者挽君直練局。君自謂非禦侮材，且鄉兵訓練無素，不足辦賊，死非所懼，懼為賊污耳。遂避地去。後賊果大至，始服君先識高蹈云。君頎身長髯，多聞强識。早歲覃精銳思，治疇人學，中西算法，靡不洞曉。尤善天官家言，《開元占經》悉能成誦。星緯推步，研究其奥，而不屑以藝事名。亂定後，聚書數千卷，杜門著述，補輯鄭氏逸書九種，《孝經》、《論語注》蒐采尤備。並補輯劉熙《孟子注》、劉珍等《東觀漢紀》、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古史攷》、《傅子》、伏侯《古今注》等書，皆前人輯本所未逮。又以《晉

書》為唐所修，房玄齡傳稱，其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采碎事，競為綺豔。劉知幾亦言，自貞觀中更加纂録，凡所修撰，多聚異聞。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迺廣蒐載籍，以補其闕，而糾其譌，譔録成帙。凡二十三種，曰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沈約九家《晉書》，皆正史類也；曰陸機、干寶、曹嘉之、鄧粲、劉謙之、王韶之、徐廣、裴松之、郭季産九家《晉紀》；曰習鑿齒《漢晉春秋》、孫盛《晉陽秋》、檀道鸞《續晉陽秋》、杜延業《晉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皆編年類也；又輯常璩、和苞、田融、王度、陸翽、范亨、張詮、王景暉、高閭、裴景仁、姚和都、張諮、劉昞、喻歸、車頻、段龜龍等所譔偏霸各史。而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為鉅觀。又補撰《年表》一卷，校定《纂録》十卷。其所删訂，足正屠本之失。蓋君平生精力，唯此書最深邃矣。又旁輯《兩晉詔鈔》、《晉起居注鈔》、庾詵《晉朝雜事》、張敞《東宫舊事》、車灌《修陵故事》、盧綝《八王故事》、《四王起事》、應詹《陶公故事》、《桓元偽事》、傅暢《晉諸公叙讚》、《晉公卿禮秩故事》、荀綽《晉後略記》、《晉百官表注》、《晉百官名》、《寮屬名》、杜預《律本》、賈充《晉令》、張斐《漢晉律序注》、摯虞《決疑要注》，皆典午一代掌故所資。其區宇則輯《太康地記》、《鄴中記》、《林邑記》凡三種。其言行則輯《晉諸公别傳》、《袁宏名士傳》、《郭頒世語》、《裴啟語林》、《山公啟事》凡五種。又著録《晉别集三百家》、《晉文集三百家》，皆手自校寫，草稿具存。至被兵時所燬卷帙，不在此數。其纂述可謂勤且閎矣。同治六年，詔舉孝廉方正，同縣程先生鴻詔以君行誼白大吏

應其選。而君抗志冲雅，不就一官，以著作終其身。嗚虖，非所稱博文君子者歟！光緒辛卯，廣雅書局刻君所輯《十六國春秋》。秉恩提點局事，獲預校讎，因據程君所述事略及譔録書目次為傳，庶以備延閣之采焉。

論曰：史官之替久矣，馬班而後，世重范書，體大思精，歎為絶作。觀其自叙，亦博采衆家而成。承祚國志稱良史才，裴世期補而注之，遂以不朽。晉代記載，炳乎藝林，陸機、干寶、何法盛、習鑿齒諸賢，大雅宏達，皆有鑒裁，卓然成一家言。唐修《晉書》，始用衆手。貞觀中，房玄齡奏令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録。典著作者，多文藻之士，又雜取《世説新語》，以放誕相高。然則子元所譏，其事蕪穢，其辭猥雜，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非過論矣。自太宗著論，總題"御譔"。新製既出，舊史遂佚。今君於散亡之餘，捃拾叢殘，又兼采霸朝各史，攷覽異同，倘就所録刊入史注，必能參覈詳洽，首尾該備。以方世期，又何愧焉。厥緒未竟，墓草已宿。遺書盈篋，懼就湮没。惜哉！

光緒十有九年，歲在尚章大芒駱陬月，華陽王秉恩譔。

十六國春秋輯補書後

自晉政不綱，方輿鼎沸，攘敓神器，僭跨相望。又皆起自胡羯，非我族類。毀裂冠冕，荼毒縉紳，宗社邱墟，生民涂炭。豈天心鍾亂，運厄陽九，故遘其會耶？抑人事有以釀成之也？夫夷夏之防，古今至重。要荒委贄，義在羈縻。自漢魏以來，戎狄降者，多處之塞內。漢光徙先零羌於馮翊，魏武徙武都氐於秦川。又并州之胡，散居六郡，晉郭欽疏言："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則胡騎三日可至孟津。宜以兵威，徙之邊地。"江統亦言："宜徙羌出關中，氐還隴右，五部匈奴，申諭發遣，歸其本域，皆不見録用。"是時朝野上下，祖尚虛浮，白望清談，靡然成俗。州郡武備既弛，戎政不修，梟雄之材乘釁而動，固其宜矣。劉淵因部衆之推，假單于之號，控弦數萬，首倡逆謀。李特父子，略陽氐豪，扇動流民，遂盜巴蜀。石勒羯之餘種，苻洪氐之酋長，姚萇羌之渠帥，迭據關隴，雄視中原。拓跋索頭之裔，稱王於代；慕容鮮卑之族，僭帝於燕。惟涼州張氏。奉晉正朔，終以僻在西陲，為秦所并。呂光繼起，勢亦不振。自餘諸國，皆非冠裳。夷狄盛則中夏衰，又其勢然也。蓋嘗究其終始而論之，晉武踐祚，本田篡竊，平吴而後，志益驕盈。

嗣主昏騃，不堪負荷。受遺顧託，又非親賢。加以女后專朝，臺宰尸素，八王搆難，同氣推戈。逮乎神州陸沈，舊京燔蕩。王浚土崩於幽薊，劉琨瓦解於晉陽。耆儁衣冠，屈鄰戎虜。十州有倒懸之危，四海無中興之望。琅邪纂承大統，假息吳會，畫江自守，經略未宏。桓溫入關，三輔響應。因小挫衄，輒復返旆。遂使秦中豪傑，翻然改圖。王猛、尹緯甘為苻姚佐命而不悔。故晉之替，非十六國也。夷甫諸人，固任其責，亦由江表將相坐失事機，無以收恢復之效也。而論者顧委之於運，何哉？偏霸之興，亦應符讖。然皆傳祚不永，忽就夷滅，蓋任賢則彊，愎諫則蹙，未有嚴刑峻法，賦役煩興，誅僇大臣，猜忌骨肉而能卜世長久，寖熾寖昌者。明乎逆取，昧乎順守，斯十六國之所以失耳。夫割據之禍，歷祲逾百；曠覽載籍，前古罕聞。然覆轍相尋，成敗燦列，則又哲后之蓍龜，先民之炯戒，而非可昧焉不察者也。魏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叙例》一卷、《年表》一卷，褒貶得失，恉寓勸懲。惜宋元間其書已佚。明屠氏別撰百卷，虛託鴻名，雜采小説，未足徵信。古黔湯伯玕先生，潛心著述，剌取舊文，輯成是編，並録《晉書·載記》、《列傳》及《宋》、《魏》兩書，以補其闕。又撰《年表》一卷，冠晉於首，經緯秩然。十六國先後叙次，一依鴻傳。正其違繆，校其異同，遂使散亡之籍，頓還舊觀。鑒誡以彰，興替足覩，非僅拾遺訂墜而已。夫史兼三長，識尤其要，謗固不可，穢亦非宜。本傳稱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書，明正統所歸，匪在元魏。今書於諸方偽號，輒繫晉年，牋表闕庭，不遺一字。侵陵則稱入寇，敗績亦曰王師。筆

削之間，具存微恉。雖非鴻書之舊，然約而不窳，博而不緐，綱舉而目張，意内而言外，即謂鴻書至今存可也。嗚呼！當晉太康時，君相溺於宴安，狃於全盛，氐、羌、戎、狄，雜處中國，有履霜堅冰之漸而不知戒，同積薪厝火之勢而不知懼。一旦禍起，遂成橫流。内訌外潰，不可遏止。而承其弊者，又或玩寇喪師，無撥亂反正之具，至使銅駝没於荆棘，鐘簴淪於腥羶。國步陵夷，卒以不振。然則千載而下，思患預防，可不於是編三復之哉！光緒壬辰涂月，陽湖吴翊寅。

十六國春秋輯補年表

黟縣湯球撰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乙巳	武帝太康六年			初慕容歸鮮單至子嗣稱寇西	涉為卑，于是，廆位公，遼												
丙午	七年																
丁未	八年																
戊申	九年																
己酉	十年	以淵匈北都	劉為奴部尉	廆以鮮都	降為卑督												
庚戌	惠帝永熙元年	以為部都	淵五大督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辛亥	元康元年																
壬子	二年																
癸丑	三年																
甲寅	四年			徙大城龐居棘													
乙卯	五年																
丙辰	六年																
丁巳	七年																
戊午	八年										特李入蜀						
己未	九年																
庚申	永康元年																
辛酉	永寧元年									以張軌為涼州刺史	李特殺趙廞據漢廣						
壬戌	太安元年																
癸亥	二年										李特自為大將軍，改元初，見殺，流代領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其衆，郫流雄領衆成都入						
甲子	元興元年	淵稱王，改元熙	自漢								自成王，元興雄稱都改建						
乙丑	二年	二年	公藩，起師智汲兵與桑之。桑名智，為石勒								二年						
丙寅	熙光元年	三年									晏平元年稱帝，國號大成						
丁卯	帝懷永嘉元年	四年	石勒降漢	自鬼為卑單	鮮大于						二年						
戊辰	二年	永鳳元年稱帝									三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己巳	三年	河瑞元年									四年						
庚午	四年	聰光熙元年			蒲洪自稱略陽公						五年						
辛未	五年	嘉平元年陷洛陽									玉衡元年						
壬申	六年	二年	勒據國襄				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二年						
癸酉	愍帝建興元年	三年	勒克鄴								三年						
甲戌	二年	四年一改元年，十月建元年，（閏）推下一年								以張軌涼牧卒	四年						
乙亥	三年	二年								張寔元年	五年						
丙子	四年	嘉麟元年								二年	六年						
丁丑	元帝建武元年	二年								三年猶稱建興五年	七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戊寅	太興元年	三年聰卒，子粲立，靳準殺之，衆推曜為主，稱光初元年		以廆為大單于						四年	八年						
己卯	二年	二年漢改號趙	勒稱趙王元年							五年	九年						
庚辰	三年	三年	二年	以廆為平州刺史						六年寔被殺，弟茂立，改年永元	十年						
辛巳	四年	四年	三年	以廆為遼東公						茂永元元年。茂駿、重華、玄靖皆踰年稱元，《綱目》推上一年	十一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壬午	永昌元年	五年	四年							二年	十二年						
癸未	明帝太寧元年	六年	五年				趙亡七年為秦封仲平公襄			三年，趙茂涼王	十三年						
甲申	二年	七年	六年							四年茂卒，子駿立，改年太元	十四年						
乙酉	三年	八年	七年							太元年，見前說	十五年						
丙戌	成帝和咸元年	九年	八年							二年	十六年						
丁亥	二年	十年	九年							三年	十七年						
戊子	三年	十一年，曜勒被擒	太和元年							四年	十八年						
己丑	四年	十二年，曜子被亡，前號二六	照殺，趙僭凡十載							五年	十九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庚寅	五年		勒建平元年稱帝							六年，趙以為涼州牧，不受	二十年						
辛卯	六年		二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壬辰	七年		三年							八年	二十二年						
癸巳	八年		四年，勒卒，子弘立，改年延熙	虔卒，子皝立	苻洪自稱雍州刺史					九年	二十三年						
甲午	九年		弘延熙元年，虎弒之，自稱攝天王	皝元年，晉以為遼東公						十年	二十四年，雄卒，子班立，趙殺之，立期						
乙未	咸康元年		虎建武元年，遷鄴都	二年						十一年	期玉恒元年						
丙申	二年		二年	三年						十二年	二年						
丁酉	三年		三年，虎稱	四年，皝自						十三年	三年，期被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趙王	燕王							自廢殺						
戊戌	四年		四年	五年	趙洪封為平西公郡					十四年	漢壽興元年，改漢號						
己亥	五年		五年	六年						十五年	二年						
庚子	六年		六年	七年						十六年	三年						
辛丑	七年		七年	八年，封為燕王						十七年	四年						
壬寅	八年		八年	九年，遷都龍城						十八年	五年						
癸卯	帝康建元年		九年	十年						十九年	六年，壽卒，子勢立						
甲辰	二年		十年	十一年						二十年	勢太和元年						
乙巳	帝穆永和元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二十一年駿稱王	二年自涼						
丙午	二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二十二年，駿卒，子重	寧嘉元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華立，改年永樂							
丁未	三年		十三年	十四年						永樂元年，晉以重華為西平公	三年，勢降，晉國亡，凡四十七年						
戊申	四年		十四年	十五年，皝卒，子儁立						二年							
己酉	五年		太寧元年，稱帝。虎卒，子世立，遵殺世，鑒又殺遵	儁元年	趙封洪為略陽郡公		虎封弋仲為西平郡公			三年，重華自稱涼王							
庚戌	六年		石閔殺鑒自立，改國號魏，稱永興元年。石祇稱帝襄國，改	二年，拔薊都之	晉以洪為廣川郡公，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四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永寧元年														
辛亥	七年		二年，殺祗，趙亡		健自稱秦天王，改皇始元年		晉封弋仲為高陵郡公			五年							
壬子	八年		三年，燕破閔殺之，魏亡	儁元璽元年稱帝	二年		弋仲卒，子襄來歸			六年							
癸丑	九年			二年	三年					七年，進重華為涼州牧，卒，子靈曜立。祚廢之，自為涼公							
甲寅	十年			三年	四年					祚和平元年，自稱涼王							
乙卯	十一年			四年	五年，健卒，子生立，改		襄自稱大單于			二年，祚被殺，立玄靖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壽光元年，稱帝					為主，去年號，猶稱建興四十三年							
丙辰	十二年			五年	二年					太始元年							
丁巳	升平元年，			光壽元年，徙都鄴	三年，生被殺。堅永興元年，去帝號，稱秦天王		襄為秦所殺，弟萇降			二年							
戊午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己未	三年			三年	甘露元年					四年							
庚申	四年			四年，儁卒，子暐立，改建熙元年	二年					五年							
辛酉	五年			二年	三年					六年，奉升平之號，以玄靖為西平公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壬戌	哀帝隆和元年			三年	四年					七年							
癸亥	興寧元年			四年	五年					八年，天錫弒玄，靖自立							
甲子	二年			五年	六年					天錫元年							
乙丑	三年			六年	建元元年					二年							
丙寅	帝奕太和元年			七年	二年					三年							
丁卯	二年			八年	三年					四年							
戊辰	三年			九年	四年					五年							
己巳	四年			十年	五年					六年							
庚午	五年			十一年，為秦所滅，凡十五年	六年					七年							
辛未	簡文帝咸安元年				七年					八年							
壬申	二年				八年					九年							
癸酉	孝武				九年					十年							

ABC)E:123123123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寧帝康元年																
甲戌	二年				十年					十一年							
乙亥	三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丙子	太元元年				十二年					十三年，降而凡十年，秦亡，凡七十六							
丁丑	二年				十三年												
戊寅	三年				十四年												
己卯	四年				十五年												
庚辰	五年				十六年												
辛巳	六年				十七年												
壬午	七年				十八年												
癸未	八年				十九年	慕容自燕垂稱王燕元年							伏乞仁國據隴右				
甲申	九年				二十年		姚萇雀年稱王白元自秦										

ABCDEF123123123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乙酉	十年				二十一年，堅被殺，子丕太安元年	二年，垂定中都山	二年					吕光入戚，自稱涼州刺史	仁義國建元年，自稱于單				
丙戌	十一年	太祖道武魏國登元年			二年，丕被殺，登初太元年稱帝	建興元年稱帝	建興元年稱帝					太安元年自稱酒泉公	二年				
丁亥	十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戊子	十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四年，仁卒，弟乾歸。太初元年				
己丑	十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嘉麟元年，自稱河王	二年				
庚寅	十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二年	三年				
辛卯	十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三年	四年				
壬辰	十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四年	五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癸巳	十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襄卒，子興立					五年	六年				
甲午	十九年	九年			九年，敗，子延登死，崇初年亡，凡十四年	九年	初皇元年					六年	七年稱王自秦				
乙未	二十年	十年				十年	二年					七年	八年				
丙申	二十一年	十皇始年				十一年，垂卒，子永元寶康年	三年					飛元年，稱天龍自涼王	九年				
丁酉	安帝隆元年	二年				二年	四年					二年	十年	禿髮烏孤初年，稱太平元年，自西王		業段神璽元年	
戊戌	二年	天興元年				三年，寶被子盛建平年弒，稱帝	五年	慕容德元年徙滑臺稱王				三年	十一年	二年		二年	

（續表）

	晉	趙前	趙後	燕前	秦前	燕後	秦後	燕南	夏	涼前	蜀	涼後	秦西	涼南	涼西	涼北	燕北
己亥	三年	二年				長樂元年	弘始元年	二年，入廣固				四年，光卒，子紹立，纂殺而代之，稱咸寧元年	十二年	三年，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		業稱涼王，改元天璽	
庚子	四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建平元年稱帝				二年	十三年，失國奔長安	建和元年	李暠庚子元年稱涼公	二年	
辛丑	五年	四年				三年，盛卒。熙光始元年	三年	二年				三年，纂被殺。隆神鼎元年	十四年，還鎮宛川	二年	二年	蒙遜永安元年稱張掖公	
壬寅	元興元年	五年				二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十五年	三年，利鹿孤卒，弟傉檀弘昌元年	三年	二年	
癸卯	二年	六年				三年	五年	四年				三年，隆入秦，涼亡，凡十九年	十六年	二年	四年	三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甲辰	三年	天賜元年				四年	六年	五年					十七年	三年，去年號	五年	四年	
乙巳	義熙元年	二年				五年	七年	六年，德卒，兄子太元年					十八年	四年	建初元年，徙都酒泉	五年	
丙午	二年	三年				六年	八年	二年					十九年	五年，秦以僖為州史姑臧	二年	六年	
丁未	三年	四年				建始元年，高雲弒自為王，正元年	九年	三年	赫連勃勃龍升元年				二十年	六年	三年	七年	
戊申	四年	五年				二年	十年	四年	二年				二十一年	平嘉元年稱王復	四年	八年	
己酉	五年	宗永興元年				三年，雲弒被國亡，凡二十四年	十一年	五年	三年				更始元年稱王復	二年	五年	九年	跋馮太平元年，稱王自天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庚戌	六年	二年					十二年	六年，超執亡，十年，誤上一年，被國凡一，原推一年	四年				二年	三年遷樂都	六年	十年	二年
辛亥	七年	三年					十三年		五年				三年復降於秦	四年	七年	十一年拔臧姑	三年
壬子	八年	四年					十四年		六年				四年，乾歸弒，子熾磐永康元年	五年，歸弒，熾永元	八年	十二年，十月遷臧姑，自稱西河王，改始玄元年	四年
癸丑	九年	五年					十五年		鳳翔元年				二年	六年	九年	二年	五年
甲寅	十年	神瑞元年					十六年		二年				三年	七年，為西秦所滅，凡十八年	十年	三年	六年
乙卯	十一年	二年					十七年		三年				四年		十一年	四年稱藩於晉	七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丙辰	十二年	泰常元年					十八年，興卒，子泓和年		四年				五年		十二年	五年	八年
丁巳	十三年	二年					二年，晉亡，三三原推一年，誤上十年，降國，凡十		五年				六年		十三年卒，子歆興年	六年	九年
戊午	十四年	三年							武昌元年帝稱				七年		二年	七年，以蒙遜為涼州刺史	十年
己未	恭帝熙元年，	四年							興元年真				弘元年，建（綱目）推下一年		三年，歆為蒙遜所滅	八年，克酒泉	十一年
庚申	二年，亡宋，高祖永初元年	五年							二年				二年		恂入敦煌稱史，改永元	九年	十二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辛酉	二年	六年							三年				三年		昭被殺，唐契據晉昌，李寶歸之	十年	十三年
壬戌	三年	七年							四年				四年			十一年	十四年
癸亥	宋景平元年	八年							五年				五年		涼昭克昌，晉李寶伊奔吾，共十四年	十二年	十五年
甲子	文帝元嘉元年	世祖武太始元年							六年				六年			十三年	十六年
乙丑	二年	二年							七年，勃勃卒，子昌承光元年				七年			十四年	十七年
丙寅	三年	三年							二年				八年			十五年	十八年
丁卯	四年	四年							三年				九年，熾磐卒，子			十六年	十九年

（續表）

	晉	趙前	趙後	燕前	秦前	燕後	秦後	燕南	夏	涼前	蜀	涼後	秦西	涼南	涼西	涼北	燕北
													末暮立				
戊辰	五年	神廚元年							四年，昌魏擒，弟勝元稱平				永元弘年			承玄元年	二十年
己巳	六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十一年
庚午	七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二十二年，殺卒，自立
辛未	八年	四年							四年，為吐谷渾所滅，凡二十五年				四年，夏國亡，凡四十七年			義和元年	興太元年
壬申	九年	延和元年														二年	二年
癸酉	十年	二年														三年，蒙遜卒，子茂虔	三年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永和元年	
甲戌	十一年	三年														二年	四年，稱藩於魏
乙亥	十二年	太延元年														三年	五年，稱藩於宋
丙子	十三年	二年														四年	六年，弘奔高麗，國亡，凡二十八年
丁丑	十四年	三年														五年，遣子侍魏，遣人於魏，復使如宋	
戊寅	十五年	四年														六年	
己卯	十六年	五年														七年，虔茂降魏，國亡，凡十九載。保周據張掖，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無諱還據酒泉	
庚辰	十七年	太平真君元年														魏殺保周,無諱以酒泉降以為,酒泉王	
辛巳	十八年	二年														魏討酒泉,無諱引衆西行	
壬午	十九年	三年													李寶入據敦煌,魏以為敦煌公	無諱據高昌,宋以為河西王	
癸未	二十年	四年															
甲申	二十一年	五年													李寶入朝於魏,魏留之	無諱卒,弟安周代立,宋以為河西王,後為柔然所并	

十六國春秋輯補目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叙例…… 1
十六國春秋輯補傳…… 4
十六國春秋輯補書後…… 7
十六國春秋輯補年表 …… 10
前趙録…… 1
卷一之二…… 1
劉淵(1)子和　劉宣
卷三之五 …… 13
劉聰(13)子粲　陳元達
卷六之八 …… 43
劉曜(43)
卷九 …… 65
王彌(65)　王廣(68)　崔遊(68)　范隆(68)　董景道(69)
卷十 …… 70
王育(70)　韋忠(70)　劉敏元(72)　杜育(72)　喬智明(73)　梁緯妻辛氏(73)　陝婦人(74)冷道　相里覽
後趙録 …… 75
卷一之五 …… 75

石勒(75)　石弘(116)　張賓(121)
卷六之九…… 122
石虎(122)子世　遵鑒
卷十…… 153
石閔(153)
卷十一…… 159
支雄(159)　張謐(159)　張樓(159)　魏豹(159)
申録(160)　續咸(160)　韋諛(160)　裴憲(161)
傅暢(162)　石樸(163)　盧諶(163)　劉羣(164)
卷十二…… 165
楊軻(165)　辛謐(166)　佛圖澄(167)　麻襦(172)
單道開(173)素和明
前燕録…… 174
卷一…… 174
慕容廆(174)　裴嶷(182)　高瞻(183)
卷二之三…… 184
慕容皝(184)　慕容翰(195)　陽裕(196)
卷四之五…… 199
慕容儁(199)　韓恒(211)　李産(212)　侯青(214)
卷六之七…… 215
慕容暐(215)慕容恪　陽鶩　皇甫真(229)
卷八…… 231
吐谷渾(231)吐延　葉延　辟奚　成公都(234)
王歡(234)　公孫鳳(234)　公孫永(235)　黄泓(235)
汜昭(236)
前秦録…… 237

卷一…… 237
苻洪(237) 苻健(239)苻雄
卷二…… 244
苻生(244)王墮
卷三之八…… 264
苻堅(264) 王猛(304) 苻融(308) 苻朗(310)
卷九…… 312
苻丕(312) 索泮(318)
卷十…… 319
苻登(319) 徐嵩(326)
卷十一…… 327
堅夫人張氏(327) 張忠(328) 石垣(329) 孟欽(329) 僧涉(329) 趙整(330) 王嘉(331) 韋逞母宋氏(332) 竇滔妻蘇氏(333)
後燕録…… 334
卷一之三…… 334
慕容垂(334)
卷四…… 354
慕容寶(354)
卷五…… 362
慕容盛(362)
卷六…… 369
慕容熙(369) 慕容雲(372)
卷七…… 375
慕容鳳(375) 垂段后(375) 趙秋(375) 封衡(375) 王高(375)末那樓雷 慕容白曜

後秦録…… 376
卷一…… 376
姚弋仲(376) 姚襄(378)
卷二…… 382
姚萇(382)
卷三之六…… 391
姚興(391)尹緯(417)
卷七之八…… 419
姚泓(419)
卷九…… 430
斂憲(430) 鳩摩羅什(430)
南燕録…… 434
卷一之三…… 434
慕容德(434)
卷四之五…… 449
慕容超(449)
卷六…… 461
慕容鍾(461) 封孚(461) 王鸞(462)
泠平(462) 段豐妻慕容氏(462)
夏録…… 464
卷一之二…… 464
赫連勃勃(464)
卷三…… 478
赫連昌(478) 赫連定(479)
前涼録…… 481
卷一…… 481

張軌(481)
卷二…… 488
張寔(488) 張茂(492)
卷三之四…… 496
張駿(496)
卷五…… 507
張重華(507)子曇曜(513)
卷六…… 514
張祚(514) 張玄靖(517)
卷七…… 521
張天錫(521)
卷八…… 527
郭荷(527) 宋纖(527) 氾騰(528) 氾昭(528)
辛緝(529)弟理 張世度(529)
索襲(529) 索紞(530)
卷九…… 532
張斌(532) 李弇(532) 祈嘉(532)
蜀録…… 534
卷一…… 534
李特(534)
卷二…… 542
李流(542) 李雄(544)
卷三…… 552
李班(552) 李期(553)
卷四…… 555
李壽(555) 李勢(558)

卷五…… 561
李庠(561) 龔壯(562) 譙秀(562) 許延妻杜氏(563)
後凉録…… 564
卷一之二…… 564
吕光(564)
卷三…… 577
吕纂(577) 吕隆(583)
卷四…… 586
吕憲妻苻氏(586) 郭黁(586)
西秦録…… 588
卷一…… 588
乞伏國仁(588)
卷二…… 592
乞伏乾歸(592)
卷三…… 600
乞伏熾磐(600) 乞伏暮末(604)
卷四…… 606
辛進魏門于弟 武都氐 吐谷渾(606)視連 視羆
烏紇堤(即大孩) 樹洛干
南凉録…… 609
卷一…… 609
禿髮烏孤(609) 禿髮利鹿孤(612)
卷二之三…… 616
禿髮傉檀(616) 曇霍(627)
西凉録…… 628
卷一之二…… 628

李暠(628)
卷三…… 641
李歆(641)弟恂　子重耳　弟翻子寶　暠后尹氏(644)
北凉録…… 646
卷一之二…… 646
沮渠蒙遜(646)
卷三…… 660
沮渠茂虔(660)弟無諱　安周　從弟唐兒　天周　兄子萬年祖
張譚(665)
北燕録…… 672
卷一之二…… 672
馮跋(672)
卷三…… 677
馮弘(677)　馮素弗(679)
校點後記…… 681

十六國春秋輯補叙例

崔鴻《十六國春秋》，霸史也。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合之勢，亦足以垂將來，昭明勸戒。惜其不傳也久矣，故隋唐以後皆不著録。明屠喬蓀本自是僞譔，而采録繁富，知寢饋此書有年，第務為誇多，凡關十六國者，一概收入。豈惟無徵不信，亦似太乏翦裁。蓋不但諸小記[①]不宜入此，即如《魏書》所載，與諸國交争，每張大其詞，何與於十六國而載之[②]？且《通鑑攷異》明云，《魏書》如此，《十六國春秋》如此，乃不録原書，而偏從《魏書》寫出，何哉？又《鴻本傳》稱，刊十六國遺載，為之序贊，褒貶評論，贊則各書所引崔鴻曰是，豈宜夾行寫之以為注？序則篇首略論其生平，及後總序其事，或閒為褒貶之論者是[③]。乃以總序之事割附每年之下，所評論處，以為虚文而删之，亦殊不知體制矣！采摘雖繁，而本書之引於羣書者，反多失檢録，其餘[④]差謬難屈，殊於心不慊。因取《纂録》本及《晉書》傳記及原書之散見於諸書者，别為輯本。編纂雖不及屠詳，而采集要信而有徵。惟慚所見諸類書有限，而舛漏實多，重冀大人先生證其誤而補其闕焉。

一、此本以《纂録》為底本者，蓋纂録雖未知即崔鴻所

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①呼延氏，匈奴貴姓有呼延氏。八字依《廣韻》引補。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白魚，頂有一角②，軒鬐躍鱗於龍門，而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③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淵。此段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

①一作左賢王妃。 ②一作頭有二角。 ③一作祉。

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名焉①。二句亦見《御覽》三百七十。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嘗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絶②。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衿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國），晉文王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憑結。

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見與言，大悦之。後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機談鑒智，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吴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吴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限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没，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閒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别。"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

①一作命之。　②《載記》作遂學武事，妙絶於衆。

會父豹卒，帝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無不至

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晉惠帝以劉元海為離石將兵都尉。此句依《御覽》一百六十三引補。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太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廢，州郡奸豪，所在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樂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寸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户。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在此時矣。左賢王淵，姿器絶人，榦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淵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為皇太弟，領丞相，自鄴懸秉國政，事無大小，皆先關諮，上十七字，依《御覽》一百四十九引補。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説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還説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鋭，徐傳檄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没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宫，示弱

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竪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悦，拜元海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

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閒，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王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柰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武，何呼韓邪足道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宣等稱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

前趙録二

劉　淵

甲子　元熙元年[1]，遷於左國城，晉人東附者數萬。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宙宇混一，當更議之。"十月，爲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儁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絶。黄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

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弃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兹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兹尪闇，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改晉永興元年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以下三祖五宗②之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於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户下山東，遂所在為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劉元海遣將攻西河城，築營自固。有八門，城高九尺，四句依《初學記》八引補。冠軍喬晞攻界休，剋之。其令賈潭③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閒哉？"晞怒，將殺之，部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殺之。依《晉書·忠義傳》補，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二。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之，宗罵曰："屠狗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母乎？何不促殺我？"遂仰天大哭，亦殺之。依《御覽》四百二十二引補，亦見《晉書·列女傳》。

①晉惠帝永興元年。　②一作三宗五祖。　③一作渾。

乙丑　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於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

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

丙寅　三年①，以其前將軍劉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為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刱堅鴻基，剋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

①晉惠光熙元年。

丁卯　四年①，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四部之東萊王彌，起兵青、徐，劉靈為王讚所逐，王彌為苟純所敗，乃謀歸漢。三句依《通鑑考異》引補。遣使來降，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汲桑叛，起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選置州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徵。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並帥衆相次來降，元海悉署其官爵。

①晉懷永嘉元年。

戊辰　永鳳元年①，淵遣聰等十將據太行，石勒等十將下趙魏。四句依《通鑑考異》引補。秋七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十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衛軍和為大將軍，撫軍聰為車騎大將軍，建武曜為龍驤大將軍。又以其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

翼為大司空，封雁門郡公。以延年為江都王。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噉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②。"《御覽》四百二十一。以洋為長樂王。長樂王洋③，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親，未嘗不嗚咽摧慟。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上，四百十三。以儁為上郡王。上郡王儁④，字元英。有榦藝之稱。儁年七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閒。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乃以儁授密，受元直而去。密後亡，儁勺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同上，四百十六。宗室以親疏為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為差，皆封郡縣公侯。

①晉永嘉二年。　②案延年為太宰，因下傳有太宰字，屠本誤合為一傳。　③《御覽》引誤作太宰王祥。　④屠本作王儁，上郡人。似誤。

己巳　河瑞元年①，太史令宣于②修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③，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三。五月，遣聰攻壺關。聰敗韓述於西澗，石勒敗黃肅於封田。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廣拒聰。六月，廣等來討。七月，戰於長平。

長平之戰，劉聰馬中流矢，幾為晉軍所獲。李景年以馬授聰，揮戈前戰。依《御覽》三百五十一引補。晉師敗，劉惇以壺關降。此節依《通鑑考異》引補。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貧，見養於叔父，常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騏驥久躓鹽車坂。"乃為娶妻教學。依《御覽》八百三十三引補。後聰嘉平三年遷虎牙，攻長安，以功封梁鄒侯。依《御覽》三百五十一引補。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歸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淵海光"三字。元海以為己瑞，大赦天下，改元河瑞，此節亦見《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八十二。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為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吕毅等自長安討之，戰於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

①晉永嘉三年。 ②《晉春秋》作鮮于。 ③時熒惑犯紫微。

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於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於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師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邱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

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為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修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黄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於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為太傅，劉聰為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

庚午　二年，赦其境内，立其妻單氏為皇后，以大司馬梁王和為皇太子，封子乂為北海王。王浚遣祁宏率鮮卑討石勒，戰於飛龍山下，勒師大敗。《御覽》四十五，明引作《前趙録》。宏擊破劉靈於廣宗，殺之。八月，淵寢疾，將為顧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司徒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録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丁丑，淵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薨於光極殿。此節亦見《通鑑考異》。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①年。太子和即位。聰自西明門攻斬和於西室。九月辛卯，二字依《通鑑考異》補。葬淵於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①當作七。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内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偽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鋭、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説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强兵於内，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於近郊，陛下今便為寄主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為之所。”和即攸之甥

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為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於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①斬關奔於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於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①一作挾乂。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

前趙録三

劉　聰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淵。淵曰："此吉徵也，慎勿言之。"自是十五月而生聰焉。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夜有日①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吴《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絶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悦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於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為主簿，舉良將，入為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

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三句依《通鑑考異》録。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臣，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

①一作白。

庚午 光興元年①，聰僭即皇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境内，改元光興元年。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内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禄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禄王育為大司空。偽太后單氏姿色絶麗，聰烝焉。單即乂之母也。乂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后。十月，聰將趙固與晉車騎將軍王申始相拒於延津。時黄霧晝昏，人不相見，固軍大敗。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

①晉永嘉四年。

辛未 嘉平元年，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東萊王彌、龍驤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晉師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壬午	永昌元年	五年	四年							二年	十二年						
癸未	明帝太寧元年	六年	五年				趙弋仲為平襄公			三年，趙茂涼	十三年，封為王						
甲申	二年	七年	六年							四年茂卒，子駿立，年改太元	十四年						
乙酉	三年	八年	七年							太元元年，說見前	十五年						
丙戌	成帝咸和元年	九年	八年							二年	十六年						
丁亥	二年	十年	九年							三年	十七年						
戊子	三年	十一年，曜勒被擒	太和元年							四年	十八年						
己丑	四年	十二年，曜子熙被殺，前趙亡，凡號十六								五年	十九年						

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於黃邱。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疋追之，旋襲梁州。十二月，賈疋戰死。七字依《通鑑考異》引補。杜人王禿、紀特等攻劉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於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為皇太子，入於雍城。關中戎晉翕然響應。

①一作太后。

壬申 嘉平二年，聰后呼延氏死。呼延氏，淵母之從父妹，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色，故以配焉。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之後，粲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為計。"后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構間其中，未必不禍發於今日。妾嘗聞陛下說隱公，一何相似？竊為陛下寒心！"聰深然其言，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依《御覽》一百四十二引補。立司空王育女為左昭儀，尚書令任顗女為右昭儀。二句依《御覽》一百四十四引補。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聘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趙天王	燕稱王							自廢殺						
戊戌	四年		四年	五年	趙洪平郡封為西公					十四年	漢興年，改號漢元						
己亥	五年		五年	六年						十五年	二年						
庚子	六年		六年	七年						十六年	三年						
辛丑	七年		七年	八年，封朓為燕王						十七年	四年						
壬寅	八年		八年	九年，遷都龍城						十八年	五年						
癸卯	康帝建元年		九年	十年						十九年	六年，壽卒，子勢立						
甲辰	二年		十年	十一年						二十年	勢和太元年						
乙巳	穆帝永和元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二十一年，駿稱王	二年自涼						
丙午	二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二十二年，駿卒，子重	嘉寧元年						

"吾此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翊遂隱於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翊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禄大夫。翊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翊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翊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悦，署翊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慎勿紛紜。"及沖攻太原不剋，為琨所敗。翊卒先奔，歸罪於翊，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沖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①衍持節斬沖也。依《晉·藝術傳》補，亦略見《御覽》六百四十六。

①一作諸。

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於東市。聰游獵無度，嘗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閒。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父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

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平長安，真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啟。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

麟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於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城①。郭默，字元雄，河内懷人，世以屠沽為業。默壯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塹。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興郭氏。”河内陸允，世之豪民，望見以女妻之。此傳依《御覽》三百八十六引補。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户於平陽。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已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罪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

①默時為塢主。

六月，聰立貴嬪劉氏為皇后，尋卒。聰后劉氏，殷小女，字麗華。童齒聰慧，膚髮異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每止之，敦翫彌甚。與諸兄争論經義，理旨超然，諸兄常

深歎謝。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焉，以貴嬪立為皇后。依《御覽》一百四十二引補。劉殷卒。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禄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絶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乃盡。以上見《御覽》。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

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四鄰失火，風飆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此節見《初學記》。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君，稷契為佐，故殷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没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録尚書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顔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依《晉書·孝友傳》補，亦見於《御覽》四百十一及《初學記》二十五。以彭城王（翌）〔翼〕為衛將軍，典宿衛。劉（翌）〔翼〕驍勇①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出。此節依《御

覽》三百七十及三百九十四引補。

①一作斡。

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於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於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琨收兵於常山。依《通鑑考異》補。粲、曜入於晉陽。先是琨與代公①猗盧結為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此節亦見《通鑑考異》。琨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於狼猛，曜及賓六須戰於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是，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晉陽百姓，踰蒙②山遁歸。二句亦見《御覽》四十五。猗盧率騎追之，戰於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於陽曲，猗盧戍之而還。聰立張貴人為皇后，以其父實為左光祿大夫。張實為鉅鹿太守，治任威强，路不拾遺。曾欲以實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此節依《御覽》四百二十四引補。

①一作王。 ②一作象。

癸酉 三年①，春正月②，聰讌於光極前殿。逼晉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懷帝崩於平陽③，於是誅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乙酉	十年				二十一年，堅被殺，子丕安年	二年，垂定中都山	二年					吕光入臧，稱州史	仁義國建元年，稱于單				
丙戌	十一年	魏祖武國年	太道登元年		二年，丕被殺，登初元稱	興元年稱帝	興元年稱帝					光安年稱泉	太元自酒公	二年			
丁亥	十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戊子	十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四年，仁卒，弟鄯。太初元年				
己丑	十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麟元年，自三王	嘉年，稱河	二年			
庚寅	十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二年	三年				
辛卯	十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三年	四年				
壬辰	十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四年	五年				

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鑌腰而入，及至，即以鑌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而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啟曰："伏聞敕旨，將為妾營殿。今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計，當賞以美爵，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自古國敗家喪，未始不由婦人。妾每覽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曰："朕比來微風之患，喜怒不自由。元達忠臣，命其冠履就坐。"引元達以劉后表示曰："外輔如公等，內輔如此后，朕亦何憂矣。"改逍遥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愧賢堂。此段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及四百五十四。

①一作一殿。

四月，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車騎劉曜及司隸喬志明、武牙李景年等攻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黄白城，累為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黄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遥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

前趙録四

劉　聰

甲戌　建元元年[1]，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著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夜時，日落地。三日[2]相承，出於西方，東行。三月，平陽城震，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及八百八十。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逶迤，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臭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癸未，劉氏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己丑，劉氏卒，偽謚武宣皇后，乃失此肉，哭聲亦止。此段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及八百

七十七。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

①晉愍建興二年，亦見《通鑑考異》。 ②一作月。

聰以劉易為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已上七公，位皆上公。緑綟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為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户二十餘萬。萬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已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子始安王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録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郡。劉延年録尚書六條事，劉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劉曜為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於新豐。晉安東將軍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於累捷，有輕綝之色。染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鬥，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劍也？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於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乃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黷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顔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死而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黄泉，使將軍

不得服①牀枕而死。"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叱刑者："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蹶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①一作眠。

曜、染復與段凱向長安，麴允夜襲營，凱敗死。段凱驍勇善射，好讀書，為御史中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號曰"老虎"。此節依《御覽》二百二十六引補。曜還師，攻郭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邱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攻北地，夢魯徽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悸而瘖。旦將攻城，中弩而死。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

十一月，以晉王粲為相國①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此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産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十二月，雨血於左司隸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宫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自十二月以下，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宫，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

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乂弗從，乃止。

①一作四相，似國相之誤。

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他事殺之。使寇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邱，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於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於一泉塢。曜進攻李矩於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城皋，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靳氏①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右光禄大夫，外示優賢，内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强盛，弗可圖也。"引師而歸。宣光陵石

人，皆行數步。宫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諫，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

①一作月華。

乙亥　二年四月，雨血於東宫。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為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於聰，遂如蒲坂。八月，平陽地震，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十二月，又雨血於東宫，廣袤頃餘。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劉曜又進軍，屯於粟邑。麴允饑甚，去黄白而軍於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於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黄阜。

丙子　麟嘉元年，聰武庫地陷，深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宫僕射郭猗，中黄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宫，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叙録，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宫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内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靳準合宗内外，諂以事之。

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

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大事，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乂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事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偽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為信然。

初，靳準從妹為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

（續表）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永和元年	
甲戌	十一年	三年														二年	四年，稱藩於魏
乙亥	十二年	太延元年														三年	五年，稱藩於宋
丙子	十三年	二年														四年	六年，弘奔高麗，國亡，凡二十八年
丁丑	十四年	三年														五年，遣子入侍於魏，復遣使如宋	
戊寅	十五年	四年														六年	
己卯	十六年	五年														七年，茂虔降魏，國亡，凡三十九載。保據周張掖，	

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

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蟘,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奪於中,勢傾海内,愛憎任之,矯詔弄旨,欺誣日月,内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以勢,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黄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人,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宫閤。而王公朝士,疾臣

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悦，封沈等為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

北地飢甚，人相食噉，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於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於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黄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為鼎峙之勢。聰立樊氏為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内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飢疫相仍。後宫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

秋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司隸靳準率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司隸部人奔於冀州二十萬户，石越招之故也。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犬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宫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御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門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人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譙羣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毁瘁，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長安飢甚，死者過半。麴允為粥以供帝膳，帝泣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

支①。”乃使侍中宋敞奉牋降曜。敞隨使者至，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東門。曜受璧焚櫬，遷愍帝及司徒梁汾、驃騎麴允等諸臣百餘人至於平陽。聰臨光極殿，帝稽顙於前②。麴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允自殺。以帝為光禄大夫、懷安侯，以大司馬曜假黄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使粲告於太廟，大赦境内，改年麟嘉。石人言於宣光陵。二月，雨血於東宫。其月，又雨血於光極殿。屠本有此四句。因下三句亦引見於《御覽》八百七十七，故録之。聰東宫四門，無故自壞。後内史女人化為丈夫。

①一作知。 ②二字一作與。

十二月癸亥，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焉。大有人民，宫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但還，後年當來，見汝不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宫，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放機上。俄而蘇，謂左右曰：“機上取皮囊來。”左右取得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薨，與此玉并葬焉。此段亦見《御覽》三十八，《纂録》本附之《大傳》後，依《載記》録於此。

時東宫鬼哭，東西赤虹經天，南有一岐，十字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宫，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異，其徹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吴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厥命所屬，紫宫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吴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鋭，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宫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内為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悦。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

前趙録五

劉　聰

丁丑　麟嘉二年[1]正月，東平王約卒，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敕裹甲以備之。'"乂以為信然，令命宫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宫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于是使粲圍東宫。粲遣沈、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沈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于朕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于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宫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污吾鬚。"此節依《御覽》三百七十四引補。廢乂為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

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内大蝗，平陽、冀、雍尤甚。靳準討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餘家。東宫災異，門閣宫殿蕩然。立粲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八月，聰將趙固降于李矩。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聚而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粲言于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為名，不如除之，以絶其望。"聰然之。十二月，大饗于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斬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于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為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戊戌，愍帝崩于平陽。

①晉元建武元年。

戊寅　麟嘉三年①，天崩，聲若雷，久乃止。十二字依《御覽》八百七十四引補。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邱王翼光自釐城覘知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栅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

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蠡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②。聰聞之自投于牀，哀塞氣絶，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宫中，至于九月，夜聲不絶③。平陽西明門牡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勱為大司徒。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四月，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作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絶，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于色，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宫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簟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于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于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于先帝，取汝等于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獍形，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秋十月，鬼哭于光極殿，又哭

于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千里。八字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聰晝見東平王約，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憒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秦王曜為丞相、録尚書事輔政，固辭乃止。仍以丞相領雍州牧，以劉景為太宰，劉驥為大司馬，劉顗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録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薨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葬宣光陵。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偽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①晉元太興元年。　②一作會稽王康已下二十一人，一子焚焉而卒。　③《御覽》八百八十三引作"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絶"。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情，疏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復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偽位，尊聰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于内，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于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于帝。"二靳承閒言

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司馬、濟南王劉驥，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八月，以丞相曜為相國大都督，司徒靳準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粲荒耽[1]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于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追謚靈帝。劉氏無少長男子[2]，盡刑于東市。發掘二陵[3]，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于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①一作酗。 ②一作女。 ③一作元海、聰墓。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後母卜氏，遇之無道，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敕延云思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杖延流血。延尋汾河，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卜乃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

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于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禄大夫。此依《晉書·孝友傳》補，亦見《御覽》四百十一及二十七。

·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為黄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于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悦。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乃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遥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

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冤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

前趙録六

劉　曜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于淵。幼而聰惠[1]，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僕，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于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吴、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常隱避于管涔之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閒居，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

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也。此段亦見《御覽》四十五。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

①一作慧。

戊寅 光初元年①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于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為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因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靳準左右軍②騎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來降。曜大悦，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曜誅靳氏，見康女有姿容，將納為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污宫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此節依《晉書·列女傳》補。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

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偽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為景皇帝，曾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

①晉元太興元年。　②一作車。

己卯　二年，勒遣王修等獻捷，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進趙王。郭汜，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為縣卒，隨巫而遇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興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後為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依《御覽》五百八十二引補。因曹平樂言，修實來窺伺。二月，斬修，追汜還，停勒之授。夏四月，徙都長安，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後。立其妻羊氏為皇后，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準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于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民庶，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復以大單于為太祖。"其議以聞，于是太保呼延晏等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山之屬城。陛下勳功懋于平洛，終于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遵以水行承晉金行，國號曰趙。"曜從之，于是牲牡尚黑，旗幟尚玄，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大赦境内殊死已下。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

據陳倉；張顗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氐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于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敕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

庚辰 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攻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等一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氐。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懽，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為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陜城。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十字依《御覽》十四引補。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①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①一作裙。

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因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

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于水。于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于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于是敕内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于陛下峻綱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為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内。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

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大酋虚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欲降，其子伊餘大言于衆中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乎？"遂率勁卒五萬

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强，人百匪敵。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强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設覆出戰，生擒伊餘于陣，盡俘其衆。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三十，《通典》一百五十五。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啟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强，皆稟其命而為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

曜大悦，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録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于嚴尤之孫；魏武勅兵梁宋，追慟于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于童齔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邱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于劉綏，綏匿之于書匱，載送于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為縣卒。岳為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

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閒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脱有微風摇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

曜立太學于長樂宫東，小學于未央宫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監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為大司徒。游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此節依《御覽》三百七十九引補。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宫，建陵霄臺于滮池。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

前趙録七

劉曜

辛巳 四年，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宫。彼其急也，猶尚若兹，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匏羸，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敕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宫，模瓊臺而起凌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吴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圍[1]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黄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高[2]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始

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魋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從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唯霸陵獨全。雖太宗之達至然，抑亦釋之之功，興亡奢儉，炯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悦，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宫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敕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酆水囿以與貧户。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罟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鞘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悦，以為己瑞③。齋七④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内，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山，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民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

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涅者，歲之次名作涅也。言歲馭作涅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黓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鞅'，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鄶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撫⑤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均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①一作迴。 ②一作廣。 ③一作以為天錫神璽。 ④一作九。
⑤一作憮。

壬午 光初五年①，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文曰"趙盛"。此節依《御覽》六百八十二引補。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②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勳等降於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敷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户於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獷為光國中郎將，使於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悦，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黄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

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於道。寔戰奔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没於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阬城，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黄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實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絶當世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悦，署武為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名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以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宫，衣中有火。洛陽之陷，没於曜，納之。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

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于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閒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而死,偽謚獻文皇后③。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旁。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椁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鋪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以上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六。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以下,賜人爵二級,孤老

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①晉元永昌元年。　②司馬保部將。　③此傳《纂録》本及《載記》皆略，因依《晉書·后妃傳》補。

癸未　六年①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餘丈。時四方交戰，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四，誤作建元初。陳安攻曜征西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長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於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於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

①晉明大寧元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

前趙録八

劉曜

甲申 七年，置[1]其大司馬劉雅為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於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羌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邱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六七[2]；遠則雙帶兩鞬[3]，左右馳射之而走。此段亦略見《御覽》七百四十四。平先亦壯健絶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弃馬，與左

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於澗曲。曜大悦。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共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駿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騄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陳安，字虎侯，成紀平莊人也。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當乘軒杖節，安能久事犁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賓。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馳馬。此傳依《御覽》三百六十二及三百八十六引補。

①當作署。　②一作人五六。　③一作鞬服。

楊伯支斬羌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羌諸族二千餘户於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平陳安，自隴長驅至於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

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物美貨，不可勝紀。此段亦略見於《御覽》八百二。曜大悦，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黄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内懷危懼，奔於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

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没於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侯，立胤為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

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為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以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四海宗廟之慶。"左光禄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謂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衷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絶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宫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示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宫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

乙酉 八年。

丙戌 九年，①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即日次於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於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於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人自成皋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絶内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二萬來拒。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忿於八特坂。曜次於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氐羌三千餘人，送於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産。曜親臨東

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産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産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臺産字國隽，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美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此傳依《晉書·術藝傳》補。曜署劉胤為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於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

①晉成咸和元年。

丁亥　十年，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為太尉，録尚書事；光禄大夫劉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宫。"曜許之，言終而死。偽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録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昶妻張氏為慈鄉君。立劉皚女芳為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后年十三，長七尺八寸，手垂過膝，髮與身齊，姿德才色，邁於別后。此傳依《御覽》一百四十二引補。俄署驃騎劉述為大司徒，劉昶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

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

戊子 十一年[1]，夜夢三人，金面赤屑，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兑位，物衰落也。屑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2]，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户而歸。張駿聞曜軍為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閻及枹罕護軍辛晏、鎮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絶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於令居，斬級二萬。張閻、辛晏率衆數萬降於曜，皆拜將軍，封列侯。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寇擾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虚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鋭水陸赴之，自潼關[3]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及於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一百[4]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於朝歌。曜遂濟自洛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内。十二月，勒自帥衆

拒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博飲。左右諫之，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大風拔木，昏霧四塞。七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黄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何如？"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性少而酗酒，末年猶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踶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斗餘，至於西陽門，捣陳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而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於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於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左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飲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幬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使與其太子熙⑤書，令速降之。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建平末，為勒所殺。

①咸和三年。　②以上亦見《御覽》四百。　③一作衛關。　④一作二百。　⑤一作毗，下同。

乙丑　十二年正月，太子熙，大司馬、南陽王胤、劉咸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於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於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於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其偽太子熙、南陽王劉胤並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年①而敗。自劉淵以惠帝永興元年僭號西河，懷帝永嘉四②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③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①下有脱文。　②當作二。　③一作六。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

前趙録九

王　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頠，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悹縣，彌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為長史。柏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太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没，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宫城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

曰:"晉兵尚强,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悦,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内,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内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於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邱,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黄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史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宫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

墓，焚燒宫廟，城府皆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廷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吴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既葬，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此小傳依《御覽》五百五十七引補。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宫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1]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柰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城。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説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以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此依《晉

書·列傳》録。

①該作各。

王 廣

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被蠻賊梅芳圍百餘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絶，雞犬雀鼠，靡有孑遺。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衆相枕而死者五千人。王廣女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閤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此依《晉書·列女傳》補，亦略見《御覽》四百十八。

崔 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静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為廢疾。泰始初，武帝録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此依《晉書·儒林傳》録。

范 隆

范隆，字玄嵩，雁門人。父方，魏雁門太守。隆在孕十

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疏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為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秘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於劉元海，元海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隆死於劉聰之世，聰贈太師。此依《晉書·儒林傳》録。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於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此依《晉書·儒林傳》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

前趙録十

王　育

王育，字百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別立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鷇乎？"育執刃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為

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為北單于，育説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此依《晉書·忠義傳》録。

韋　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虚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毁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頠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頠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弃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此依《晉書·忠義傳》録。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厤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讀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睨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暫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柰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此依《晉書·忠義傳》録。

杜　育

杜育，字子光，濮陽人。少為賊，其母每怒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

斫頭。”曾為賊圍，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此見《御覽》三百五十二。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兑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兑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兑逃者，兑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為折衝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為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柰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如是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此依《晉書·良吏傳》録。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没，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此依《晉書·列女傳》録。

陜 婦 人

陜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陜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父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此依《晉書·列女傳》補，亦略見《御覽》四百三十九。

徐州刺史冷道，字安義。此見《廣韻》。

偏將軍相里覽。同上。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一

後趙録一

石　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1]，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2]，草木皆變為鐵騎之形；二字依《初學記》八、《御覽》四十五補。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勒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寧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或在前後，懼以問翼伽[3]，伽曰："作勞耳鳴，

無不祥也。”六句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五。

①音背。 ②一作五指山上。 ③一作告其母。

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敦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説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既而東至平原，賣與(荏)〔荏〕平人師懽家為奴。有一父老謂勒曰：“君龍角①，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②於野，又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問之，因曰：“吾幼來③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白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④。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噎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緑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

王穎敗乘輿於蕩陰，逼帝如鄴宫。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於長安。關東所在兵⑤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於黎亭。二年，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永嘉元年，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兖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尟死之。乞活田禋帥衆五萬救尟，勒迎戰敗禋，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於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於平原。時胡部大張，匐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説匐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取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匐督等素無智略，懼

部衆之貳己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劉淵。淵署訇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訇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己也。

①二字一作魚龍。 ②字一作夜。 ③二字一作初。 ④此段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五及七百三十。 ⑤一作盜。

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偽獲罪於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都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邱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强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於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禋於中邱，皆殺之。河瑞元年①，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②。乃引張賓為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為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

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率鮮卑没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戰於飛龍山下，勒師大敗，此段亦見《御覽》四十五。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於黄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於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弃其軍，奔於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睹圈、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鄄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於建鄴。時劉聰攻河内，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乃赦張彌。張彌，字巨秦，汲郡人。晉永嘉中，與梁巨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聲督戰，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依《御覽》三百八十六引補。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於勒。及淵薨，聰襲位，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

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

①永嘉三年。 ②以上亦見《御覽》一百三十五。

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於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勒至成皋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於津北，勒乃燒船弃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於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於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於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説勒攻脫。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於勒。勒斬脫囚嶷，送於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岳弃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於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於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為

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濟等懼死，多自陳説，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惲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毘出自洛陽。勒逆毘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毘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屯於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於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滋，破王讚於陽夏，獲讚，以為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苟晞於蒙城，執晞以為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説，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偽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狥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窺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

至，共為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為寇？王彌人傑，將為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於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説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於己營。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啟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將軍郭黑略[1]獲沙門天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於勒。試之有效，甚尊重之。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鸞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捲燕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

挺之資，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蝗寇不足掃。今相受侍中、持節、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狄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吴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絶之。前趙嘉平二年②，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吴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吴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

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此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犄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當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王師敗季龍於户③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奔退百里，及於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内，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内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於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於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説勒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

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禀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争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國④，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聰授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冀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萬户，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

①二字一作獸。　②晉永嘉六年。　③一作匡。　④一作固。

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内糧罄絶，縱孫、吴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

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悦，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於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遣使參軍閻綜獻捷於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於信都。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二

後趙録二

石　勒

建興元年[1]，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於廩邱，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於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杯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惲於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户五千降於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

襲背王浚，密遣使降於勒，勒厚加撫納。司翼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署為文學椽，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虛葬於襄國城南。勒謂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寵，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為。且豈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不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②，辟其子明為參軍。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一。勒以征虜將軍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謀③，兆於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致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於海內，去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

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内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吴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偉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於八表，固已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争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稱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悦，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執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於勒。勒斬其使，送於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虚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

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於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於外，棗嵩、田矯，貪暴於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并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還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勒簒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沈吟未決。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强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距。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陳己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説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

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强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於此，非為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於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於襄國。焚燒浚宫殿，以晉尚書劉翰為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遽兼左史長。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二兩，肉一斤直銀一兩④。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黄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敷等十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各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邱，為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邱，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於廩邱。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温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於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户，户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

叛於勒。逯明攻寧黑於〔荏〕〔茬〕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户於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為陜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盡歲集上。署其長子興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勖距旦，敗之，執旦於望都關。

①前趙嘉平三年。 ②一作秩。 ③一作基謀之萌。 ④五句亦見《御覽》三十五，作建元元年。

建興四年①，勒襲邵續於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於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為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為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静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於昌亭，為之聲援②。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户於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於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於廩邱，支雄、逯明擊寧黑於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於襄國。晉將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於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邱。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二。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啟，送於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啟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於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於坫城，劉琨遣將軍姬③澹率衆十餘萬來討。琨次

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鋭，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强之有？冠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馬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來降，琨遂奔於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户於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姬澹於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於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户叛勒，奔於邵續。河間邢峻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為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勒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户在於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脂，久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馮脂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變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襲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静，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於幽州，溺水而死。馮脂率衆降於勒。回

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户，加賓封一千户，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内史荀闓。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柸等會於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柸以間之。末柸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説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憾恚，與郭默攻掠河内、汲郡。段末柸殺鮮卑單于截附真④，位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嶷據青州，既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

①前趙麟嘉元年。 ②一作勢。 ③一作姚。 ④即涉復辰。

七月，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録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乃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偽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鋭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

自長安屯於蒲陂。曜復僭稱尊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於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户六千降於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於曜，使知城内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於劉曜。晉彭城内史周堅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於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於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於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宫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於襄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三

後趙録三

石　勒

己卯　趙王元年[1]，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將授勒太宰，領大將軍，加九錫，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為王后，世子為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虔，内覘大駕强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於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

名號大小，豈其所節②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於逢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於勒，石季龍討之。敗延於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户於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兹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泰山太守徐龕叛降於勒，征虜將軍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静難濟時，續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膺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望去劉氏，威懷於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

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大司馬雖位冠九台，非霸者之號。請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内、魏汲、頓邱、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内依舊改為内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於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十一月，勒即位，偽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侯王每世稱元，改光初二年為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參軍續咸、度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并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

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於兹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玄羊。五句依《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補。

①前趙光初二年，晉愍太興二年。　②三字一作爾所呼。

庚辰　二年，勒下書，禁①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為石季龍所獲，送於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於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於檀邱，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為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己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於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滂沱泛溢，衝山陷谷，巨松僵拔，浮於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閒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鴦十餘營，萇不設備，鴦夜擊之，大敗而歸。此段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②而去，留將姚豹守譙城，住西臺。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勒將以驢千頭運糧，以饋姚豹。逖遣韓潛、馮鐵追擊於汴水，盡獲之，姚豹宵遁。此段依《御覽》二百八十六及《通典》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引補。八月，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作金根大

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於斯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時蔡豹屯於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邱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户於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以邴輔為材官將軍。邴輔，樂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也。《御覽》七百五十二。制法令甚嚴，兼諱胡尤峻。諸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搏鑪，石虎改曰麻餅。四句依《御覽》二十六、八百六十引補。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為令，將使下之無犯。吾尚望威行天下，況於宮閤③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縱之邪？"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所謂互鄉難與言，小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七。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孟卓字君偉，廣平人。少修清苦之志，著④一單裙，十年不澣⑤。依《御覽》四百三十一、六百九十六引補。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

①二字一作令曰。 ②二字一作河州。 ③一作闕。 ④一作有。 ⑤一作換。

辛巳 三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

皇天欲孤繕修宫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民人陳武妻一産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一乳四子，可謂慶過姬祥，美加曩日。”以為二諸暢，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人，穀一百石，雜繒①四十匹，庶以肅迎嘉祥。石季龍攻段匹磾於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内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户，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邱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佗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悦，遣參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乂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奥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斬於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②當千，千③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

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餘人，而錢終不行。乃重立禁制，官賦至皆取錢，廛肆故不行也。此段亦見《御覽》八百三十六。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十三。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冬十月，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父老歸語令速來。溫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憾，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世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勒引入與酣謔，宣陽臂笑視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鬥不？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陽與勒鄰居，歲常爭溫麻池，迭相毆擊。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

①一作綵。 ②一無此字。 ③一無此字。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四

後趙録四

石　勒

壬午　四年[①]二月，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拜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以張躍為長史。張躍字世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依《北堂書鈔》七十一，《御覽》二百四十八及四百四引補。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撮殺之，令步都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琅邪内史孫默以琅邪叛降於勒。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漢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己，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

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遊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己，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於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於鄧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闚閬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

①晉元永昌元年。

癸未 五年①，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吕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羌胡於河西。左軍石挺濟師於廣固，曹嶷降。送於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嶷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樸，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

①晉明大寧元年。

甲申　六年，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内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於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嘗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於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於泗沂。石生攻劉曜河内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户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閒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勸課農桑。農桑最脩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石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於康城。勒汲郡内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

乙酉　七年，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斡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内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

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並州刺史崔琨、上黨内史王脊，以并州叛於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嶽於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嶽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於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嶽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於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於建德前殿。此節亦見《御覽》五百九十。

丙戌 趙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於襄國。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六。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内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八月，修三臺，勒既將營鄴宫，又欲以其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憾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月，以世子衛將軍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剋，遂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閨、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内史夏嘉，以下邳降於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於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於勒。晉彭城内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

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丁亥　九年。

戊子　太和元年，(荏)〔荏〕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於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於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於聰者二萬餘户。劉曜敗季龍於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為刺奸外部都督，糺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御覽》四百二十六。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必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覩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

會。所謂天授，授而不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悦，使内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閒①，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集於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悦，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數句亦另見《御覽》三百六十四。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於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於城西，彌悦，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人自宣陽門，升故大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於陣擒曜，送之以徇於軍也。以上亦見《御覽》二百九十。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於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①一作關。

己丑 二年，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於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

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虚渴讜言也。車騎虎剋上邽，遣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璽各一，送之於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五

後趙録五

石　勒

庚寅　建平元年，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竝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二月，車騎石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勒不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尊其祖邵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其子弘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為尚書，署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徐光字季武，頓邱人。父聰，以

牛醫為業。光幼好學，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頓邱，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作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啼呼終夜不止。左右以白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為頌。陽奇之，賜衣服。勒署為參軍，遷為中書令。依《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七及三百八十四引補。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啟者，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弗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八月，羣臣又固請勒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荆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四。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於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於勒，刺史臨深遣

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户於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産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弗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於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款高昌、于寘、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荆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於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虎、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

辛卯 二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悦，還宫，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宫，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食，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立為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為差等。四月，勒於鄴議營新宫，廷尉續咸上書切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美彰於《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於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瑶室，楚秦之章華阿房，資財内竭，華夷外叛。"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

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詔曰：“且勑停作，申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為大司馬，程遐開府、儀同。是月大雨霧，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此三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集於堂陽。勒大悦，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宫，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於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

壬辰　三年正月，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大饗於建德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絶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競鞭而争先耳。脱①遇光武者，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

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雹，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大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王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故有此災。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植嘉樹，立祠堂，給户奉祀。勒黄門郎韋謏駁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閒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忿，怏怏不悦。

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虚攻樊城，取城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於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宫殿成後，當為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

①一作倘。

癸巳　建平四年，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五。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録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録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宫，澍雨大降。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竹死，蚍鼠鬥於安定府閒，二日蚍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中雞鳴，音皆曰基慈；安定廳事前後聞誦書聲，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隕石於肥鄉。六月，勒如其澧水宫，因疾甚而還。召中山王虎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絶弘、震及内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於蝗所。熒惑入昴。星隕於鄴

東北六十里，黃霧四塞，氛連蔽天。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初有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丈①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交錯，忽有旋風下屬地，隱隱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良久視之，見有一大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此句依《御覽》九引補。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沖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②年七月薨於西閣，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①一作匹。 ②當作八。

石 弘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①子也。母程夫人，右光祿遐之妹。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建平元年，勒僭位，立為太子。虛衿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

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内。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以輔少主也。宜②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患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説，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亦已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宫，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從。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為家禍，當為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閒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悦者，何也？”勒曰：“吴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絶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録。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吴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

孫權。符録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霍、伊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謏，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薨，虎執弘③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石季龍囚中書令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依《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四十三引補。召其子冀州刺史邃率兵入禁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④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中山王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總攝百揆。虎偽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其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閒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閒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於己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内無所措籌，臣請出

奔兗州，據廩邱，挾南陽王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剋，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於城父，送襄國，灸而殺之。徵石恢還於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石勒劉皇后，侍中閏中妹，後部胡人也。勒納之於胡關，美色，有特寵。張枰反於襄城，后袖劍斬之，勒賴后而濟。后性惠，有幹，助理軍國之務，有吕氏輔漢之風。然整嚴貞婉，容裕不妬忌過之也。石弘即位，尊為皇太后。與彭城王堪謀殺石虎，謀泄，虎殺之。依《御覽》一百四十二引補。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為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於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於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於渭汭。生不能守長安，欲西上隴，士卒散盡，遂入於雞頭山。四句依《御覽》四十四引校補。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帥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於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户於關東。生部下斬生於雞頭山⑤。山在鄠縣東。二句依《御覽》四十四引校補。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

①一作三。 ②一作乞。 ③一作政。 ④當作八。 ⑤一作為追兵所害。

甲午 延熙元年，詔以權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於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户於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於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於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為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於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七月，改頓邱為魏國，沿①魏郡至②黎陽。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十月，弘齎璽綬親詣魏宫，諭禪位意。虎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宫，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虎曰："弘昏昧愚暗，處喪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奉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十一月，石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慟哭。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八十八。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并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宫，尋殺之，趙明諫不從。趙明字顯昭，南陽人。虎攝位，拜為尚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為趙之太祖，安可以絶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擬之蘇則。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在位二年卒，時年二十二。

①一作分。　②一作立。

張　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邱人也。父瑶，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自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覽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者。"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四十二。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虚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虚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絶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為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六

後趙録六

石　虎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訇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為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送勒母王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諠遊無紀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每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曰："此兒凶暴，無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為復小忍，勿怯之。"年十八，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甚嘉焉，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1]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慰有遺

類。勒雖屢加責誨，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邑萬户。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憾之。以程遐間己，而每為所抑。張季，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御覽》七百三十。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已。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黄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既廢殺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

①二字一作因事。

乙未　建武元年①正月，大赦其境内，改元曰建武。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槪、馮莫、張崇、曹顯為尚書，申鍾為侍中，郎閻為光禄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為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瘦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

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虎荒遊廢政，外就營繕，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鸛雀②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三月，南遊，寇歷陽、臨江而還，江東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於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衆救之，屯於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鸛雀臺成，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就。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此節亦見《御覽》七百七十三。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車；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酋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

①晉咸康元年。 ②一作觀省，誤。

丙申　建武二年[1]，使牙門將張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鐘一没於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絚，牛百頭，轆轤引之，乃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纏網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於鄴。此段亦見《御覽》七百六十九。季龍大悦，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黄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於兹。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激清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於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於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於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諸州自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於二年八月，穀價踊貴，金一斤，直米二升。民流死者十有五六。百姓嗷然，人無生賴矣。此節亦見《御覽》三千五及八百一十。又納解飛之説，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為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大武殿，於鄴造東西宫，至是皆就。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為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

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璧，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揚殿後，選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穀、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驗察之虛實。數句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五。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於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絚繳上下，虎試而悅之。

①晉咸康二年。

丁酉 三年，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號勸進，方人，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惡之，大怒，腰斬成公段于閶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殊死以下。追尊祖訇邪為武皇帝，父寇覓為太宗孝皇帝①，立其鄭氏為天王皇后。石虎鄭后名櫻桃，晉亢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衆猥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后，太后給之。依《御覽》三百八十引補。以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户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

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之。太子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遊於畋，懸管而入；或夜百騎，宿於宫臣家，淫其妻妾。裝飾宫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仇。虎荒耽内遊，威刑違度，邃以事為可呈呈之，虎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愠，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顔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顔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顔别舍，謂顔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顔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顔等詰問，顔具言始末，誅顔等三十餘人，幽邃於東宫。既而赦之，引見大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虎殺太子邃此句亦見《通鑑考異》。及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一棺埋之。誅其宫臣友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河間公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許人。平幽州，在王浚妓中，虎見而悦之，因請於勒。勒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恭惠柔婉，寵幸亞於鄭后也。依《御覽》一百四十五引補。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

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季子楊，游於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恭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諶、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黄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諶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於鄠。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九。

①《纂録》本作追尊考樂平敬公為太宗孝皇帝，係在六年。此疑有誤。

戊戌 四年，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為横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榆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於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弃令支，奔於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司馬崔悦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於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户二萬餘於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宫，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於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

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弃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於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萬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黄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譖)〔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於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削秋官爵。

己亥 五年，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昊為庶人。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荊揚北鄙。石閔敗王師於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於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於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户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以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屬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以其撫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户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從起中原，豹為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依《御覽》三百九十一引補。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七

後趙録七

石　虎

庚子　建武六年，追尊號考樂平敬公為太宗孝皇帝。此依《纂録》本編，《載記》混附於前。於時大旱，白虹經天。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窺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漉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户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

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為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為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勑平原為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於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族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契，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並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領中書監。

辛丑　七年。

壬寅　八年，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於公。六月，上黨孟門

上有神人之像坐於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盛興宫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宫，作者四十餘萬人。大勑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没，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邱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輕①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太子太保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原陛下清宫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宫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於耘藝之辰，或煩役於收穫之月，頓獘之徒，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讖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虎省而善之，賜以束②帛。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及七百六十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於石宣，因説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悦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宫。於是諸公咸怨，為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雁

門討索頭郁鞠，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穀二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於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亦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悦曰："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初，大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入肩中，唯冠帢髣髴微出。石虎大惡之，以上數句，亦見《御覽》三百六十九。佛圖澄對之流涕。

①一作微。 ②一作穀。

癸卯 九年①，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内游，石韜沈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内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於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於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

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宫。燕公石斌淫酒荒穢，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十二月，武鄉送雄虎變為雌，産一狼子，口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

①晉康建元元年。

甲辰　十年，季龍饗羣臣於大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於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宫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寧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録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宫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宫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楛矢之愆，腰斬之，及

其四子，投於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四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渺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奬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二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立二畤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徼、梓潼五郡降於季龍。先是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終不成。虎如靈昌津，遣散騎侍郎崔收沈璧於河，中流告誠，俄而所沈璧浮於渚上。巳地震，水波上騰，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乃斬工匠，止作而還。此段亦見《御覽》七十一。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啟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慝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

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憾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於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八

後趙録八

石　虎

乙巳　十一年①，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宫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②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宫。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遣司農中郎將費霸帥工匠四千，於東平剛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上，剋期將校獵。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③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三十一。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司、豫、荆、兗二十六萬

人城洛陽宫，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宫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宫。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悦，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禄大夫廣平逯明句依《廣韵》引補。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禄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鞾，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①晉穆永和元年。　②五字一作雍、梁二字。　③一作察。

丙午　十二年，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黄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譖軌不修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絶。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内也，瑶臺瓊榭，象箸玉杯，戮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宫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於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宫。

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丁未 建武十三年①二月，虎親耕籍田於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於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户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於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户於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版，厚一尺，積版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吴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長五②里。此節亦見《御覽》三十七。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

弊，及因引見，又面陳，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没，吾無憾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獻黄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於玄武池。四句亦見《御覽》九百十六。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使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於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因而遊獵藪澤，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宫，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終夕，所在陳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皆暮集行宫。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三十一。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於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於季龍。自河已南，氐羌皆降。

①永和三年。　②一作數十二字。

戊申　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問

澄公。公曰:"禍將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慎之。"四月,秦公韜起宣光殿於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宣視而惡之,斬匠戲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等曰:"韜凶豎悖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人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八月,東南有黄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没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譙其寮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絶,久之乃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内,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宫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閤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

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鑰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宫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宫，養猪牛。東宫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宫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於宣，亦殺之。季龍念其姿色，復納耆少女於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説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宫，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

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父①。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敕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齊公世為皇太子，立昭儀劉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禄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為少傅。十一月，饗羣臣於大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此何災也？”澄曰：“其為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

①一作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九

後趙録九

石　虎

己酉　大寧元年，虎時疾瘳，以永和五年正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内，改年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宫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吉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軺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苞時鎮長安，盡鋭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

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農師不利。又戰於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皋。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於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二月，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佛圖澄西入關。虎掘之無尸，唯有一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寢疾。晉將軍王龕拔其沛郡，始平人馬昂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洛陽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上忽鳴，聲聞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肩，鐵釘四足。此節依《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補。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録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哭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輦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

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四月，虎薨於金華殿。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永和五[1]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子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於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率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聞季龍之死，勒兵而還，屯於河内。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勒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季城，説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於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虚，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季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都督。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宫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沖幼，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彌否？"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

加黄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己丑，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②曜兵入自鳳陽門，升於大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於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於大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萬户，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為昭儀，此句亦見《通鑑考異》。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此句亦見《通鑑考異》。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大司馬、義陽王鑒為侍，中太傅、沛王沖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録尚書事，輔政。其月夜，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三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及八百七十八。甲午，大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雨血周遍鄴城。此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石沖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勑内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於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殺自尊，為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假石閔黄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沖師大

敗，獲沖於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六月，始葬虎，號其墓為顯原陵，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於下邳。遵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逵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於鄴。勳又為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季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内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宫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宫女，樹己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鑒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於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季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十一月，石閔遂劫司空李農及右衛王基等，密謀其廢遵。閔使將軍蘇亥彦、周成率甲士三十八人執遵於南臺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周成

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並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其太子衍、上光禄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字太祇,虎第九子,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即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録尚書事;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為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張才③烏檀部人也,善棋博、蹴踘、鬥雞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依《御覽》七百四十四。並誅石苞。時石祇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祇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於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都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啟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憂無報也。"伏都有脅力,善尺牘,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己也,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琨華,横尸相枕,血流九渠。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五。宣令内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

給之。石鑒④好食蒸餅，常以乾棗胡桃瓤為心，蒸之使拆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不可得。此節依御覽八百六十引補。令城内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勑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内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者皆斬之，數句亦見《御覽》三百三十五。死者二十餘萬人，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禄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者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楊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於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於襄國，麻秋率衆奔於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衆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於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於石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承虚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讖書怲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衛，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閏月，廢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鑒，字大朗，虎第三子也。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勑收付廷尉，俄

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人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者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⑤年滅。

①原誤太和六。 ②一作庚申。 ③即材伎。 ④鑒原誤虎。 ⑤當作六。案：鑒在永和六年閏正月見殺。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

後趙録十

石　閔

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1]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於河内，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鋭，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絶人。虎即位，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武[2]侯，歷位北中郎將、游繫將軍。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

①一作瞻。　②一作盛。

庚戌　永興元年[1]閏月，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於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稱大魏，復姓

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司馬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録尚書事，封齊王，諸農子皆封為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新興王石祇聞鑒之死，僭稱尊號於襄國，改年永寧，拜姚弋仲、苻健官，句依《通鑑考異》引補。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尪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不。"勒從之。由是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為都部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依《御覽》二百六十八及三百六十七引補。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祇遣其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鄴。六月，進據邯鄲。祇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盡衆拒之，大敗琨於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於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於黄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於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於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於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閔帥步騎十萬攻石祇於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

一千配為麾下。光禄大夫韋謏啟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

①晉永和六年。

辛亥　二年二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祇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慕容儁，中軍張春請救於姚弋仲。三月，祇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祇，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二萬八千至自滹頭，儁遣將軍悦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三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於長蘆，將軍孫威候琨於黄邱，皆為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悦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祇冲其後，閔師大敗。閔潛於襄國行宫，與千餘騎奔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於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鄰、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盜賊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季龍末年，冉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

徒。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追奔伐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内外汹汹，皆謂閔已歿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譌言乃止。劉顯次於明光宫，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辭疾篤。閔怒，還宫，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至於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石祇為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四月，劉顯殺祇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於鄴，送質請命，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祇、炳皆虎之庶子也。驃騎石寧奔於柏人，閔命焚祇首於通衢。閔兖州刺史劉啟以鄄城歸順。七月，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於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1]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吕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於慕容儁。

①一作張。

壬子　永興三年，有雲黄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二月，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彦[1]告難於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强降於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於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二月，誅顯句亦見《通鑑考異》。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宫室，遷其百姓

於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於枋頭。三月前燕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於冀州。閔帥騎距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廣②臺。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温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鑌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出，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為恪所擒，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及三百五十二。及董閏、張温等送之於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遣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於龍城，告廟、銚廟而殺之。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於晉陽。蘇亥③棄常山，奔於新興。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宫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降晉，且乞師於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於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沈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為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京師。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

於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休、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於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初，慕容儁斬閔於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是歲永④和八年也。

①一作亥。 ②當作廉。 ③一作彦。 ④原誤作太。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一

後趙録十一

支　雄

支雄，其先月支胡人也。《通鑑·晉紀九》注引後趙《支雄傳》。

司空支雄。《廣韵》。

張　謐

張謐，美姿容貌，幼而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傅壽喜曰："吾聞冀州多名童，故不虚也。"《御覽》三百七十九。

張　樓

張樓為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惠。人謡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御覽》四百六十五。

魏　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

豹嬖妾先死，豹死守①於廩邱南，妾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御覽》八百八十三。

①死守二字，疑是"葬妾"二字之誤。

申　録①

申録，字道時，為廣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御覽》二百六十八。

①或即申鍾。

續　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於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没石勒，勒以為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箸《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於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依《晉書·儒林傳》録。

韋　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箸述，於羣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為黄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為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箸名。又徵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二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

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為光禄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為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為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忸，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鋭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謏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輭抵耳。"謏慚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同上。

裴　憲[1]

裴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國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弘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宫，歷黄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兹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民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

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列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帙，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為之譔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毅，並以文才知名。毅仕季龍，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毅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毅馬奔段遼，為人所獲。魚誣毅使己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為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毅，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為嗣。依《晉書·裴秀傳》録。

①晉裴楷子。

傅　暢①

傅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鐶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祕書丞。尋没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

過江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依《晉書·傅玄傳》録。

①晉傅祗子。

石　樸①

石樸，字玄真。為人謹厚，無他材藝。没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時加優寵，位至司徒。依《晉書·石苞傳》録。

①晉石苞曾孫。

盧　諶①

盧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舉州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没，隨父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為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值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别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絶，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為散騎中書侍郎，而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②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

亂，與清河崔悦、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没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没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譔《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崔悦，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佐史，没石氏，亦居大官。依《晉書·盧欽傳》録。

①晉盧志子。 ②當作七。

劉 羣①

劉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内弟崔悦、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録召，繼絶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悦，同没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為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惟有河東裴憲、渤海石樸、滎陽鄭系、潁州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悦、諶等十餘人而已。依《晉書·劉琨傳》録。

①晉劉琨子。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二

後趙録十二

楊　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黍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疏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曜後為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偽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軻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子弟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

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偃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於時咸以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户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絶。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擒，并為所害。依《晉書·隱逸傳》録。

辛　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為時楷法。性恬静，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没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并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棋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兹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同上。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好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當[1]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此節亦引見《御覽》三百七十一。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2]，勒由此信之。

①一作嘗。　②一作目。

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來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

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壍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壍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朝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

"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遍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説汝師邪？"佐愕然愧懼。於是國人相語："莫起惡念。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唾涕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

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其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

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衆生咒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咒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咒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黿，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

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乃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閤，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冕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

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宫寺,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見師攜一履西去。"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發其墓而視之,唯見一履與一石以上亦見《御覽》六百九十七,因校補。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寢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依《晉書·藝術傳》録。

麻　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絶厤終有期。金離消於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頹。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虚遊閒。"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

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以為"天馬"之應云。同上。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緜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内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為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弘為南郡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弘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蜕耳。"乃為之贊云。同上。

宜陽公素和明。《廣韵》。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三

前燕録一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落環，昌黎棘城鮮卑人也。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1]北夷，邑於紫濛之野。世居遼左，號曰東胡。其後雄昌與匈奴爭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西漢之際，為西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山為號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2]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跋意甚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譌為慕容，遂以慕容為氏焉。祖木延，左賢王，從毋邱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變胡風，遵循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姓。此段亦見《廣韻》及《御覽》四十五，與六百八十四。

①一作君。　②一作見。

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一見歎異。①謂廆曰："君後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冠簪遺之，以結殷勤而別。此節亦見《御覽》四百四十四。涉歸卒，弟耐篡立，將謀殺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以避禍。太康五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冠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於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絶。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沈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絶，廆卑辭厚幣以撫之。

①二字一作奇之。

太康十年，廆又遷於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濛之邑也。乃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大安初，宇文莫圭遣

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軍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名，内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懷帝蒙塵於平陽。永嘉六年，王沈子浚承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皆讓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説廆曰："今兩京傾没，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

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廆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虚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邱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擢①舉賢才，官方授任，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楊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禦、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以宿德清望請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修受業焉。劉讚字彦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為世純儒，貞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依《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四引補。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①一作推。

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虚説，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阻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

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鋭士配皝，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於建鄴。崔毖懼廆之仇己也，使兄子燾偽賀廆。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説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弃家室奔於高句麗，廆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於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廆遣衆擊敗之。高麗王乙弗利六字見《廣韻》。求盟，乃還。

太興三年，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太興四年，晉遣謁者拜廆使持節、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户，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廆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距之。以裴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

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户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墩，遼東送之，侍郎王宏以為宇文乞得龜滅亡之徵也。此節依《御覽》九百三十一引補。成帝即位，咸和元年，加廆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吴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幽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催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

"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為邱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蠭，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黄池；況今吴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有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輸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

越，外杖周、張，内馮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兹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儁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吕蒙、淩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

"王司徒清虚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瘐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廆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憾絶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内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内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

廆使者遭風没海。其後廆更寫前箋，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冠乘虚，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毁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

"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内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

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税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奬殊勳者也。

"方今詔命隔絶，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計。"

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款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不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廆卒乃止。咸和八年夏五月，廆薨於文德殿，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葬於青山。晉遣使者策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公。皝為燕王，追謚武宣王。及僞僭號①，追尊武宣皇帝，廟號高祖。

①一作稱尊。

裴　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黄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廆。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羣士啟行。廆甚悦，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内騷動，廆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廆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

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為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亡身為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廆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為遼東相，轉為樂浪太守。

高　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元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馮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於廆，廆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吴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①。

①次子商別有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四

前燕録二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1]子也，小字萬年。龍顔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2]，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晉建武元年，拜為冠軍[3]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封平望侯，率衆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咸和八年六月，即遼公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内。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其别部逸豆歸所逐，奔死於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為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虚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没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

東叛於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弃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

①一作二。　②此句一作尚經學，善天文。　③一作振武。

甲午　皝元年①，皝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於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堈，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鋭，難與争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鋭，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八月，成帝遣謁者徐孟、閻邱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皝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于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

①咸和九年。

乙未　皝二①年②七月，立子儁為世子，遣封弈襲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涉弈于追戰於渾水，又敗之。

①原誤三。　②咸康元年。

丙申　三年，皝將乘海討其弟仁，襲其不意，羣下咸諫，以為凌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以

來，三凍皆成。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二月，皝親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皝擒仁，賜死。此段亦見《御覽》六十。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於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弈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弈率騎潛於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弈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於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

丁酉　四年[1]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以左司馬封弈為左長史。九月，弈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上議，皝以咸康三年十月僭即燕王位於文德殿，大赦其境內。改備羣司，以封弈為相國，韓壽為司馬，裴開、陽騖、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為列卿將帥。起文昌廟，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追尊先公為武宣王，先妣為王后，立其妻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是歲，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皝以段遼屢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於石季龍，請師討遼。

①晉咸康三年。

戊戌　五年，季龍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户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於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弃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皝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户，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

己亥　六年，皝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於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户以歸。段遼謀叛，皝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其年，皝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

庚子　七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於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遣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

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並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

“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

“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至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嚱嗑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户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悦，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

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衣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知外殄寇讎，内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内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覩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寶武、何進，好善虚己，賢士歸心，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冠，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遥，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絶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①]。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

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蠻蛤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户。

①此段《載記》原在前。案：此事自在庾亮死後，故移於此。

辛丑 八年①，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使陽裕、唐柱等可營制規模築龍城，構宫室宗廟，改柳城為龍城縣。此節亦見《御覽》百六十二。七月，晉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②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

①晉咸康七年。 ②一作恢。

壬演 九年①，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陿，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道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使其弟武統精鋭五萬距北道，躬率弱卒以防南陿。翰與釗戰於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乙弗利乙弗二字依《廣韵》引補。墓，載其尸並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歸。

①晉咸康八年，原誤七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五

前燕録三

慕容皝

癸卯　十年[1]，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皝躬巡郡縣，勤課農桑，起龍城宫闕。

①晉康帝建元元年。

甲辰　十一年，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弈于盡衆距翰。皝馳遣謂翰曰："弈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鋭盡於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弈于徒有虚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鋭氣。"於是前戰，斬弈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

乙巳 十二年，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虓記室參軍封裕諫曰：

“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

“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殞，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户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給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樂。臣猶曰非明主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

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

“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户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於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虚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

“殿下聖世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

“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豈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

皝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勿勸，宜以尤不開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録。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内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夏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於龍山，皝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之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還宫殿，赦其境内，號新宫曰和龍，立龍翔佛寺於山上。此節亦見《御覽》九百二十九。賜其大臣子弟為宫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宫，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箸《典誡》十五篇，並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剋之，置戍而還。

丙午 十三年①，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

①晉永和二年，《載記》誤作三年。

丁未　十四年，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饗羣僚於承乾殿。右長史宋該[1]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邱等郡，以渤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邱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吴人為吴縣，悉隸燕國遼東内史。宋該舉侍郎韓偏為孝廉，皝下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臨討，憑城醜詈，此則勃逆之甚，奈何舉之？剖符朝臣，何所取信？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御覽》六百五十一。

①當作該。

戊申　十五年，皝嘗畋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八月，皝因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説所見，輦而還宫。引太子儁屬以後事，謂曰："今中原未平，方須經建大事，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以永和四年九月薨於承乾殿，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龍山，謚文明王。儁僭號，追尊曰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猿臂工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

為冠。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説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皝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戎，戰必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鋭。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説，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皝，蘭果大敗。翰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奔還本國，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弧矢，汝曹知否？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矣，誓不殺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宜便返；不中者，可來前也。"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此篇亦見《御覽》七百四十四。既至，皝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皝討宇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偶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皝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没有餘憾，命也！柰何？"遂仰藥而死。

陽　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

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疾陸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肹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嘆。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

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搆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1]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

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絶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毓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①相字疑衍。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六

前燕録四

慕容儁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章幹略，善屬文，雅長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箸銘讚，以為勸戒。皝之八年，晉遣使者拜皝為燕王，拜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鎮東將軍。十五年①，皝薨，僭即燕王位，赦其境内。

①永和四年。

己酉　元年①春正月，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是時石季龍死。五月，聞趙魏大亂，乃嚴兵將為進取之計。此事亦見《通鑑》考異。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

十餘萬以待期。七月，晉穆帝使謁者陳沈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

①晉永和五年。

庚戌 二年，儁率諸軍南伐，出自盧龍，次於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弃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於徐無，代郡人於凡城而還。

辛亥 三年，冉閔殺石祇，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於三王，麟龍表於漢魏，寡君應天叙厤，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己象，壞而不成，柰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虚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

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

夏五月，廣義將軍岷山公黄紙上表，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便爾？自今但可白紙稱疏。”此節依《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五引補。秋八月，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安南，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於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庫禄官偉自上黨來降。十二月，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於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是歲儁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儁曰：“唏！此《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將覽焉。”於是内外臣寮並上《甘棠頌》。此段依《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補。

壬子　元璽元年[①]正月，司南車成，儁大悦，告於毓廟。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四月，遣輔國恪及相國封奕討冉閔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於繹幕。儁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於常山，恪追及於泜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

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矣。"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戰於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參軍高開被創而卒，儁召見其弟商。高商，渤海人也。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為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没，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儁召見，商泣，謂左右曰："自古友于之篤，未有如商者也。"拜為昌黎太守。商泣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為之。"儁愍而授遼西。《御覽》四百八十七。恪屯軍滹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於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大將軍蔣幹輔閔子智固守鄴城，儁又遣輔弼評等帥騎一萬會攻鄴。

是時鸇巢於儁正陽殿之西楸，生三雛，項上有竪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鸇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楸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悦。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鄴北郡縣悉降。相國奕等二百一十人勸儁稱尊號，儁令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非常之事，實匪寡德之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於魯口，降之。八月，克鄴。輔弼評等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並乘輿服物及六璽送於

中山。

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鄴，儁欲神其事業，言厤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閔妻號曰奉璽君，封冉智為海濱侯，以輔弼評為司州刺史，鎮鄴。十月，輔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因以永和八年十一月僭即皇帝位於正陽前殿。大赦境内，建元年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奕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鶩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恬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豫州刺史張悕，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悕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顧人書。晝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者。《御覽》六百十一。時晉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追尊武宣王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為太祖文明皇帝。"初，石季龍使人探策於②華山，得玉版，此句亦見《初學記》五。文曰："歲在申酉，不絶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儁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官。

①晉永和八年。　②三字一作採藥下。

癸丑　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厤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儁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洹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

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於僞。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於普壁壘。僞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吕護復襲其號，保於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悦綰追及於野王，悉降其衆。

甲寅 三年，姚襄以梁國降於僞。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於洛水；慕容皝為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

乙卯 四年，僞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僞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内外戒嚴。苻生河内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僞。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各以郡叛歸於僞。初，僞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於苻氏，至此，率户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僞以釗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僞給事黄門侍郎申胤上言曰：

"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宫，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焉。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黄鐘産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

南郊從八能之説。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鎗，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為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褠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溼，不得納舄，而以衮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有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永制。”

儁曰：“其劍舄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下書曰：“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略同。中世以來，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使瞻冠思事，刑斷詳平。諸侯冠悉顔裏屈竹，綿纏作公字，以代梁處，施之金璫，令僕、尚書置璫而已，中祕監令別施珠璫。庶能敬慎威儀，示民軌則。下書一節，依《御覽》六百八十四及《初學記》二十六引補。

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建鄴。遺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羆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率精鋭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户侯也。”龕弗從，羆固請行，龕怒殺之。

丙辰　五年，龕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

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背腹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從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八。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於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克廣固，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户於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僞太子曄死，偽謚獻懷。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七

前燕録五

慕容儁

丁巳　光壽元年[1]正月，復立次子中山王暐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年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敕勒於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虓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踶嚙，人莫能近。虓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虓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鐫頌[2]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①晉升平元年。　②二字一作儁勒。

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於儁，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於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

其東郡，僞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十一月，僞自薊城遷於鄴。十二月，入鄴宮，大赦其境内，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贏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虚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吴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榦。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僞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收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户五千降于僞。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棗彊令衛顔，長樂太守傅顔討斬之。以吴王垂為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

戊子。 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二[①]珪七十三，此二句亦見《御覽》三十九及《北堂書鈔》、《初學記》五。光色

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遼西獲黑兔。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吕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内太守。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護、鴦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户，遂拜置征鎮，為鼎跱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鴦，司空陽騖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悦綰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三十八降於儁，儁大悦，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千奔於平陽，鴦奔於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衆。儁於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閲見丁，精覈隱漏，率户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於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悦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儁太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悦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茌。

①一作二十七，一作七十。

己未　三年，儁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

為濟北王，沖為中山王，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僞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湛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僞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踪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沖，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闐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僞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戒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三月，僞夜夢石虎嚙其臂①，覺遂痛，瘖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其尸而投之漳水。此節亦見《御覽》四百。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僞，入自石門，屯於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嶋嶼蕭館，屯於新栅。又遣督護徐商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勢。僞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王萬，戰於東

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十二月，儁寢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所患惙頓，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致治②，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虚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也。"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

①一作譽。　②二字一作去暴，一作刑措。

庚申　四年①正月，儁薨於應福前殿，時年五十三②，在位十一年。偽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①晉升平四年。　②一作四十二。

韓　恒

韓恒，字景山，安平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年十歲能屬文，日誦書三與身齊。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以上亦見《御覽》六百十六。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廆既逐崔毖，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廆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命郡僚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

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廆不平之，出為新昌令。皝為鎮軍，復參軍事，遷營邱太守，政化大行。儁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震方，於《易》，震為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後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産俱傅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　産

李産，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部衆於南土，力能自固，産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産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閑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郡人皆勸産降，産曰："夫受人之禄，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

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産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黽俛歸死，實非誠款。"僞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僞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顧，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為主簿。僞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僞責其背親後至，答："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於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僞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暐立，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暐憾績往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績遂憂死。

侯　青

將作大匠、屯騎校尉朝那侯青，武邑人也。機巧有算略，驍勇善騎射。所在先登陷陣，儁擬之張飛。《御覽》四百三十六。

岷山桓公庫僔官泥。此見《廣韻》，姑附於此。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八

前燕録六

慕容暐

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元璽三年封中山王，尋立為皇太子。及儁薨，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光壽四年①，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熙。

①晉升平四年。

庚申　建熙元年①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録尚書，行周公事，專掌百揆；上庸王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輿根為太師；司空陽騖為太保；吴王垂為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兖州牧、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顔為護軍將軍；其餘拜授各有差。暐既庸弱，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

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吴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柰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顔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内。遣傅顔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

①晉升平四年。

辛酉 二年，初僞所署寧南將軍吕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前將軍、冀州刺史。僞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暐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將軍傅顔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闚兵中路，展其螗蜋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圖①。今圍②之窮城，樵採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弊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

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於晉，悉降其衆。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八。尋復叛歸於暐，暐待之如初。

①一作平。　②一作圈。

壬戌　三年，①遣傅顏、吕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王。

①晉哀隆和元年。

癸亥　四年①正月，暐南郊。暐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温援之。十月，太尉弈迎神主於和龍。初，暐委政太宰恪，專受經於博士王歡、助教尚鋒、祕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祀孔子於東堂，以歡為國子祭酒，鋒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

①晉興寧元年。

甲子　五年①，暐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户於幽、冀。暐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暐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悦希軍於盟津，孫興分戍成皋，以為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於希。

①晉興寧二年。原作興寧初，此從《帝紀》。

乙丑　六年，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

左右中郎慕容筑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為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

丙寅 七年①，時暐境内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録，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轅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輔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為虧。尸禄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公不悦，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末，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於兹。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邱避賢之美，輒循兩疎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暐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以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掃羣凶，内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吴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虚己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疎獨善之小，以成公旦補衮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暐曰："夫建德者，必以終美為

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為効。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横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為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五月，暐下書曰：“朕以寡德，涖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時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大降。此書依《御覽》十一引補。暐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暐承石季龍水為木德，暐從之。太和元年，暐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於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

①晉海西太和元年。

丁卯　八年，慕容恪有疾，深慮暐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彊吴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吴，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於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没有餘恨也。吴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等，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太宰

恪卒，其國中皆痛惜之。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録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内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虚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内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吴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事闚闘之計。"言終而死。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於暐，暐遣其南中郎將趙盤

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

十二月，太尉陽騖卒。陽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廆官至東夷校尉。騖母李氏，博學有母儀，慕容皝常升堂拜敬。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三十一。騖少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皝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儁之將圖中原也，騖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暐既嗣偽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暐優答不許。騖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尤儉約①好施無倦，位為台保，爵封郡公，常乘敝車瘠牛②。及卒，無殮財。末段亦見《御覽》四百三十一。

①一作清儉。　②一作馬。

戊辰　九年，苻堅將苻謏據陝城降於暐。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暐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閒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埸足矣。"暐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没，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

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往取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謏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概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内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佞人。”暐覽表大悦，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皇甫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暐僕射悦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户，三分共貫，風教陵敝，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户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時有司奏中山浦陰劉洛，縣差充役，弟興私代，背軍逃歸，州以本名捕斬。興詣郡列稱，逃是興身，請求代洛死。洛又因陳己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争命，詳刑有疑。暐曰：“洛應征輒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情義可嘉，宜特

原之。"《御覽》四百十六。十二月，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

己巳　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為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來伐，暐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湖陸，執暐寧東慕容忠。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於黄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暐將傅顔於林渚，溫軍大振，遂至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荀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於潁川，外為赴援，内實觀隙，有兼並之志矣。慕容德屯於石門，絶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絶，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垂大敗之，斬獲二萬餘級。荀池聞溫班師，邀擊於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溫奔還淮南。垂既敗溫，有大功，威德彌振，太傅評大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鋭，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録。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争。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毁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十二月，垂出奔秦。先是，暐使其黄門侍郎梁琛聘於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吴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堅機明好斷，

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為王猛乎！"暐、評不以為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州，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虚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吴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暐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暐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攻慕容筑於金墉。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九

前燕録七

慕容暐

庚午　建熙十一年，暐遣慕容臧率衆救筑，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於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於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於猛①。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據，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温之敗也，歸罪於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暐。暐遣其大鴻臚温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内則暐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

①案十六國《秦春秋》云："去年十二月，猛受築降。"而《燕書·少帝紀》自云："此年正月拔洛。"故附於此。

"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

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内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以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於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賊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頹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户,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虚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吴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偽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以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 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

"秦、吴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户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 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羣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强,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桑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願,雖赴水火,何所不從! 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樸,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為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宫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宫四千有餘,僮侍賖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穀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

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虚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論，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絶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宫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則温、猛之首可以懸之白旗，秦、吴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敝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弦詠。

"又拓守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内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穀，擬之邱陵。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衒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絶二賊闚闘，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

暐不納。六月，苻堅又使輔國將軍王猛、鎮南將軍楊安率衆六萬來伐，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暐使太傅評、下邳王厲等率中外精卒三[1]十餘萬，距秦師於潞川。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非常。暐憂懼不知所為，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黄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鬥，當以算取之。若冀敵不鬥，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

乎?"暐不悅。

①一作四。

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裨將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起火於高山,因燒其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邱陵,三軍莫有鬥志。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十二及三百三十四。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柰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懼。十月,評與猛戰於潞川,評師敗績,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乘勝追奔,遂長驅至鄴。十一月,苻堅復率衆十萬會猛來攻,鄴城外亂。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於沙亭,為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民子弟五百餘人,夜開城北門引納秦師。暐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於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暐於高陽,秦將巨虎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敢縛天子!"虎曰:"我梁山巨虎,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①!"遂執暐送於堅。堅詰問其奔狀,暐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陵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於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於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 擊桓,執而送之。堅入鄴宮,昇正陽殿,徙暐及王公已下并諸鮮卑四萬餘户於長安。封暐

新興侯，邑五千户，尋拜尚書。堅征臺城②，以暐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吴王垂攻苻丕於鄴，中山王沖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歲。及德僭稱尊號，偽謚幽皇帝，始廟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③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廟、毁凡八十五年。

①一作也。　②一作壽春。　③下原衍二字。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廟拜為遼東國侍郎。毁嗣位，遷平州别駕。時内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邱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僞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僞臨終，與慕容恪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吕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抑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湘江，勒銘劍閣，況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為冠軍將軍、别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禄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

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為散騎常侍。從子奮覆，并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暐，請窮詰之。暐、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産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

前燕録八

吐谷渾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封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鬥。廆怒，遣使讓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鬥傷？"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飲食水草，鬥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親，而鬥起於馬，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其長史乙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渾謝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啟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乃擁迴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衝突山谷，如是者十餘輩[①]。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

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西附陰山，面黄河。晉永嘉之亂，南遷隴右。鮮卑謂兄為阿干，虜追以孔懷之思，作《吐谷渾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及傳垂僭號，以為輦後大曲。以上亦見《御覽》五百七十。

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甘松山東北，有西王母樗蒲山，大有神驗，江水出焉。四句依《御覽》五十引補。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幂羅；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足，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青，頗有菽粟。出蜀馬、氂牛。西北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或號為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①一作日。

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俶儻不羣，嘗慷慨謂其羣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閉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視日月，獨不愧於心乎？”負其智勇，猜忍不恤下，為帛城老羌酋姜聰所刺殺。以上亦見《御覽》四百八十二引《前燕》録。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

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為羌酋姜聰所害。每旦常縛草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中之則號天而泣，不中則瞋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為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無益於先公①，所以申罔極之心耳。”以上亦見《御覽》四百八十二引《前燕》録。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厤。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箸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①一作先鍇。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悦，拜為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並驕，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没於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於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為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

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上吐谷渾，依《晉書·四夷傳》録。

成公都

成公都，晉興元吴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陽慮之戰，年十八，横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叔。論者咸曰：“當求之於古，造次無其比也。”《御覽》四百三十六。

王歡

王歡①，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産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至慕容暐襲僞號，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為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依《晉書·儒林傳》録。

①一作觀，一作勸。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慰得與言。數年病卒。依《晉書·隱逸傳》録。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虚，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皝徵至鄴，及見皝，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皝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虚先生。依《晉書·隱逸傳》録。

黄　泓

黄泓，字始長，魏郡斥邱人也。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説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虚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説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黄參軍，我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可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奇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儁

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内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説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己易心。慕容暐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吴王，恨吾年邁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偽吴王慕容垂興焉。依《晉書·藝術傳》録。

汜　昭

汜昭，字嗣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人有於夜中報昭黄金者，昭責而遣之。《御覽》八百一十引《前燕》録，疑誤，屠本附《前涼》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一

前秦録一

苻　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强盛，世為西戎酋長①。其後家池中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為部落小帥。母姜氏，因寢産洪，驚悸而寤。此二句亦見《御覽》四百六十五。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謡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為部帥。好施②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③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訪安危變通之術，戎晉襁負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盟主。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都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羣氐推為首，劉曜以洪為氐王。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石虎將軍攻上邽，洪詣虎降。虎大悦，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委以西方之事，封涇陽

伯。

①一作世為氐酋。 ②一作好學。 ③一作劉氏。

趙建平四年，石生起兵於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石虎之滅石生也，洪率户二萬下隴，東如馮翊。虎拜洪護氐校尉，進爵為侯。洪説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内實京師，虎從之。徙秦雍州民羌十餘萬於關東，遷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段遼，累有戰功，進封西平郡公。其部曲賜爵關内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内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佛圖澄言苻氏有王氣，虎陰欲殺之，洪稱疾不朝。太寧元年，進位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進封本國略陽郡公。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姚弋仲亦圖據關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衆五萬來伐洪，洪逆擊敗之。於是安定梁楞等並關西民望説洪曰："今胡運已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之生，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矣。"趙將軍麻秋西鎮枹罕，聞冉閔之亂，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雄逆擊，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説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已而秋因讌

酰洪，將並其衆，世子健收而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薨，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謚惠武帝。

苻　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熊而孕之。健生之夜，洪夢族曾氏王蒲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熊，字世健。後避石虎外祖張熊之名，故改焉。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於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祇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狥。晉永和六年，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黄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

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三輔堡壁悉降。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十一月，健入都長安，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於桓溫。於是健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碩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玄碩等乃上尊號，健偽讓再三，乃從之。

辛亥 皇始元年①，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僭稱天王、大單于。大赦境内死罪，改晉永和七年為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為太祖武惠皇帝。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强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菁為平元公，生為淮南公，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東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拒之五丈原，勳敗還。此節亦見《御覽》五十七引。是歲，野蠶成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繭而衣，收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

①晉永和七年。

壬子 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宜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號，健從之。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諸公進爵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杜洪屯宜秋，為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張琚於宜秋，斬其首，還登石安原而歎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此節依《御覽》五十七引校補。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

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於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於長安，拜遇司空。以楊羣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退屯隴東。

癸丑　三年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拘貴賤。"張重華拜王擢為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黄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鸓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温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

甲寅　四年①，温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别將入淅川，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温於堯柳城愁思堆。温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因守長安小城，遣精鋭三萬為游軍以距温。三輔郡縣多降於温。健别遣丞相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晉師敗績。此節亦見《御覽》五十七。又破司馬勳於子午谷。初，健聞温之來伐也，芟麥清野以待之，故温掠無所得，軍人大饑。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三十八。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户而歸。及至潼關，又為萇等

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謚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趙建武中，以功拜龍驤將軍。健貌醜，頭大而足短，軍中稱為大頭龍驤。征伐皆有殊績。此節亦略見《御覽》二百七十。健僭位，為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甚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②。其年，西虜乞没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宫，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

①晉永和十年。 ②據《纂録》本，則小傳自附於此，而《載記》附大傳後，今取補足。

乙卯 五年，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中，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内，何所不有？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四。張靖所見，定不虚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啗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絶。健自蠲百姓租税，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温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温戰，為流矢所中死。六月，立其子淮南王生為皇太子。六月，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宫，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引太

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等屬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薨於太極前殿。時年四①十九，在位四年②。葬原陵，偽謚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①一作三。　②當作五。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二

前秦録二

苻　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驍果麤暴，昏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年七歲，洪戲之，以上亦見《御覽》三百六十六。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羅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為太子。皇始五年，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壽光。羣臣奏先帝晏駕甫爾，不宜改號，生怒

不從。窮推議主，時永和十一①年也。

①原誤二。

乙卯　壽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尊其母强氏為皇太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太子門大夫趙韶為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佐郎董榮為尚書，並以佞倖進也。以吕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謏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强懷與桓温戰没，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九月，偽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為帝座，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皇后梁氏，誅太傅録尚書毛貴①、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后，安之女孫。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未幾，后妃公卿以下至於僕隸，誅五百餘人。

①后之舅。

丙辰　二年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災，應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

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王墮字安石，京兆霸城人也。博將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箸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愎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强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慚恨，故遂説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二十八。壬戌，饗羣臣於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生怒曰：“何不强酒？”猶有坐者，引弓矢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汙服失冠，蓬頭僵僕，生以為樂。

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

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信義，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秦若兵强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隆必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吴會。以吴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不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為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崤、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鋭，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虎視關中，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内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河西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為秦之西藩。"瓘曰："然秦

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污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黄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録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禄大夫强平、金紫光禄程肱、牛夷；博學强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黄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禄大夫强汪、侍中尚書吕婆樓；文史富贍，鬱為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肜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

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

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於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帥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於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將軍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於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平陽太守苻産於匈奴堡。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蒲坂。襄攻堡剋之，殺苻産，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宫中奔擾。或稱賊至，宫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而出其心。左光禄大夫强平諫生曰："元正盛曉[1]，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克强於政，治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祭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祗佑，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大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二及八百七十六。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黄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即生母强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强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

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譸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攘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害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譴羣臣於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

①一作旦。

丁巳 三年，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四月，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等率步騎萬五千以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門。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①，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堅至，大戰獲襄。襄有駿馬，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斬

之，盡俘其衆，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一。黄眉等振旅而歸。黄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黄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

①一作平原。

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是月，生以謡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録尚書事魚遵此節亦見《御覽》四百六十五。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謡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恭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漸除之。"及即偽位，荒暴日滋，殘虐彌甚，躭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漏盡請見。生曰："日盡午，①須待讌訖。"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日暮而不出。百僚饑弊，或至申酉間方出。臨朝酒②怒色厲，惟行③殺戮。動連月昏醉，弗堪省覽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於渭水。又遣宫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剥牛羊驢馬，活臠雞豚鵝鴨，三五十為羣，放之殿中；或生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觀以為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

道路以目。朝士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仵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戳脛、刳胎、拉脅、鋸頸殺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沈④陰不雨，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九。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為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强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東海王堅與吕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偽謚厲王，封子馗為越侯。

①一作乎。 ②一作輒。 ③一作多有。 ④一作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三

前秦録三

苻　堅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健弟雄之子也。趙建武中，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於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之異，自天燭[1]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祕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因而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右光禄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顧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復遇之，統下

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成。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次於曲沃，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翼日旦而為壇，於曲沃拜堅。健泣謂堅曰："先王②昔受此號，汝父次為之，今若復為神明所授，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堅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吕婆樓、强汪、梁平老等皆有王佐之才，堅並傾身禮之，以為股肱羽翼。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七十四。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生嗣偽位，讚、翼説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弒生，以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僚固請，乃從之。

①一作屬。 ②一作汝祖。

丁己 永興元年①六月，去皇帝之號，僭稱大秦天王，即位太極殿。誅生佞倖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内，改壽光三年為永興元年。追尊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為皇太后，妻苟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子，兄清河王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東海公，以從祖永安公苻侯為太尉，從兄苻柳為車騎大將軍、

尚書令，諸王皆貶爵為公，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强汪為領軍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吕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令侍郎，權翼為給事中、黄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諸公卿為生所誅者，悉復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十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之意也。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友愛，與法決於東堂，慟哭嘔血，賜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數為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絶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

①晉升平元年。

戊午　二年，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illegible]，平盡衆拒戰，為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户於長安。張蚝本姓弓，上黨泫氏人也。[illegible]力過人，能卻曳牛走，張平愛而子之。淫於平妾，知而責之。蚝慚，割陰以自誓，遂為閹人。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為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張蚝，皆萬人敵也。《御覽》三百八十六及二百七十五。

四月，堅如雍，祀五畤。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

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悦。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乃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宫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内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内，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廄。諸氐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録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

己未　甘露元年正月，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藉田，其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為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争大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怒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黄中之言乎？"於是酣酒極歡，命羣臣賦詩。六月，甘露降，乃大赦，復改元曰甘露。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内史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其特進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强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肅整，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以猛為吏部尚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為司隸，侍中領選如故。猛上疏曰："伏思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禄西河任羣，忠貞淑慎；處士朱肜，博識聰辯，並宜左右彌綸，暉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曰："機務俊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尋别銓敘。"於是以融為侍中、中書監，兼右僕射；任羣為光禄大夫，領太子家令；朱肜為中書侍郎，領太子庶子。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

田者，皆令具條以聞。

庚申 二年，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内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吴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所獲資産，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内，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没奕于率衆數萬又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内，苻融以"匈奴為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内地，見其弱矣。方當闚兵郡縣，為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辛酉 三年九月，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内，百寮進位一級。歌之曰："鳳凰於飛，其羽翼翼。淵武聖后，饗齡萬億。"歌依《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補。初，堅之將為赦也，與尚書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所，聽之①久而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泄也。"於是赦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者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此段亦見《御覽》六百五十二。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并遣受業。其有學為

通儒、才堪幹事、漢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絶；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

①一作堅惡之。

壬戌　四年①，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實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勘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實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七月，黄龍見於成紀，梁山崩。

①晉哀隆和元年。

癸亥　五年①，白虎見天水。

①晉興寧元年。

甲子　六年，遣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為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為國貳卿。黄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為列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内。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

得服之，犯者棄市。”

乙丑 建元元年[1]，堅又改元為建元。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慕容暐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於崤、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為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户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①晉興寧三年。

丙寅 二年[1]，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涌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荆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户而還。

①晉帝奕太和元年。

丁卯 三年，羌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鄧〕羌討歛岐於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尅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於葵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救，尋而猛攻

略陽，斂岐奔白馬。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鄧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遜戰於抱罕東，猛不利。鄧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抱罕。以儼為光禄勳、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於堅；苻庾據陝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

戊辰　四年，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為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鑒、寧朔吕光等率外中精鋭以討之，左衛苻雅、左禁竇衡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於榆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為憚己，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於蒲坂。鑒等攻上邽，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鑒等攻陷陝城，剋之，送庾於長安，殺之。池陽民惑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家，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於谿谷之間，脱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兒不欲手脱，背坐厲聲，令母自脱。母泣曰：

"我生汝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否？"言未卒聲，見所持刀忽貫其頂而殺，投於山穴。母乘車卻歸，昏而反家，婦謂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不？"母馳告鄰里，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是轘而殺之。此段依《御覽》六百四十五引補，姑從屠本附此。時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當棄之市朝，柰何投之方外乎？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乎？"於是轘而殺之。《御覽》六百四十五。

己巳　五年①六月，晉大司馬桓溫伐燕慕容暐，次於枋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藥嵩來乞師於②堅，請賂秦以③虎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橫。八月，乃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溫敗引歸，池乃還。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宏大。堅納之，以攸為諫議大夫。十一月，燕車騎吳王垂避害來奔。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蘧，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桓溫既走，慕容暐悔割河滄④之地以賂秦，乃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

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⑤、鄧羌率步騎三萬伐燕，署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鄉導，攻暐洛州刺史慕容紀⑥於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紀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鋭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猛遺慕容紀書，紀懼而請降。十二月，猛陳師而受之，留鄧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⑦。

①晉太和四年。　②一無於字。　③三字一作割。　④一作武牢。　⑤平老之子。　⑥《載記》作築，下同。　⑦此段亦見《通鑑考異》，引《十六國·秦春秋》如此，而云《燕書·少帝紀》。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月拔洛，屠本偏不從此而從彼，何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四

前秦録四

苻　堅

庚午　建元六年[1]，又令輔國王猛帥鎮南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節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暐，討平燕冀。堅親送猛於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勑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内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悦，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八月，猛攻壺關，執暐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為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執暐并州刺史慕容莊。暐遣太傅、上庸王評率衆四十

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毛當戍晉陽，進師次潞川，與評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將斬之，鄧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②，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此段依《通鑑》約補，因《贊》有此事，知《通鑑》亦係本此書也。徐成③純直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御覽》三百八十二。乃遣裨將④郭慶之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有可乘之會，大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萬之衆，尚不足為慮，況數十萬乎？今破之必矣！"評又求戰。甲戌，乃陳於渭⑤原。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大郡萬户侯相處。"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乃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二、三百三十四及二百五十。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堅聞之，

十一月，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故宅，引諸耆老，語及祖父舊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衆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脱有不虞，其如宗廟何？"戊寅，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奔，將軍郭慶執暐於高陽，送之。辛巳，堅入鄴宮，大赦。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於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封清河郡侯，以燕太宰恪、太傅評之第盡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四牡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逆朕命。"以鄧羌為散騎常侍、安定太守、真定郡侯，邑三千户，賞潞川之功；以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於長安。封賞各有差。既遣猛處分六州，便宜從事。猛上書辭，堅遣侍中梁讜喻旨。梁讜字伯言，博學有儁才，

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為之語曰："關中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琦章。"《御覽》四百九十五。

①晉太和五年。　②羌郡太守。　③嵩之叔也。　④一作游擊。　⑤一作潞。

辛未　七年①，堅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高平蘇通、長樂劉祥竝以碩學耆德，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祭酒，居於東序；祥為《儀禮》祭酒，處於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此節依《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補。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户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户，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於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於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絶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於駱陿，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於陿中，為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於雅。纂將碩密降於雅，請為内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誇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

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辟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辟奚安遠將軍、漒川侯。七月，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猶來格謨，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穉，每思其殷勤之言，勿敢忘也。可召其孫子詣行所。"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昏②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於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生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乃止，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及《書鈔》百，《初學記》十八。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

①晉簡文咸安元年。 ②一作樂。

壬申 八年，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其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二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滅燕、趙後，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

至於諸州，皆夾道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此段亦見《初學記》二十四。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風變，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有朱輪，上有鸞栖。英彦雲集，誨我民①黎。"此節亦見《御覽》四百六十五。是歲，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三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九。又有赤星見於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悦，命秦梁密嚴(戎)〔戒〕備。五月，以高平徐攀為瑯琊太守。攀，統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王猛入為丞相、中書監、司隸校尉，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灞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猛固辭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停司徒之授。

①一作萌。

癸酉　九年①四月，天鼓鳴，有彗星出於箕尾，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野。彗起尾箕而掃東井，災深禍大。此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當為代所滅。慕容暐父子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宜除渠帥，以寧皇秦。若旦誅鮮卑，不夕滅客彗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暐為尚書，垂為

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勵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性。比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晉涼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磐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肜率卒二萬為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劍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於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肜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劍，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於肜，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肜等於綿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①晉孝武寧康元年。

甲戌　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龍，漢陽人。苟太后姑子，少與苻雄結刎頸之交。苻生屢欲誅堅，賴威以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誅苻生及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遂有辟陽之寵。雅重王猛，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常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産。"猛兄事之。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嶮逆，寇亂益州，招引吴軍，為脣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夜①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與巴獠②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瑶、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二萬，入據墊③江。張育乃自號蜀王，遣使稱藩於晉，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争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擊敗之，育、光退屯綿竹。八月，鄧羌敗晉師於涪西，安又敗張重、尹萬於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益州平，羌勒銘於岷山而還。十二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羌曰："臣常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曰："將軍蓋以自況，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桓石虔敗姚萇於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瑶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光明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肜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

①一作言。　②音老。　③音店。

乙亥　十一年正月，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①

為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勸也，終於太子少傅。五月，王猛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神，無不周備。以猛疾病未②瘳，堅大赦殊死已下。此亦見《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五十二。七月，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死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七。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謚武侯，朝野巷哭三日。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於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又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為右鎮郎，奄人申香為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此節依《初學記》二十六引補。

①一作忻，似即王歡。 ②一作少。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五

前秦録五

苻　堅

丙子　建元十二年[1]正月癸巳，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象八卦，堅命太卜穿池養之，食之以粟。此節亦見《事類賦注》二十六，依補。堅每曰："自王丞相薨後，鬚髮中白。"此二句見《御覽》三百七十四，屠本作此二月詔文，故姑附此。四月，堅下書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可遣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步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遣尚書郎閻負、梁殊衡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各有差。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此節依《通鑑考異》引補。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繼之。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

其將梁粲於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於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為前鋒，率勁勇五萬來拒，與萇等戰於赤岸。涼師大潰，天錫懼，率騎數千奔還姑臧，致牋請降於萇。甲午，大軍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舁櫬，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於長安，諸郡縣悉降，涼州平。九月，堅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户於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户，號歸義侯，拜比部尚書，遷右僕射。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為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珪②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以翼犍③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往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④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

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為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答。

①晉太元元年。　②疑即實君。　③下似脱長庶子窖咄五字。　④疑作窖咄，下同。

丁丑　十三年，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以下及豪强富民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民賴其利。以上亦見《御覽》七十五。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三日。前涼晉昌太守陰毓卒，都人思其政化，縗絰送喪，至武威者千餘人。《御覽》二百六十一、三十六，依類當附涼事末。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竝遣求之。

戊寅　十四年，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暐、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陽安將樊邵之衆為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於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不敢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鋭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

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楊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於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竝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黄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納於許洛，絶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為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為。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鋭，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為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於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竝上言，以為未可興師，乃止。是歲，天鼓鳴。句依《御覽》八百七十四引補。

己卯 十五年①，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於泗汭，

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於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彭超之圍彭城也，置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逯率彭城之衆奔於謝玄，超據彭城，分兵下邳。二句依《通鑑考異》引補。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水軍二萬遡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於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内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於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於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於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顔率騎逆玄，戰於塘西。玄大敗之，斬顔。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為庶人。七月，堅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吴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此節亦見《通鑑考

異》。賞堂邑之功也。

①晉太元四年。

庚辰 十六年，苻堅起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教為將士。朱彫諫曰："虎將之士，受教學生，强幹之術，乃弱本之方。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櫪，習以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折旋規矩，任之進退。"此節依《御覽》三百五十九引補。又以苻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沈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①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②羅、休忍等諸國，竝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竝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

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吕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苻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於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於長安。吕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顔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為將軍，徙洛於涼州。徵苻融為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録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静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户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别。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於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讜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户三千。苻暉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虞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虞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此節亦見《事類賦》

注二十八。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内殷實，遂示人以侈。建元十年正月，懸珠簾於正殿，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二。以朝羣臣，宫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璣珠、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宫室，故致治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徙③封，臣之願也。"堅大悦，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

①一作規。 ②一作新。 ③一作徙。

辛巳 十七年，(鄴)〔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國獻火浣布，此句亦見《御覽》八百二十。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此節《御覽》九百二引作《十六國春秋後録》，姑依屠本附此。新羅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其人食麥。此節依《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補。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徹樂減膳，出宫女以迎和氣。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八月，堅收《起居注》及箸作所録而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箸作郎趙泉、車敬已死，乃止。箸作郎董朏①雖皆書時事，然十不留一。荆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吴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於菅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於滶水。振等

大敗，退保菅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貴走襄陽。都貴②字處默，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清辨善談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御覽》三百七十七。

①音斐，一作斐，一作裴，此又誤也。　②原引作鹿組，屠本作陸續，皆以字音字形相近而誤。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六

前秦録六

苻　堅

壬午　建元十八年①，堅饗羣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虚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三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拔宫中大樹，倒根於上。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苻融以位忝宗正，

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①晉太元七年。

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偽位，新平人王雕①陳説圖讖，堅大悦，以雕為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案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氐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氐於京師，三秦大户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雕為左道惑衆，勸堅誅之。雕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臣師劉湛，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以上亦略見《御覽》一百六十四。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云："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以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内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宫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雕言有徵，追贈光禄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為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為使

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遥，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為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吕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虚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以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

①一作雕。

晉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户而還。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會議伐晉。曰："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未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其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絶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啟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

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政①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民②，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句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此節亦略見於《御覽》三百五十九。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休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

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

①一作貳。 ②一作兵。

游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遥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身勞於馳騎，口倦於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不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

坐賓百越。”堅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箸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為靖難詮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於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

癸未　十九年，吕光發長安，堅送於建章宮，謂光曰：“西域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不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賁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

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如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為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儁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為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於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强，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强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

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乎？"賜帛五百匹。

彗星掃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此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秦陷襄陽，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其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揚）〔楊〕亮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鉅鹿公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户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為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上，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此段亦略見《御覽》二百八十六。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屢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内。便可戒嚴，速修戎備，悉發諸州公私馬，民則十丁遣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朕將登會稽，復禹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期克捷之日，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郎，勢還不遠，可並為起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騎

從①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長、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

①一作驃騎。

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邱。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栅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為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掎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晉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八十八。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協而降

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列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走，還於淮北。饑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悦。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四。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地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妄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

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暐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暐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説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

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於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七

前秦録七

苻　堅

甲申　建元二十年，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城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强永[1]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吴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争，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先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

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於華陽②。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十四，《通典》百六十二。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沖於河東，大破之。沖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吴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躁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沖稱兵内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而暐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

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吴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

①《廣韻》引作將軍强求。　②一作華澤。

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次於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將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於鶴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為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隴山，拜平原公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命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采衣，執持長槊於陣後，為

衆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衆。沖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兵刃交接，昌言"班隊何在"？於是奔競而進，皆毀囊揚塵，埃霧連天，鼓譟莫測多少。暉衆大潰，此段亦詳見於《御覽》三十七。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沖於灞上，為沖所敗，宇死之。姜宇字子居，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為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弗聽。不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豈復為人牧羊也？"遂妻之。宇後歷位京兆尹、御史中丞。《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八百三十五。琳中流矢。苻琳字永瑤，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藝，引弓五百斤，射洞犂耳。至於山水文詠，皆綺藻清麗。《御覽》七百四十四。沖遂據阿房城。

初，堅之滅燕二十五年①，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②，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中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此節亦見《御覽》五百七十。又三百八十。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十萬株於阿房以待之。沖小字鳳皇，至是卒為堅賊，此句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人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於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驍騎將軍吕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上疏

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麟，腰裹丹髦，萬計盈廐，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此節依《御覽》八百九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一引補。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户。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鄄城奔於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於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鄄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何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③奴苦，復欲取爾相④代。"此節亦見《類聚》三十五。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使者稱有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七十八。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①當作太和五年，稱晉年也，二十乃太和之誤。　②一作美。　③一作厄。　④一作見。

長樂公苻丕在鄴，糧竭，馬又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於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兗於中山以為己援。垂遣張崇要興，獲之於襄國南。

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為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求救於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没，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絶。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虚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為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為功，沖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箸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於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静諮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

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者，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為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八

前秦録八

苻　堅

乙酉　建元二十一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為沖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内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於城西，追奔至於阿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

暉屢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為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争麥，戰於驪山，為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一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謡曰："幽州鈇，丕當滅。若不滅，百姓絶。"鈇，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絶。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荀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悦，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山峰，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

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悦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悦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為慚，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羣鳥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關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

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義保誠順，為國自愛，蓄糧勵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為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虎，利器如霜，而衄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歔欷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

沖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先是，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而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録》，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謡曰："堅入五將山，久長得。"堅大信之，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脱如謡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為

沖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六月，太子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此節亦見《開元占經》四引。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時關中又為謡曰："長鞘為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①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此節亦見《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五十九。堅之分氐户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吴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縣，幽之於别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厤，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乎？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説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因問緯曰："卿於朕朝作何官？"對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八月，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莫不哀

慟。萇欲匿殺堅之名，乃諡為莊烈天王，是歲太元十年也。弘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於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張熙，假道歸晉，朝廷處弘於江州。弘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弘為涼②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强盛之時，國有童謡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謡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閒。"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謡言矣。長樂公丕稱尊號，偽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①一作復。 ②一作梁。

王 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老父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猛出山，顧視乃嵩高山也。此節亦見《御覽》三十九。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於華陰。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

言，旁若無人。此節亦見《初學記》五。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鋭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酬之。温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

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吕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横，劫盜充斥，乃傳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强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骫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産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内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録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

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

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更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難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馳驅之役，敷宣皇威，盡筋骨之效，故僶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於濟時，候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主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王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儗即為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古今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攸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

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鑒，為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吼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為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内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儗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勑其太子弘、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没

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狥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此贊依《通鑑》采補。

苻　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臺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儗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

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盜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

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還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上《坎》下《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反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執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之，融正色謂後[1]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形察色，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馹與融議之。

性至孝，初留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月有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中正、録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説堅以平吴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絶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厤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何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柰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况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説，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説佞譖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①當作先。

苻　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弘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安樂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虚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

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

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俊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都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

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幾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九

前秦録九

苻丕

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之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於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時出鎮於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於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幽、并人衆擊慕容垂，頻為垂將帶方太守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宫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為姚萇所殺。乃舉哀於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於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内，改建元二十一年為太安[1]元年。九月，置百官，以張

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郡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為左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强益耳、梁暢為侍中，徐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

①一作太平。

是月，安西吕光自西域還師，至於宜禾，堅梁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吕光新定西國，兵强氣鋭，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争，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為張統説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絶，人懷利己。今吕光迴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絶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

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於西海，以子胤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静、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於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

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兗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為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於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兗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悦，以定為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於宇宙，德聲侔於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為封豕於關東，泓、沖繼凶於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

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竪，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千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為前軍師，司空張蚝為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凶，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

先是，慕容隣攻王兗於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隣。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絶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脱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兗及固安侯苻鑒並為隣所殺。

丙戌　二年正月，丕復以王永為司徒，録尚書事；徐義為尚書令，加右光禄大夫。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沖左將軍韓延殺沖，立段隨為燕王，改年昌平。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

姚萇。興既敗王廣，謀伐王統於上邽。袍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

五月，丕以吕光為車騎大將軍、梁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稱尊號。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於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為左丞相，苻纂為大司馬，張蚝為太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為司空，苻沖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為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為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户夷烟，毀發邱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黄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於四海，方之未為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於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城，與竇衝為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没奕于率鄯善王胡員叱、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

將軍姚方成、鎮遠强京戰於孫邱谷，大敗之。

抱罕諸氐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為諸君决之。"衆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東下隴右，據南安，馳使於丕請命。八月，丕以登為征南①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九月，丕下書曰："鮮卑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其遣丞相王永及苻纂帥禁衛虎旅覆而取②之，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十月，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斬之，送丕首於江東，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於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脱，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

期以為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偽謚丕為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没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①一作西。 ②一作攻。

索 泮

索泮，字德林，燉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録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後從天錫歸仕於秦，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尋遷建威將軍、西郡太守。吕光既尅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絶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氐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其弟凌，有雋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

前秦録十

苻　登

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為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為苻生所殺。堅即偽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為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建元元年，初拜殿中①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于興，請登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為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言輒析理中，興内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子

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太平②二年，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户，遂進攻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十月，六句依《通鑑》約補。與姚萇戰于胡奴坂，大破之。登攻姚萇，冬大雷震萇營，殺七人，萇軍大敗。四句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啖青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三句亦依《通鑑》補。是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于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鬬。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盡。"碩德于是下隴奔萇。

①一作上。 ②即太安。

及丕敗十一月，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紹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于是為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為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冠旅殷彊，豺狼梟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蹔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虎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可顧曹臧、吴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于是以太元十一年為壇于隴東，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太平①二年為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黄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為，啟主而後行。繕甲募

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大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②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人民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以上七句亦見《通典》一百五十九。初，長安之將敗也，苻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於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①即太安。　②一作星夜。

丁亥　二年，又僭立其妻毛氏為皇后，弟懿為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刺史、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為司空、梁

州牧。苻纂敗姚碩德於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寶衝攻萇汧、雍二城，尅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於汧東，為萇所敗。登次於瓦亭。萇攻彭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還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於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絶之，皆為姚萇所敗。九月，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坑戎士。姚萇掘堅屍，鞭撻無數，裸剥衣裳，附之以棘，坎土埋之。

戊子　三年，登率衆下隴，次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於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神將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邱，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没。襄赦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為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過世為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依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

己丑　四年正月，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

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於萇。登進討彭池，不尅。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尅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於安邱，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吴忠、唐匡於平涼，尅之。以尚書苻顧原為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苻登妻毛氏，毛興之女也。壯勇善騎射，登留毛氏及輜重於大界營，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猶灣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萇所執。毛有姿色，萇將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昭！"萇怒殺之。此依《御覽》四百三十九引及《晉書·列女傳》補。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賫書如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為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户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為其後繼，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於鴈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瓮、宗度詐為内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為奸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

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幾為豎子所誤。"

庚寅 五年,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强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於隴東,萇救之,不尅而退。登將軍魏揭飛攻姚當成於杏城,為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厤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絶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没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為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聲援。又與曜戰於鄭東,為曜所敗,遂①歸於萇,萇以為將軍。質走洛陽,衆皆潰散②。

①當作曜。 ②《通鑑》作質走洛陽。

辛卯 六年三月,登自雍攻萇安東①金溫於范氏堡,尅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於段氏堡,不尅,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州,次於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吴忠。七月,登進攻新安②,萇率衆救之,登乃引退。復攻安定,為萇所

敗，據路承堡。

①原作長安，一作為萇將，屠本作萇安東。　②一作新平。

壬辰　七年，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為祟。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佑，皇鑒垂矜，所在必尅，賊旅冰摧。今大皇帝之靈降災疚於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於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為右丞相。

癸巳　八年，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於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十二月，姚萇薨。

甲午　九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尅之。四月，登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軍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登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棄城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七月，興率衆攻登於馬毛，登遣子汝陰

王宗質於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於山南，為興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在位九年。子崇奔於湟中，復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謚登為高皇帝，廟號太宗。十月，崇為乾歸所逐，奔於楊定，與崇帥衆二萬攻乾歸，為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始苻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皇始元年，歲在辛亥，至登五世，是歲在甲午，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徐　嵩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絶。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爾。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黄眉之斬而育之，叨據内外，位為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一

前秦録十一

堅夫人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右，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决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宫室必空；兵動馬驚，兵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厩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及

堅死，張氏乃自殺。依《晉書·列女傳》録。

張　忠

處士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巖棲谷飲，恬静寡欲，清虚服氣，(飧)〔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虚無為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升，泰山人於今法之。以上亦散見於《初學記》五、《北堂書鈔》百六十、《御覽》五十及七百五十七。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老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顔，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没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黄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

謚曰安道先生。依《晉書·隱逸傳》録。

石　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産業。食不求美，衣必粗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暗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同上。

孟　欽

術士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讌會羣寮。酒酣，目左右將執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以上亦約見《御覽》九。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年，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於海島。依《晉書·藝術傳》録。

僧　涉

僧涉[1]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虚静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俄而龍便下鉢中，天輒大雨。以上亦約見《御覽》十一。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同上。

①一作沙公。

趙　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為堅箸作郎。後遷為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為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幾諫，無所回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調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宴羣臣於釣臺①，以祕書監朱肜為酒正。堅曰："今日之飲，當以落地②為限。"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七。祕書侍郎整以堅頗好酒，因為《酒德》之歌，乃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又歌曰："穫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四十二。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每宴羣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氐户於諸鎮，以四帥子弟三千户配長樂公丕鎮鄴，親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③？"堅笑而不納。上段亦散見堅傳。堅末年好色，寵惑鮮卑，惰於政治。整又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自本清④，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棗樹⑤，布葉垂重陰。外雖多⑥棘刺，內實有赤心。"此節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邪？"其

調戲機捷，皆此類也。整博聞强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陳，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祕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弗許。及堅死，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旦。歸命釋迦文，今來受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經精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其同遊。終於襄陽，時年六十餘矣⑦。

①一作堅與羣臣飲酒。　②二字一作極醉。　③一作當語誰。　④一作此河本是清。　⑤或作一樹。　⑥一作饒。　⑦屠本有此傳，不知何據。因内多引見於《御覽》，則《十六國春秋》本有此傳可知。且《御覽》所引，亦不見於《晉書·載記》，則《載記》或有此小傳而後脱落歟？姑録之以俟考。

王　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内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虚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以上亦散見數句於《初學記》五。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若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强。"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脱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

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傳之。又著《拾遺録》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依《晉書·藝術傳》録。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記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絶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掇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

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依《晉書·列女傳》録。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彭城令蘇道賢之女也，名蕙，字若蘭。有才學，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以贖夫罪。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録。依《晉書·列女傳》及《御覽》五百二十引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二

後燕録一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小字阿六敦。母蘭淑儀。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1]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儁，故儁弗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恆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恆相持，恆憚而不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傷前二齒。慕容儁僭即王位，因改名釆，外以慕郤釆為名，内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儁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

代常典。方今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吴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録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為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於梁楚之南。再為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屏迹。時慕容暐嗣偽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吴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吴王。”可謂親賢兼舉。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己，遂與世子令②出奔於秦。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垂至，堅大悦，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户。王猛伐洛陽，引令為參軍。將發，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為東山之别。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為信？”垂以佩刀遺之。此節依《御覽》四百七十八引補。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令信之，乃奔暐。猛表令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邱。《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悦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啟嘉會，靈命蹇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

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為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為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苻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箸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啟神機，授之於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悉心投命，奈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强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析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氐，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郤)〔卻〕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厥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譙樵

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楛蒲有神，豈虚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言於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動。請奉詔輯寧朔裔。且龍鄴舊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且世豪東夏，志不為人下。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③。恐冠軍之號，不飽其志，列地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淩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箋於長樂公丕。堅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於鄴西。垂具説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悖。子母之軍，恐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四。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

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心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内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苻暉告急，簡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内不進。夜襲飛龍，悉誅氐兵，命左右殺飛龍。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苻暉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④。鳳，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桓好宫室，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問之曰：“此第好否？”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修之，何足為好？”鳳因言曰：“今王之膳，兼列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歎賞。以上依《御覽》八百四十八引補。秦滅燕，桓阻兵遼東，為秦所殺。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以上依《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垂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内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少隙，便懷二三？

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關門距守，不與垂交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説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諭秦，奉迎反正。誣⑤上自尊，非孤心也。”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於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為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農乃詣烏桓説張驤，使趙秋説屠各畢聰及烏丸劉大等來援。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少而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依《御覽》四百七十一及五百五十五引補。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皆勸農逆擊之，農曰：“我無兵仗，彼有銳卒⑥。不如待暮，一戰而定之。”此節依《御覽》三百五十五引補。為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乃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為柱國大將軍，封弘

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太原王。鳳為建策將軍。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馳⑦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

①一作四。 ②一作全。 ③一作非慕義而來。 ④此段別本及《載記》皆略，因依《通鑑》約補。 ⑤一作無。 ⑥音甲。 ⑦一作"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三

後燕録二

慕容垂

甲申　燕元元年①。正月，朝羣寮於清陽宫。以暐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立太子寶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

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丹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堅。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敝兵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為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為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

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脱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厤運興衰，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垂墮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范陽王德擊秦杭頭，取

之。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夷夏不從燕者尚衆。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説王晏。晏降，於是民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詣鄴。垂大悦曰："卿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武王矣！"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以灌之。從之。封衡，字百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年十餘歲，見一老父荷儋於路，引歸問之。父曰："宣子一飯，箸名《春秋》。宜給宅一區、奴一口，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依《初學記》二十四引補。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慕容麟拔常山中山。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以上數節，依《通鑑》約補。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尚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驊兜以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為内

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迫之，戰於下邑，為真所敗。真遂屯於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於黄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

①晉太元九年。

乙酉　二年，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暐為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沖稱號關中，不許。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趙王屯信都，樂浪王温屯中山，召遼西王農還鄴。於是遠近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眭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張攀請討之，農不應。假邃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等當迎於道左耳。"温在中山，兵力甚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壁壘争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温擊破之。乃遣兵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宫室。此段依《通鑑》約補。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争燕輜重。垂與牢之又戰於五橋澤，晉大敗。車騎德及隆引兵要牢之於五丈橋。牢之單馬走，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此節亦見《初學記》七、《書鈔》百五十九、《御覽》七十三及《通鑑》，因

依校補。鄴中飢甚，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牟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徵還。丕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椹為軍糧，北趣中山，使農先驅。眭邃等皆來迎，上下如初。此節依《通鑑》約補。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為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為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為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没。建節將軍徐嚴叛於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敕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北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為嚴所敗。嚴乘勝入薊，掠千餘户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八①月，苻丕棄鄴，奔於并州。以魯陽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嚴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至龍城，繕修陵廟。垂以農為幽州牧，留鎮之。農法制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至者數萬。末九句依《通鑑》約補。十二月②，垂定都於中山。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温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内修宫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末九句亦依《通鑑》約補。

①原誤作三。 ②原誤作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四

後燕録三

慕容垂

丙戌　建興元年，正月，董統上言於垂曰："臣聞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依《初學記》二十七引補。羣僚勸垂正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辛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内，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子寶為皇太子。以其左長史庫傉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氏配饗太祖。詔百官議之，皆以為當然。博士劉詳、董謐以為堯母為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立别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

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此段《載記》稍略，依《通鑑》補。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苻定、苻紹等悉降。垂下書封紹等為侯，以酬秦王之惠，且擬三恪。末四句依《御覽》一百九十八引補。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没，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逼殺其母，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噲之禍，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恒）〔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此評依《通鑑》引補。

丁亥　二年，垂太子洗馬太原溫詳，奔晉為濟北太守。溫詳屯東阿，垂觀兵阿上，分兵擊之。詳奔彭城，其衆皆降。垂以太原王楷為兗州刺史，鎮之。初，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秦宦人亢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為人下者。"及燕取鄴，祚先奔入晉。晉以為河北郡守。至是來歸，垂見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效忠節。但為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思疇昔之願，未嘗不中宵忘寢！"祚亦歔欷。垂賜祚金帛，祚辭。垂曰："卿復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死？"垂曰："此

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此節略見《御覽》三百八十七，因依《通鑒》補足。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劉顯①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内潰而取之，必為後患。請與燕攻之。”珪乃遣使乞師於燕。會柔然獻馬於燕而顯掠之，垂怒，遣兵會魏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垂立其弟為烏桓王以撫其衆，徙八萬餘落於中山。翟遼復叛。

①庫仁子。

戊子　三年，翟遼遣使謝罪。垂以其反覆，斬之。遼乃自稱魏王，徙屯滑臺。上劉顯、翟遼二事，依《通鑑》約補。垂為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録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為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右光禄大夫段儀之女也。后少而婉惠，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能為庸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為庸人之婦。”鄰人聞而笑之。内黄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躊躇，以擇良配。”垂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范陽王德亦聘季妃。姊妹俱為垂、德皇后，卒如其志。依《御覽》百四十二補。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中山。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

燕主既没，内難必作，於是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此節依《通鑑》約補。

己丑 四年，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修舉，表請代還。垂乃召農還，為侍中司隸校尉，而以高陽王隆代之。農建留臺龍城，使隆録留臺尚書事。隆因農舊規，修而廣之，遼碣遂安。此節《載記》略，依《通鑑》補足。時慕容暐及諸宗室為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毁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閒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

庚寅 五年。

辛卯 六年。初，燕遣趙王麟會魏兵伐賀訥，破之。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如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至是，珪遣觚獻見於燕。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與燕絶。此節依《通鑑》約補。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

壬辰 七年，垂引師伐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

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率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液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垂遣農追擊之，盡擒其衆。此節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户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户於黎陽。

癸巳　八年，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①，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於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

①詳德傳。

甲午　九年，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於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於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於臺壁之南，農、楷分為二翼，慕容國伏千兵於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為内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户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

内，攻廩邱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於龍城之廟。

乙未 十年，魏侵逼附塞諸郡。五月，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結好久矣，閒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擊之？涉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易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魏聞寶將至，張衮言於珪曰："燕狃於屢勝，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産於河西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萬餘斛。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九月，魏進軍臨河。此段《載記》略，依《通鑑》約補。寶懼不敢濟，引師還，次於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逆，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為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言為虚，縱騎遊獵。俄而黄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以上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六。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於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鋭志。"垂從之。

丙申 十一年。三月，垂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

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①於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各皆號哭，軍中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於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俎陽，以太元二十一年夏四月薨，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偽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①通作虔。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五

後燕録四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1]，垂之第四子也。元璽元[2]年，生於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3]己。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段后元妃謂[4]垂曰："太子資[5]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6]、高陽[7]二王，陛下兒[8]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謂曰："汝欲使[9]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

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⑩？”建興十一年⑪四月，垂死。其年，寶僭即皇帝位，尊段氏為太后，大赦境内，改元為永康。

①一作枯。　②一作四。　③一作從。　④一作諫。　⑤一作姿。　⑥垂第三子農。　⑦垂之中子隆。　⑧一作嗣。　⑨二字一作“謂”。　⑩此段依别本録，而以《晉書·列女傳》補足。蓋别本不無删節也。《載記》則因已採為《列女傳》，故不録。　⑪即晉太元二十一年也。

丙申　永康元年，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甲寅，以其太尉庫傉官偉為太師，左光禄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乙丑，寶遣將軍趙王麟逼段后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能不①？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②怒曰：“汝兄弟上③逼殺母，安能④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為然。中書令睦邃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虚實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⑤。六月癸酉，魏擊廣寧太守劉亢埿，死之，徙其部曲於平城。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丁亥，遵垂遺令，校閱户口，罷諸軍營分蔭之户，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參合之敗，平視舉兵魯口以叛。諸將討之不剋。垂自擊之，渡河而走。垂引還時，視猶保高唐。寶詔高陽王隆討之。秋七月，隆遣建威將軍進等追斬視於濟北。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

口之并州。并州歲旱，民不得供其食，又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録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悦，乃訪其⑥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八月乙亥，立策母妃段氏為皇后，濮陽王策⑦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少美姿貌，而蠢弱不慧。己亥，魏大舉來伐。别遣封真等襲幽州，圍薊。九月，章武王宙奉垂及成哀段后元妃喪，葬於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伍部曲家屬還中山。魏伐并州，臨晉陽。寶遣遼西王農及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於晉陽，司馬慕容⑧嵩閉門距之。農大懼，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為魏追兵所及，餘騎盡没。農被創，單馬遁還。魏遂取并州，建臺省。寶在中山，聞魏兵將至，引羣臣於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强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之使騎入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⑨剽鋭，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强寇，且動衆心，示

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獘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悉以軍事委麟。魏使于栗磾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命拓跋儀攻鄴，王建攻信都，珪進攻中山，不剋。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此節依《通鑑》約補。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於魏。

①一作何如。　②一作元妃。　③一作尚。　④一作豈能。　⑤此段依別本録，而以《晉書·列女傳》補足。　⑥當作於。　⑦一作榮。蓋因策或寫作榮而誤。　⑧一作輿。　⑨一作往來。

丁酉　二年正月，寶聞魏攻信都，悉出珍寶及宫人募羣盜以擊之，營於滹沱水北。亦依《通鑑》補。魏使修和。寶聞魏有内難①，不許。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於曲陽柏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鋭，乃遣征北隆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兵衝之，敗績而還。此節原略，依《通鑑》補足。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汹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二月，魏軍進攻中山，屯於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②皓謀殺寶立趙王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隆曰：“涉珪雖獲小利，

然頓兵經年，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持重不決，將卒氣喪，事久變生。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忿恨。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弒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會表求赴難而無行意，遣將軍庫傉官偉、餘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偉頓龍城近百日，會不發。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偉使輕軍前行通道，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給步騎五百人。崇至漁陽，遇魏兵擊卻之，衆心稍振。會乃上道，至是達薊城。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説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3]清河王會於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傉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為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宫，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

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為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内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内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於廣都黄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貳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於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百數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為慕容詳所殺。五月，詳遂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饑，公卿餓死者數十人。九月，趙王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殺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麟復僭稱尊號。中山饑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麟退阻派水，依漸洳澤

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與魏師戰於義臺塢，大破之。麟軍敗績而奔。此節原闕，依《御覽》二百九十五、《通典》百五十六引補。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寶遣御史中丞兼鴻臚魯遂持節，授司徒范陽王德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侯牧守。

①時魏没根降燕，根兄子醜提懼誅，還國作亂。 ②一作輿。 ③一作就。

戊戌 三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悦。慕容盛切諫，以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三萬，將南伐，次於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遠役也，殺司空樂浪王温，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走。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為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為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又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尚書蘭汗殺速骨等十餘人。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還於薊城。寶欲北還。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虚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二志者，悔之無及。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鄴。鄴中遺民固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西。聞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於鉅鹿，慕容盛結豪傑於冀州，段儀、段温收部曲於内黄。衆皆響會，剋期將集，乃還龍城，次於廣都。而

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於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於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①]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年號青龍。七月，長樂公盛襲誅汗。盛即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②]。初，皝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廢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③]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④]由吴來[⑤]也。以上亦見《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五。廆終而垂以吴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①當作二。　②一作祖。　③一作槐。　④一作息。　⑤一作由晁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六

後燕録五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秦建元十年，生於長安。少沈敏，多謀略。二十年，苻堅誅慕容氏，盛潛東奔於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為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於慕容垂。行至西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僞之子孫，男女無遺云①。盛既至，垂問

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謂之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由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即偽位，建興六年，領北中郎將鎮薊，進爵為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為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及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宫内，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於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内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内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偽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厠，袒而踰牆，入於東宫，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内外恬然，士女咸悦。

①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四十九及七百四十四。

戊戌 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廟，大赦，改青龍元年為建平元年。盛謙挹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諸王貶爵為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於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謀阻兵叛盛，引軍至横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八月，暴風拔闕前七大樹。其月，步兵校尉馬勒謀反伏誅。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十月，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僭即皇帝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為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為獻哀太子。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

己亥 長樂元年，正月，朝羣臣於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①年為長樂元年。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撾箠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緑首，集於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闚闖，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

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祕書監郎敷於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以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閒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啟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吕召毛畢為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為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内，方貽

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疏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衍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得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

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盛據遼東，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内，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後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上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户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裨將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於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政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勗曰：“旱總三軍之佐，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録其忘身之功，免其邱山之罪耳。”

①當作二。

庚子　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庶民天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户於遼西。盛引見百僚於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

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

辛丑 三年，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八月，左①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輿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阻動，潛②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暗中擊盛，傷足。遂取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薨，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偽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閹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③。是歲隆安五年也。

①一作右。 ②一作夜。 ③案，末段似係讚文。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七

後燕録六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也。燕元二年，生於常山[1]。建興八年，封河閒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為高陽王隆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為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為公。長樂元年，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昌黎尹。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薨，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皇帝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大赦殊死已下，改長樂三年為光始元年，改北燕臺為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

①一作長生。

壬寅　二年。初，熙烝於丁氏，故為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於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

癸卯　三年，正月，熙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於東宮與言，問以民所①疾苦。司隸部民劉瓚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至四月，立苻貴人為昭儀。五月，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又起景雲②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六。又起逍遥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於南山，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長蛇丈餘，從樹中而出。

①一作聞。　②一作靈。

甲辰　四年，二月，昭儀苻氏卒。立其貴嬪苻氏為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偽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九月，苻后遊畋，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為狼虎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

乙巳　五年，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后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内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十月，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

丙午　六年，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俱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①，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②為鎮西大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本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

①博陵公虔、上黨公昭也。　②評孫也。

丁未　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寤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是月，為苻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静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后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四月，苻后崩。熙悲號踊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絶息，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啟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宫内，設位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按校①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淚則加罪。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八十七。高陽王慕容隆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苻氏之

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韣，中有獎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弗許。制公卿以下，至於百姓，率户營墓。弗殫府藏，周輪數里，下鑿三泉，内則圖畫尚書八座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為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輦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中衛②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三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慕容雲為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分屯四門。入宫授甲，閉門距守。中黄門趙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左右潰散。熙微服逃於林中，為人所執。送雲，數而弒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③年。雲葬之於苻氏墓徽平陵，偽謚曰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太元八④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⑤年滅。初，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謡言焉。

①一作檢。 ②一作衛中。 ③當作七。 ④當作九。 ⑤當作三。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

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宫。永康初，拜侍御史，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以疾去官。及燕之葬苻后也，馮跋詣雲，告之以大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閒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絶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四月，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建始元年為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羣臣，復其爵位。

戊辰　二年，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以慕容歸為遼東公，主燕之宗社①。

①一作祀。

己酉　三年，秋八月，太白入月中。冬十月戊辰，以上依《開元占經》十二引補校。雲臨東堂。幸臣離①班、桃②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啟，抽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弒之，立馮跋為主。跋即位，遷雲尸於東堂，偽謚為惠懿皇帝。始垂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

二十四年。雲自以無功德，而為豪傑所推，常内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①一作雜。 ②一作姚。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八

後燕録七

慕容鳳　慕容垂段后　趙秋　封衡以上原輯並闕　**王高**

魏郡王高，家貧徒有四壁。　高秦末飢亂，夫妻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磚。　高父母兄弟喪盡十有五人，飢食藜藿，寒衣草衣。以上三節，俱見《初學記》十八。

襄城公末那樓雷。《廣韻》。

遣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剋之，將盡以其人為軍實。副將鄺[1]範曰："齊四履之地，號為東秦。不遠為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無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為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也。[2]《御覽》二百七十九。

①音歷。　②案，後燕不及宋，此自係誤引。姑附於末以俟考。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九

後秦録一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長。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揚虚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内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為魏[①]征[②]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柯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産業，唯以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説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彊，虚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啟勒，以弋仲行安西

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步衆四萬，遷於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彊正而不知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迴，皆此類也。

①一作魏假。　②一作鎮。

大寧元年，梁犢敗李農於滎陽。石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①。弋仲怒不食，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問方略以破賊，而食我。我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四十八，因補足。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賊，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

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於混橋。石祇僭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祇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祇，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為參軍。其寬恕如此。石祇為劉顯所殺，弋仲乃與燕連和。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北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為苻生所敗。弋仲屍柩，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萇稱尊號，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①一作賜以御食。 ②一作江淮。

姚 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

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為嗣。弋仲以襄非適[1]，不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祇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邱縣公。弋仲薨，襄祕不發喪，率户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帥，南安斂岐為右部帥，略陽王黑郝為前部帥，强白為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為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秦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五弟為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永和九年，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啟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内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强，終為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

啟、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於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永和十年，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内史劉仕降於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沿江備守。襄將佐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永和十一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黄，為晉邊將冠軍將軍高季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永和十二年，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何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温，自江陵伐襄。温至伊水，襄徹圍拒之。戰於伊水北，為温所敗。襄奔還洛陽，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户。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温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温，温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升平元年，襄尋徙北屈②，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將軍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户。苻生遣其將苻飛龍③，拒戰。蘭敗，為飛龍所執。襄率衆西引，進據黄落。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

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與苻堅戰於三原。襄敗，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萇僭尊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①一作長。　②一作尋從北山，似誤。　③一無龍字，《載記》同。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

後秦録二

姚　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之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事①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大起吾族。"此節亦略見《御覽》六百九十。襄與李歷戰之敗於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此節亦見《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十。兄襄為苻堅所殺，萇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以萇為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衮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堅將，累有大功②。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進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

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據秦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③。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

①一作修。　②別本作堅以萇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　③屠本下有此段，不知何據。姑依補之以俟考。

甲申　白雀元年①，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叡司馬。既而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説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視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議，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内，改元，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為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為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黨刪等為帥。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沖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沖。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

李詳等數千户於敷陸，至是降於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户。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土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獘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虎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

①晉太元九年。

乙酉 二年，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為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六月，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禄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來奔。萇聞苻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將軍吴忠率騎圍之。萇自故縣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萇將求禪代，堅不許。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蓋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

丙戌 建初元年①，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虚。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騏有衆數千，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騏，萇伐騏破之。騏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追尊考弋仲為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立妻蛇氏為皇后。萇后蛇氏，南安人。依《廣韻》引補。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户於長安。以弟征

虜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秋七月，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没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户。統懼乃降。因饗將士於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俊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為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毫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為苻登所敗。語在登傳。

①晉太元十一年。

丁亥　二年，徙秦州三萬户於安定。七①月，以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大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閒，足可剋此三豎，吾事畢矣。"遂師次於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此節别本附《苻登傳》。

①一作八。

戊子　三年，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

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没，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己丑 四年，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為登所殺。萇以暹為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尅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以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於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為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有十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内。五六年閒，未為久也。主上神略内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

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誅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悦，賜誅爵關内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為鎮東將軍。

庚寅　五年，登將魏揭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於杏城。雷惡地叛應揭飛，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揭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揭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説，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揭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揭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揭飛衆大潰，斬揭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三。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甚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鬥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

馬三千匹，以寅為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儁異，棄嫌録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末)〔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寶鴦率户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曰："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給長育之。"

辛卯 六年，萇與苻登相持。鎮東苟①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知虚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果大敗之。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三。登退屯於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敕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於安定東②。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横陣，二也；温古知今，講

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

①一作荀。　②一作於長安。

壬辰　七年，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苻登驃騎將軍没奕于，率户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萇寢疾，遣鎮東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在所①。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柰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户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

①一作詣行營。

癸巳　八年，苻登與寶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闇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氐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户降於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十月，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

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宫。宫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庚子，薨於永安宫。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一

後秦録三

姚　興

姚興，字子略，萇之太①子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為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薨，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

①一作少。《載記》作長。

甲午　皇初元年①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

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為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三十二。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以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内，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七月，興自安定如涇陽，與苻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户於長安，分大營户為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强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為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强熙。熙聞興將至，率户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氐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於興。

①晉太元十九年。

乙未 二年，以叔父征虜緒為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為隴西王，弟崇為齊公，顯為常山公，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為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廟。

丙申　三年，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命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户二萬，叛乞伏乾歸降於興。興處之於成紀，拜使持節鎮四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於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為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為尚書。强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為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强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於蒲坂。以緒為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丁酉　四年，興母虵氏死。興哀毁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掎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絶。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

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於高平公没奕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蚝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遇，皆降於興。遂如陜城，進寇上洛，陷之。二月①，遣齊公崇伐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彦、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户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為之立後。武都民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户於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敕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此節亦見《御覽》百六十三。給事黄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①當作十二月。抑或係五年事。俟考。

戊戌　五年。

己亥　弘始元年，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姚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震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清江吴，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九月，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冬十月，克洛陽。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以東平公紹為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於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温、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悦，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礎、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黄世等子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

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於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阻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强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户，賜超爵關内侯，佩等進位一級。永寧伯郭撫，字仲安，金城人也。初為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虚求，搜揚俊乂，内外稱之，以擬魏之崔毛。永寧下依《御覽》二百四十引補。

庚子 二年，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抱罕，班賜王公已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也，没弈于密欲乘虚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耆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於建鄴。魏人襲没弈于。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於秦州。興見勃勃奇之，寵踰勳舊，邕因諫。詳見勃勃傳。濟南公姚邕，字子和，興之弟也。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虚，增其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御覽》五百六十四明引《姚興傳》。魏師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後魏平陽太守貳塵，八字亦見《廣韻》。入侵河東。

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於城西，榦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於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為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為務，吾焉得而辭之！"

辛丑　三年。

壬寅　四年，興立其子泓為皇太子，大赦境内，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五月，遣大將軍隴西王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吕隆於涼州。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黨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為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為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於興。使没弈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宫。先是吐蕃僕檀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暠據敦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逕蒼松，至隆姑臧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邈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一萬。隆將吕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僕檀、蒙遜、李暠等，各修表奉獻。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吕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為持久之計。隆懼。九月，奉表請降。興答報嘉美，以隆為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悦之。姚

平糧絶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没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户於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於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辨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吴楚。"興大悦，以虔之為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二

後秦録四

姚　興

癸卯　弘始五年，興立其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1]、弼[2]、洸[3]、宣[4]、諶[5]、愔[6]、璞[7]、質[8]、逵[9]、裕[10]、國兒[11]皆為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為副。拜禿髮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爺，率騎助吕隆等守姑臧。松爺至魏安，為傉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爺送於傉檀。傉檀大怒，送松爺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録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户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興性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左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難具以聞。馮翊相雲[12]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不能改也。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三十一。晉

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荆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於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吕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吕隆懼禿髮傉檀之逼，表請内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詰、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於長安。沮渠蒙遜遣弟挐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

①上庸。 ②廣平。 ③陳留。 ④長樂。 ⑤博陵。 ⑥南陽。 ⑦平原。 ⑧苑陽。 ⑨清河。 ⑩隴西。 ⑪章武。 ⑫一作靈，《廣韻》亦引作雲。

甲辰 六年，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亡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别室。至是，恭靖亦踰牆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敏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於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敏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敏成，從子斌距壽都。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於興。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

乙巳 七年，正月，興如逍遥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

鳩摩羅什演説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恒、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宫。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於興。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絶。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阿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為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

丙午　八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黁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

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内。及碩德歸於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於己，乃署傉檀為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衝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傉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頭。如所傳實者，是為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户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獵狁？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建河西，隔絶諸戎，以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化流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獵狁；忠誠華族，棄之荒裔？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遣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復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至姑臧，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逼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吕氏宫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别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罹傾覆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絶而莫扇；吕數將終，梟鴞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①。輕身率下，恭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

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戈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燿；若秋霜隕（籜）〔蘗〕，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於今。出車之命莫逮，萋菲之責惟深。以取吕氏宫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為南臺所禁。天鑒玄鏡，甄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為？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者，正關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悲憤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泣血。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偽政，絶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悦，謂其黄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吕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

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為多。琅琳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悦，赦尚之罪，以為尚書。時乞伏乾歸來朝，其鎮州地震生毛。此依《御覽》八百八十引補。

①一作"際"。

丁未 九年，晉義熙二①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吕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漊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於晉。興以太子泓録尚書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稱蕃，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湧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

①今作"三"。

戊申 十年，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没弈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拔珪送馬千匹，求婚於興，興許之。以魏别立后，遂絶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貢馬千匹。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①。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弊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

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僞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僞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僞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為勃勃所擒。

①此句別本作十一年事。

己酉　十一年，興遣平北姚沖、征虜狄伯支、輔國歛曼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沖次於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鴆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涼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稱藩，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絶人，猶欲隱忍容之。歛成泣謂興曰："沖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寢不安席。願早為之所！"興曰："沖何能為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脩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為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為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歛曼嵬、鎮軍彭白狼

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鬼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為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脱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鬼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氐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荆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遍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荆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税。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富豪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嘉焉。"於是進位二等。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庚戌　十二年，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元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户避勃勃内徙。興處佛於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涯堡，破之，遂趣清水。洛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三

後秦録五

姚　興

辛亥　弘始十三年。初，天水人姜紀，吕氏之叛臣，阿諂奸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虚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宫，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僞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户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奸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恆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焕。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焕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

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内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盤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為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闚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吴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令吴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悦。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為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

壬子　十四年，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有司，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非也①。朕當考躬省己，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宜悉冠履復位。”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仇池公楊盛叛擾祈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為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鶩峽，鎮西秦州刺史

姚嵩入羊頭峽，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爺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爺之言，興善之。乾歸為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羣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勃所執，絶亢而死。

①二字一作甚無謂也。

癸丑　十五年，興立昭儀齊氏為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夏四月，太尉索稚以隴西降西秦熾磐。索稚，字孟則，燉煌人。好學博聞，姚萇甚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稚之文也。後為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素績允釐。剖符作宰，實獲我心。"依《御覽》二百六十一引補。興以姚顯為太尉，尋卒。太尉文成公姚

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文武兼才。為令録十餘年，無粗政。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虚傳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静處，與賢士談論政事依《御覽》四百七十五引補。

甲寅　十六年，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為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為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户於鄭城。弼寵愛日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沖為給事黄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心。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五月，興寢疾於内，妖賊李弘反於貳原。貳原氐仇常起兵應弘。興興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户於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以兵屯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尚書令廣平公弼潛謀為亂，招

集數千人被甲持兵，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歛曼嵬，並典禁兵，宿衛於内。姚裕遣使告姚懿於蒲坂，並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宫。正是孤狗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狗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為，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諶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損①，升前殿朝其羣臣，百官咸會。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交惡不穆。含恥胡顔，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蘭鬬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於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脩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悦，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諶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

"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拒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為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為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賢，為之畫足。釁成逆箸，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絶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虚襟引士，樹黨東宫。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為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為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己招求，翼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箸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吴，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悦。

①一作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四

後秦録六

姚　興

乙卯　弘始十七年，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都、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己，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於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都至於南陽。司馬休之等為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於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

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為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於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①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為荆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為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脱如所記，留之適足為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黄金等，起義兵以犄宦。宦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十二月，興藥動②。廣平公弼告病③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搆造是非。仰慚天日。陛下若以臣為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為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和平，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

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脩仁虛己,以答天譴。"興納之。

①一作苛。 ②一作疾重。 ③一作稱疾。

丙辰 十八年,正旦,興朝羣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嘗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二月①,興因疾甚,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沖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沖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録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内外。遣斂曼嵬收廣平公弼第中甲杖,内②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偽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③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高④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時侍疾於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入⑤,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

衆駭擾。和都勒東宫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於驪山。愔黨吕降奔雍，尹沖等奔於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内寢，受遺輔政。丁未，薨於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⑥。在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①原作十二月，十字疑衍。　②一作還。　③一作弼黨。　④一作嵬。　⑤一作進。　⑥一或作三。

尹　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産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為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秦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秦①將滅，心喜甚踴躍，向天再拜。此五句亦見《御覽》四百六十七。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譏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説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學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

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為不知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悦。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①一作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五

後秦録七

姚　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1]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黄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嘗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2]。興之如平涼也，留泓總後事。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宫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

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奸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色。姚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

①一作大。 ②此節亦見《初學記》十七。

丙辰 永和元年,興既薨,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為永和元年。廬於諮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寮,增位一級。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黨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户於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於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説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虚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户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

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摽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姚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弘送於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於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川①。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於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天命也，安所逃乎？"不聽，遂及於難。識者以為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②。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剋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户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户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為儼所殺。鎮西姚諶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

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於馬鞍坂。勃勃兵敗走。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為渴所敗。姚諶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歛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於陳倉。倦奔於散關。勃勃遣兄子隄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蛇玄距卻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將③伐泓，次於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邱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晉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晉師之至也，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户内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能為也④！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鄜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國家。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内則不豫朝權。

安定人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晉師至成皋。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陜津，為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説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戰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吴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成皋、滎陽、武牢諸城悉皆降於道濟，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於柏谷，以衆寡而敗，被創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於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出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没，遂留屯不進。泓母弟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而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陜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虚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己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於母弟之

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吴寇内侵，四州傾没，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吴寇。如其逆舋已成，違距詔敕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為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為蛇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户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户，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於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

①一作州。 ②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山崩舍壞一引作秦州地陷裂，巖嶺崩墜，人舍壞。 ③一作軍。 ④一作無深害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六

後秦録八

姚　泓

丁巳　永和二年。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户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説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虚。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鄜城。鎮西姚諶為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見内外離叛，晉師漸逼，歲旦朝羣臣於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於澧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為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

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河，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為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乃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録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因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晉師於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説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

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險，絶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南，為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泓遣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於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徑據閿鄉，以絶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没，裕計自阻。"諸將咸以為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為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鋭朱達等，銜枚夜襲鸞營。鸞衆潰，鸞戰死之，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七。姚讚屯於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為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諶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為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帥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欲絶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

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為沈林子所敗。洽戰死，衆皆没焉。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拓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内，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為泓聲援。七月，劉裕次於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為田子所敗。泓退次於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於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於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輞關向河内，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為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於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於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之。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宫中，姚洸屯於澧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户入長安，將軍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灞東，泓軍於逍遥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於渭橋，丕為晉所敗。泓自逍遥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宫。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河間公裕等數

百騎出奔於石橋。大將軍東平公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①擊地，攘袂大哭。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②衆奔裕。讚夜率諸軍赴難，將會泓於石橋。晉師已圍諸③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與河閒公裕等謀欲詣裕請降。其子彭城公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宫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晉。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於裕。裕盡殺之，餘宗遷於江南。九月，裕至長安，送泓於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燋死焉。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於是歲，歲在丙辰④，凡三十有三歲。

①一作戈。　②一作率。　③一作青。　④丙辰當作丁巳，原誤推上一年。《載記》作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七

後秦録九

斂 憲

輔國將軍斂憲。《廣韻》。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

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説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方，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説，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吕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帛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麐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為麐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

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義誑詐，告資曰："義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義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吕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吕光父子既不能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遥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宫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欲著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鄣，須婦人。"興乃召宫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别立

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邱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此依《晉書·藝術傳》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八

南燕録一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皝每對官人言："婦人妊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其臍中①，獨喜而不言。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八。晉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此亦見《御覽》三百六十一。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元璽初，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為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太史令黄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

見殿下昇天耳。"此節依《御覽》七百三十引補。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吴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效。後苻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伐晉，以兵臨江。垂請德為副，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吴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德乃隨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封復范陽王。建興元年，為司隸校尉，居中鎮衛，參斷政事。八年，拜司徒。於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横，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薨，敕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寶既嗣位，以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

拓拔章②攻鄴，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費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諄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内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於薊③。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謡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來奔，因説德曰："中山既没，魏必乘勝來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師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

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内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以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

①入一作在。　②《後燕》章作儀。　③一作及寶失中山奔龍城。

戊戌　燕元年①，正月，德率户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於滑臺。及黎陽，遇風船没。魏軍垂至，三軍危懼，議欲退保據黎陽。昏日流澌冰合，是夜渡黎陽津。濟師訖，冰亦尋消。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鄴令韓軌言於德曰："昔光武渡呼沱，冰澌自合。今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所扶，徵兆已見。"德乃大悦，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此節依《御覽》六十八及七十一引校補。及德入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願仰承俯順，以安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今假順來議，且依燕元故事稱元年，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為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己瑞，及此潛謀為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段速骨作逆於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

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黄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横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虚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見採樵者，知德攝位稱帝，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閻邱羨、寧朔將軍鄧啟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

①晉隆安二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九

南燕録二

慕容德

己亥　二年。初，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所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至是復叛，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撫軍魯陽王和守滑臺。德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師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内，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蓄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

出。三軍慶悅。德初議所都，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强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吴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户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險峻，足為王者[1]之都。宜遣辯士馳説於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鋭，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内也。"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遣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山栖絶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即朗之檀越。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虚危。而虚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祕不敢言。德大悦，從之。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次薛城。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

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諭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啟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絶漢。斯蓋厤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絶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吴越，割剥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邱，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争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脱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人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奔於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

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宏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八月,德遂入廣固。

①一作帝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

南燕録三

慕容德

庚子　建平元年①，德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元年。又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為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設行廟於宫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妥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於是叙賞有差。以其妻段氏為皇后。建立學宫②，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褒德任賢，新舊咸悦。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匠張剛為材官將軍尚方令。時王瓚得古銅鐘四枚於山穴，獻之，列於太極前殿。賜瓚爵關内侯。此節依《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類補。

①晉隆安四年。　②一作官。

辛丑　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因讌其羣臣於延賢堂。酒酣，德笑謂羣臣曰："朕雖寡薄，

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疑以賜多辭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戲[1]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似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①一亦作調。

壬寅 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邱，望見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1]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三月[2]，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譙庶老於申池。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邱陵賢哲故事。謨歷對詳辨，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鹽官

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①一作近。　②三疑作四。

癸卯　建平四年，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黄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宫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宫，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諄上疏曰："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為豺狼之藪，揚越為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為邱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於營邱，難以經措於秦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虚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為雪恥討寇之資，退為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為姦宄，損風毁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悦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户五萬八千。諄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

策試。既而饗讌，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心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置署公卿，號其父固為太上皇，兄林為征東將軍，弟秦為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將刑焉，市人皆罵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或問其父及兄弟今並何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惟朕一身，雖獨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1]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如何臨死，猶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始仰視曰："朕當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殺？"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一。天鳴[2]。是年，桓玄廢其主自立，稱大楚。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四引補。先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3]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

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户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彊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為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絶，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

①一作止。　②引作南燕六年，蓋以建平四年，并上燕元二年而計也。　③一作諱。

甲辰　五年，二月，夜地震。在栖之雞，皆驚擾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

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桓玄篡晉，昇太極殿，殿無故陷。旬月，宋高祖殺之。此節依《御覽》八百八十引補。德聞桓玄敗，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

乙巳　六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初，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夜夢其父戹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震起，百寮驚越。德亦不安，還宮。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①，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託以汝，死無所恨。"數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曰："今日召董中書造詔立超？"開目頷之。是夕，薨於顯安宮。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瘞山谷，竟莫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在位五年，偽謚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①當作日。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一

南燕録四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於張掖。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德之諸子皆誅之。公孫太妃以耄不合刑，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妊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没，相見理絶。若天下太平，汝脱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吕光。及吕隆降於姚興，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祐人。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其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録，

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六字亦見《廣韻》。西至長安，賣術於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德遣使迎之，超乃內斷於心，不告母妻。辭母詣霸上，乃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廣固，呈以金刀，具①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為嗣，故為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十一月，立為太子。及德死，己未，以義熙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建平六年為太上元年。尊德妻段氏為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鞠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禄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説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黄犬之皮，恐當終補裘狐

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

①一作且。

丙午　二年。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還，謂南海王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上七句亦見《御覽》八百四。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先是超即位，太后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數遣黃門令年裳語吾云：‘帝非太后所生。如依故事，宜勒兵廢帝，立鍾為主。’”超命執嵩斬之。嵩請與其母別，超曰：“汝尚知有母，何意間人之親？”五車裂之。依《御覽》六百四十五補。西中郎將封融奔於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於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於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於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諄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為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

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吕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箸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

丁未 三年。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吴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吴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吴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

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悦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於秦。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非當專以孝敬為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父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稱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吴晉争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為範設舊交之禮，甲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邇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閒逞説。姚興大悦，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於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虚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還聘，贈以千金。超復遣其右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聘秦，送太樂伎

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悦，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黄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始，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成功。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人，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元馳先反命。超大悦，遣征虜公孫五樓率騎三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宫，迎於馬耳關。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二

南燕録五

慕容超

戊申　太上四年[1]。正月，大赦，追尊其父北海穆王為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居長樂宫，妻呼延氏為皇后。祀南郊，柴燎煨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私謂於中書侍郎王景暉曰："煙者國之種。今火旺煙滅，國其亡乎[2]？"此節依《開元占經》一百引補。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邱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宫羽儀皆壞裂。上四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及八百七十九。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濉水不冰。高麗使至，獻千里十人千里馬一匹。兖州民王蒲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一匹，髭鬚去地九寸。拜蒲長水校尉廩邱公。此節依《御覽》八百

九十五引補。

①晉義熙三年。今作四。 ②案,《占經》引作太上五年,五字疑誤。

己酉 太上五年,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没,戡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為冠軍常山公,叔父頹為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内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二月,晉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晉師渡淮。超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吴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鋭,不可争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鋭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山而南,絶其糧道。别敕段暉率兖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

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師殷盛，户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畜鋭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大將軍賀賴盧八字亦見《廣韻》。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聞晉軍之盛，懼，自率衆四萬距戰，就暉等於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原。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原，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鋭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内人民，入保小城。晉攻陷大城，長圍列守。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赦慕容鎮，進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

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内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内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争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宫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為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連横，勢成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薄乞師於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為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為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遺裕書，請為藩臣，以大峴為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於裕，説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絶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强，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强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虚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

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獘)〔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强。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其弟諄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此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廣固城門鬼夜哭。

庚戌　太上六年。正月，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謨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鋭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説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悦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厤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為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能奮劍決死，不能銜璧而生！"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十

一月，尚書悦壽遂開門以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奔，為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强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①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口為軍賞。始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一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②。

①裕忿已下，因下文據《通鑑》補足。 ②別本作始德建平元年，歲在己亥，僭號居齊。至為劉裕所滅，歲在己酉，凡一十一年。校《載記》推上一年，原誤。見鴻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三

南燕録六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語清辯。至於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於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①。

①小傳見《載記》。

封　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脩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暐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内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

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於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於世①。

①小傳見《載記》。

王　鸞

濟南尹王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蹬)〔鐙〕。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一進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能飽。且才貌不凡，堪為貴人。可以大縣試之。"於是拜逢陵長。政理修明，大收民舉。《御覽》八百四十八。

泠　平

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臨淄人泠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十六。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為人所譖

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偽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絶良久。依《晉書·列女傳》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四

夏 録 一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朔方人。匈奴左①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劉虎，前趙劉聰嘉平中，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父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後趙石季龍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内。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姚萇拜辰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後魏師來伐，辰遣其子右地代②率騎二萬，拒戰河東，為魏所敗。魏人遂乘勝濟河，攻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辰第三子，乃奔於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

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没奕于。奕于妻之以女。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没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屬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於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高平公没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①一作右。　②一作力侯提。

丁未　龍昇元年①，自稱天王大單于。大赦其境内，改弘始十年②為龍昇元年，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大兄右地代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侯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鞬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于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内，南取

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族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大破之，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四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資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一十四。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口，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陵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此八句亦見《御覽》三百一十四。大破傉檀於百井，追奔八十餘里，殺衆數萬。斬其大將十餘人，

以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七十七及三百十四。還於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於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

①晉義熙三年。原作二。　②當作九。

戊申　二年，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

己酉　三年，勃勃乃率騎二萬人高岡，及於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户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偽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二。興將軍王奚仲，聚羌胡三千餘户於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勃勃乃羈縻圍之，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為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三十二。而三百八十六及二百三十二引作《後秦録》。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於黄石岡，彌姐豪地於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庚戌　四年，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為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於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為

軍賞，拜廣都為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於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於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

辛亥 五年，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弈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壬子 六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興將楊佛嵩戰於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三萬匹。進攻姚興將黨智隆於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禄勳，徙其三千餘户於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為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為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啟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

癸丑 鳳翔元年，大赦其境内，改龍昇七年為鳳翔元年。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句亦見《廣韻》。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渠之南，營起都城。勃勃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以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立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都城可以'統萬'為名。"此節詳見《御覽》一百九十二及百六十四。阿利性尤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

精鋭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鐶，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皆以黄金飾之，列於宫殿之前。此節《廣川書跋》引作崔鴻《十六國書》。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恥為之，而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五月，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甚。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奴氏，音殊中國。故後從母氏為劉氏。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六十二。

甲寅　二年，立①梁氏為王后，立子璄為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

①一作夫人。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五

夏 録 二

赫連勃勃

乙卯 鳳翔三年，攻姚興將姚逵於杏城。二旬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為長蛇之墟，秦隴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為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吴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願。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

丙辰　四年，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為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於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户五萬據安定，降於勃勃。以儼為侍中，韜為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諶於雍城。諶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絶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十二月，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悦，遂圖進取之計。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代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

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絶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閒，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太子瑨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

丁巳 五年，瑨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瑨擊敗之，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於城中，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瑨夜襲長安，不剋。八月，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絶。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於長安。瑨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為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於長安。

戊午 昌武元年，正月，羣臣乃勸進勃勃稱皇帝。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

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三月，築壇於灞上，僭即皇帝位。大赦其境内，改鳳翔六年為昌武元年。

己未　真興元年，遣其將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奔於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於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思至而恭懼逭禍①，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柰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我何處②？"遂殺之。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二。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能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冬十月，以太子璲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十一月，勃勃田於三交，至緑蓮池而還。二句依《初學記》八引補。統萬所建宫殿苑囿大成，遂大赦其境内，改昌武二年為真興元年。乃刻石都南，頌紀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啟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絶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

純曜未渝，慶綿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絪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蹔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以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支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於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偽秦以三世之資，喪魄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閒，道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啟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為獨守之形，險絶之狀，固已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效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乙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

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閬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為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恆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槐，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翼，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啟矣，而五時之座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温宫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隨珠，綵以金鏡。雖曦望互升於表，而終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内無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為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宫有侐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啟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内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

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閱，飛軒雲垂。温室嵯峨，層城參差。楹雕虬虎，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箸，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此四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①二字一作過禮。 ②一作置吾何地。

庚申 二年，四月，追尊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為桓文皇太后。祖豹子曰宣皇帝。曾祖虎曰景皇帝。高祖訓兒曰元皇帝。勃勃凶殘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矛①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戮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二。五月，雨魚於統萬。

①一作弓。

辛酉 三年，十月①，起沖天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此二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①原作二年十月。

壬戌 四年。

癸亥 五年。

甲子 六年，勃勃將廢太子璲為秦王，以酒泉公倫為太子。璲聞將廢己，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平城，為璲所敗。倫死之。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璲，率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悦，立昌為太子。

乙丑　七年，六月，太廟基陷。此節依《御覽》百八十引補。七月，勃勃寢疾甚，輦昇永和殿，召羣臣屬以後事。八月，二字亦見《御覽》八百八十。薨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六

夏 録 三

赫 連 昌

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薨，赫連昌發二百里内民二萬五千人鑿嘉平陵，七千人繕清廟於契吴。初，昌父勃勃北遊契吴，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廟焉。葬勃勃於城西十五里。起行宫，模寫統萬宫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殺駿馬四十匹。此段依《御覽》五百五十五引補。勃勃葬，即位於永安臺。大赦，改真興七年為承光元年。

丙寅 二年，七月，杏城劉睹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羣臣咸賀，以為石者沈而浮，隱者出。逆流而行，荆吴入朝之象。昌[1]大悦。此段亦見《北堂書鈔》。十月，魏乘虚來伐。

①原引作勃。

丁卯　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為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内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户於安定以都之。

戊辰　四年①，二月，魏軍至安定，攻城。三月，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鵝青追擒之，送於魏②。魏封昌秦王，尚始平公主，為魏所殺。

①宋元嘉五年。②上二節，《通鑑考異》引《十六國春秋鈔》亦與此同，明云與《魏書》紀傳言安頡擒昌不同，而屠本偏捨此而録《魏書》，何哉？

赫連定

赫連定，勃勃第五子。鳳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率衆赴安定，進封平原王大將軍，領司徒。昌為魏所擒，定遂率遺衆數萬，據平原，僭稱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為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璝為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

己巳　二年，十月，畋於陰磐。定登苛①藍山而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王季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定傍，令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大不善！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①《初學記》八引作子可二字。

庚午　三年，九月，魏師來襲。十月，兗安定，進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萬户，西奔上邽。

辛未　四年①，河南王慕璝因戎狄之衆，東面以爭天

下。瑳②遣益州刺史没利延、寧州刺史拾虎率騎三萬來伐，執定以歸。此節亦見《通鑑考異》。吐谷渾拾虎③者，拾虔之弟也。年數歲，猶大啼哭。母氏念憂其不惠，父樹洛干曰："此兒吾家驪肩馴駒。伯樂尚不能目之，而況庸人哉？終成吾門户者，必在此子。"年六七歲，而器識不恆。或謂之神童。此段依《御覽》三百八十四引補。遂送定於魏。勃勃初號龍昇元年，歲在丁未。至是歲在辛未，二十五載也④。

①宋元嘉八年。 ②原作魏。③原作寅，因唐諱改。 ④《載記》作"自勃勃至定，二十有六載而亡"。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七

前涼録一

張　軌

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祖烈，魏外黄令。父温，為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明敏，好學明經，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1]友善，隱於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親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為之美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椽)〔掾〕。拜太子[2]舍人。與京兆杜預善，以所注《易》遺之。太康中，為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乃投筴喜曰："霸者之兆也！"乃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横。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

桑，拔賢才。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宋配③，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④西平太守。依《御覽》三百七十八引補。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户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吴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椽）〔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永興二年，惠帝遣加⑤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户。光熙元年，惠帝崩。遣長史北宫純、司馬纂、別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破姑臧。姑臧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⑥。永嘉元年，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内侮。吾

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未幾，瑗為亂兵所殺。氾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珉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俸。然氾瑗腹有逆毛，當兵死無後。"依《御覽》七百三十引補。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悦，遣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二年，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横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西平郡公。不受。永嘉四年，十一月，黄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十餘丈。張掖臨松山有石如張掖字⑦。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⑧方安萬年⑨。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五年，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軌别駕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内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

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珧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議，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10]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尋以子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諭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箸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户，輔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内殊死已下。命寔帥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之，戰於黄坂。寔詭道出浩亹，戰於破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

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禄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饑置。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宫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都。及劉曜攻陷長安⑪，遷晉帝於平陽，斐等皆没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是年，枹罕令嚴羌妾産一龍一鶯。鶯尋飛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大樹，經夜還立。此節依《御覽》九引補。六年，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構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珧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金城太守胡勖叛，軌遣都護宗敭、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勖果請降。軌宥之。此節依《御覽》九百三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九引補。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興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

儒等，劫前福禄令麴恪為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陝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邱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絶其根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絶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進位司空。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獘)〔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時西胡致金胡餅，皆拂蒜⑫作奇狀，並人高二枚。此節依《御覽》七百五十八引補。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二年，帝遣大鴻臚辛攀，進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鎧⑬，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間為之語曰："五⑭龍一門，金友玉昆。"攀年七歲，隨父鎧在京師。北地程曉，鎧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犊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衆賓大奇異之。此依《御覽》三百八十四，及四百九十五、八百四引補。軌又固辭。以軌年

老多疾，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在州十三年。五月，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為世子。己丑⑮，薨於正寢，年六十。葬建陵，三字亦見《通鑑考異》。册贈侍中太尉，謚武穆公。張祚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①字士安。　②二字一作宫守。　③一作醜。　④當作時為。　⑤一作拜。　⑥今之甘州。　⑦七字一作石有金馬四字。　⑧一作四。　⑨此節亦見《御覽》五十，引作晉元嘉元年。　⑩一作為。　⑪二字當作京都。　⑫力禁切。　⑬一作爽，一作"奭"。　⑭一作三。　⑮二字亦見《通鑑考異》，《帝紀》作壬辰。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八

前涼録二

張　寔

張寔，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初元年①，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禄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二年，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建興元年，長史張璽、氾禕等表寔嗣位。氾禕，字休臧，燉煌人。為福禄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禕，休祖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以印繫肘，出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從事。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遷居延令，仕寔為左長史。依《御覽》四百二十八引補。十月，愍帝遣使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箸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鋭卒，萬里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虚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

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偁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①“元”字恐誤。

乙亥　張寔元年①，蘭池長趙奭②上言：“軍士張冰，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鈕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羣寮上賀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師。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八十二。

①建興三年。　②一作嬰。

丙子　二年①，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恆内斷聖心，則羣寮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於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十一月，帝將降於劉曜，下詔於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沖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

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為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没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宫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斬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侍中司空涼州牧，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縣。朕已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黄門侍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

①建興四年。

丁丑 三年①，史淑等至姑臧。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邱，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户受重恩，自當闔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老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没，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子、賈騫、隴西太守吴紹各統郡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

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敕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没，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賈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惟公命是從。”乃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噪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

①元建武元年。寔猶稱建興五年。

戊寅　四年①，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為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於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改也。

①元太興元年，寔猶稱建興六年。

己卯 五年①，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為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祁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冒覆下川，忽如見掩，坂上草木存焉。此節依《御覽》八百八十引補。

①太興二年。

庚辰 六年，會保為劉曜所逼，遷於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六月，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眩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王。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皆懷刃入内，斬寔於外寢。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晉元帝册贈寔大司馬涼州牧。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公。張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子駿年幼，母弟茂攝事，以寔子幼嗣茂。

張 茂

張茂，字成遜，寔之母弟。虚靖好學，不以勢利嬰心。

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為給事黄門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為侍中，以父老疾固辭。四年，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寔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沖幼，宜立長君。州人乃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其境内。九月，立寔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世子。

辛巳　茂永元元年①，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魯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嚴以魯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①太興四年。

壬午　二年①。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②。

①永昌元年。　②《載記》類載在後，姑依屠本附於此。

癸未　三年①，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監於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

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内，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内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為明公率獘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悦，以珍為平虜護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稱藩於曜。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吴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懲既往之事。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謡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州。時辛晏叛，辛（憑）〔馮〕勸茂討之。前燉煌太守辛馮，隴西人也。唯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辛晏反叛，為晏所執。馮勸茂討晏，茂曰：“髦

在彼，如何？”馮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純臣。”賜爵關内侯。此節依《御覽》四百十八引補。

①明太寧元年。

甲申　四年①，正月，黄霧四塞。十字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五月，茂寢疾。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絶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薨於正寢，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茂無子，駿嗣位。

①太寧二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九

前涼録三

張駿

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嘉麥一莖九穗，生於姑臧。此節依《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補。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黄門侍郎史淑在姑臧。茂之四年，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大赦其境内，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宫。劉曜又使人拜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讌羣寮於閑豫堂，命寶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没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恥乎？"駿納之。遣參

軍王騭聘於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邱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時太寧二[1]年，猶稱建興十二年。

①原誤元。

乙酉　駿太元元年[1]，正月，駿親耕藉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絶。宜因龍興改號，以章休徵。"不從。駿之立也，姑臧謡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辛晏降而復收河南之地。

①太寧三年。

丙戌　二年[1]，九月，雨冰，狀若絲纊，皆著草。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駿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二千餘家於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2]。

①明咸和元年。　②此節并下節，《載記》附下初戊己校尉之上。以及下三四事，類載於後。今姑依前後分附，以便觀覽。

丁亥　三年[1]，夏五月，駿聞劉曜軍為後趙石勒所敗，乃去曜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西伐駿之武威枹罕，

護軍辛晏告急②。駿遣將辛巖、韓璞東距劉胤，屯於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弊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悦，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為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戰於臨洮，大為曜軍所敗，璞軍遂潰。璞等退走③，死者三④萬餘人。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三十二、《通典》百六十。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張朗、辛晏降曜。駿遂失河南之地。

①咸和二年。 ②句依後補。 ③四句依後校補。 ④一作二。

戊子 四年，赦其境内。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虚。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險阻，路遥為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内資虚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

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悦。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軻没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内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十二月，劉曜為勒所擒。

己丑　五年，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

庚寅　六年，春，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鐘鼓之聲。此二句見《御覽》十四。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右門侯和澠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甘松山東北有西王母撝蒲山，大有神驗，江水出焉。上四句依《御覽》五十引補。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强，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

辛卯　七年，駿境内嘗大饑，穀價踴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貸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莅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

壬辰　八年，羣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此言者，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稱之為王。羣寮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

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繈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為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乃立子重華為世子。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

前涼録四

張　駿

癸巳　駿九年[1]。先是駿遣傅顓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悦。雄又有憾於南氐楊初，淳因説曰："南氐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宫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矣。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

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初，建興中，燉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是年，雨五稼穀於武威燉煌，種之皆生，因名天麥。依《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補。

①咸和八年。

甲午　駿十年①，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往來不絶。張駿讌羣寮於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②，衆咸以為宜。參軍黄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親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黄君，吾不聞過矣！黄君可謂忠之至也。"此段亦見《初學記》十八、《書鈔》百、《御覽》四百五十四。於坐擢為燉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内漸平。

①咸和九年。　②一作罰。　③一作生。

乙未　駿十一年①，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宣以其部將張植為前鋒。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植乃剪髮肉袒，徒跣升壇，慟泣請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植殺所乘馬祭天而去。依《御覽》十一引補。於是西域並降。

①咸康元年。

丙申　駿十二年，鄯善王元孟，獻女姝①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强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

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刑政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空文徒設。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荊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龍所獲，不達。

①一作殊。

丁酉　駿十三年，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為縣令。

戊戌　駿十四年①，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寮極言得失。

①咸康四年。

己亥　駿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閣内外事付索綏，以箸《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庚子　駿十六年①。

①咸康六年。

辛丑　駿十七年，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有夜怪，室如晝，曉起視西北間，有光明照地①。

①此節見《御覽》八百七十四，作張駿時晉建興十七年。知原作駿十七年，而為後人所改。

壬寅　駿十八年①。

①咸康八年。

癸卯　駿十九年①，田於建西，踰玉石縣。九月，改玉石縣為金澤縣。

①建元元年。

甲辰　駿二十年①，武威姑臧民曰白興，以女為妾。其妻妬之。興怒，以妻為婢，為女給使。郡縣以聞。張駿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為怪乎？"於姑臧市轘殺之。是月，沈陰昏暝，霧霾四塞。此節見《御覽》六百四十五。

①建元二年。

乙巳 駿二十一年①，以世子重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在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室②，珠璣鏤飾，煥若神宮以上數句亦見《御覽》三十八。。禹貢崑崙在臨羌③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

①穆永和元年。 ②二字一作王母堂。③一作江。

丙午 駿二十二年①，五月，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以上數句亦見《御覽》三十八。六月，薨於正德前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晉穆帝遣策贈大司馬，謚曰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①永和二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一

前涼録五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沈毅少言。駿薨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右長史任處上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其境内。尊其母嚴氏為太王太后，居永訓宫。所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永壽宫。輕賦斂，除關税，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秋伐武威金城，太守張沖告急。張植為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率騎救沖，聞城陷乃還。依《御覽》十一引補。沖降於秋。張沖，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為之謡曰："推財不疑張長思。"依《御覽》四百七十七引補。金城令車濟死之。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

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依《晉書·忠義傳》録。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内，使其征南將軍裴恆禦之。恒壁於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毓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彊，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帥。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吕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黄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悦，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五。重華封艾為福禄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為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戍都尉宋矩。宋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此亦見《御覽》四百十八引補。是月，有司議遣

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公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丁未　永樂元年[1]，麻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2]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内。城中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二十六。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狥，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鋭。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輜車，寇白幡，鳴鼓而行。秋遥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

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又遣將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追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四。重華論功，以謝艾為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禄縣伯，邑五千户，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為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艾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

①晉永和三年建元永樂。 ②一作抛。

戊申 永樂二年，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之庶政。自頃内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虚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内，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棋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隍〔遑〕，

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衡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彌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悦，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

己酉　永樂三年①，九月，晉遣使者侍御史俞歸，拜重華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假節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寮上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

①永和五年。

庚戌　永樂四年，重華好與羣小游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從事①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虚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王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②。

①一作徵士。　②此段《載記》在後，依屠本移此。

辛亥　永樂五年①，重華讌羣寮於閑預庭，講論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為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亓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②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有四皓冢，為不還山也。”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

為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①永和七年。 ②一作刖。

壬子 永樂六年，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没。重華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步騎七萬，遥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虎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為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吴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勳絶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為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

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後將受詔，未及而卒。

癸丑　永樂七年①，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策拜子靈曜為世子。大赦境内。十一月，薨於平章殿。年二十七②，在位十一③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張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世祖。子靈曜④嗣。

①永和九年。　②七當作四。　③十一當作八。　④一作“耀靈”。

張靈曜

靈曜，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内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為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靈曜沖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靈曜為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靈曜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二

前涼録六

張　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議以靈曜沖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曜為寧涼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内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

甲寅　和平元年①，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即王位②於謙光殿。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絶。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沖遜讓，四十年於兹矣。今中原喪亂，

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祇〕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為武王，祖實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明王。立妻叱千③氏為王④后，子泰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寧侯⑤，子庭堅為建康侯⑥，重華少子玄靖⑦為涼武侯。二月，郊祀天地。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天晦，黑風冥闇。此句見《御覽》八百七十七，依以補。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西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也。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為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靬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

之。擢奔於苻健。

①永和十年。 ②一作僭稱帝位。 ③二字一作辛。 ④一作皇。 ⑤一作王。 ⑥原作王。 ⑦一作靚。

乙卯 二年①,其國中五月雨雪,霜降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其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上書諫言:"軍不可行,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②矣!"祚大怒,以鸞為妖言沮衆,斬之以上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八。以狥,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為瓘所殺。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為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强弱,矢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為治也。"此見《御覽》七百四十四引。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蹯之。祚衆震懼。征東張瓘遣兵傳檄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曜。八月,祚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晉,聚衆至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大懼,遣陽秋胡將靈曜於東苑,拉③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九月,宋混次於武始大澤,為靈曜發哀。閏月,混至姑臧。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與嚴展、吴綽升飛鸞觀④。

張琚、張嵩殺祚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内混。領軍趙長開宫門以應琚。征虜趙長、校尉張璆等懼罪，入謙光殿。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靈曜庶弟玄靖為主。長馳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勞之。見混等，祚乃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鬥志。祚愕然便下曰："欲殺我邪？"長曰："然。"遂奮槊刺祚中額。此節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八。揣等率衆入殿，收長殺之。祚奔入萬秋閣，為厨士徐黑⑤所殺。梟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國内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即位，備禮改葬於愍陵，追謚威王。封子廷堅為金澤侯。

①永和十一年。　②一作大變。　③音獵。　④一作神雀觀。　⑤一作里。

張玄靖

張玄靖，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琚等上玄靖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赦其境内，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張瓘至姑臧，推立玄靖為大將軍、涼王，自為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悦之。玄靖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綝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

丙辰　玄靖太始元年①，瓘先欲征綝，以兄珪在綝中為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

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緜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緜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緜，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緜，旋謂基曰："緜擊其東，我等絶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

①晉永和十二年。

丁巳　二年①，右將軍宋熙請取天龜觀，壞以為宅。此見《初學記》八引。

①晉升平元年。

戊午　三年。

己未　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為澤。地燃，廣袤數丈。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他族。"瓘徵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輔國宋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城①。申令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瓘自殺。混盡夷其屬。入見玄靖，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輔政。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雨水深四尺。時宋混兄弟擅權，玄靖虚坐而已。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

①一作門。

庚申　五年，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漢，虞邱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戢，晉司徒。綏家貧好學，舉

孝廉，為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箸《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符命傳》十餘篇。以箸述之功，封平樂亭侯。

辛酉　六年①，宋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靖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靖乃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静。"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户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天錫以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輔政。玄靖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

①升平五年。

壬戌　七年①。

①晉哀隆和元年。

癸亥 八年①，駿妻馬氏卒，玄靖以其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右將軍劉肅②等議，以靖多難務殷，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率衆入禁門，潛遣肅等夜害玄靖，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沖公③。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①晉哀興寧元年。 ②一作濟南，故原誤作齊肅。 ③一作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三

前涼録七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少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玄靖八年即位，年十八。謁於太廟，尊母劉氏為太后，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

甲子　天錫元年，四月，奏遣鴻臚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乙丑　二年①，天錫元日，與嬖褻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郎中張憲②輿櫬切諫。不納。此節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

①晉興寧三年。　②一作慮。

丙寅　三年①，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四月，延興地震陷裂，水出。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引。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躬。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

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絜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飆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

①太和元年。

丁卯　四年，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邁為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

戊辰　五年。

己巳　六年，立子大懷為世子。

庚午　七年，晉遣使拜隴右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辛未　八年①，郡國火燃於泥中三十所。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化為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燉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為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為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復有并兼之規，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大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

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温，剋其年夏，誓同大舉，都會上邽。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於晉，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脱耒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時少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駕，秦氏富彊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弗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此段依《御覽》六百二十三引補。

①咸安元年。

壬申　九年①，天錫母劉氏卒。時備禮徵處士郭瑀。郭瑀，字元瑜，燉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説》、《孝經錯緯》。弟子著録千餘人。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説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

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鵠②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禄，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③。

①晉簡文咸安二年。 ②一作鶴。 ③苻氏末，天錫子大豫起兵，王穆應之。遣使招瑀。詳見後涼《吕光傳》。

癸酉 十年①，廢世子大懷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立嬖②子大豫為世子，豫母焦氏為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二姬國色，並不知何許人也，有殊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灑掃於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内，追悼二姬，葬以夫人之禮。依《晉書·列女傳》校補。

①晉孝武寧康元年。 ②一作次。

甲戌 十一年，有赤風昏闇。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

乙亥 十二年。

丙子 十三年①，五月，苻堅遣武衛將軍苟萇、毛當、梁熙、姚萇等率衆十萬來伐，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録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

衆以仂為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宰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為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刑崗，相拒十餘日。據銜枚密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依《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補。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天錫遣中衛將軍史景等拒戰赤岸，為秦所敗，景亦没於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内又反。天錫窘逼，納左長史馬芮之言，面縛降於萇等，東徙長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張軌以晉永寧元年辛酉歲牧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子②，凡八主③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為天錫起宅，至則居之。拜歸義侯北部尚書，遷右僕射。苻堅大敗於淮肥，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其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箸德遐域，世襲前勞，彊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本封。"俄拜金紫光禄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④所出，何物為美。天錫應聲對曰："桑椹甘香⑤，鴟鴞革響，乳酪⑥養性，人無異⑦。"此節亦見《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注》二

十五。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吏。尋薨，年六十一。追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謚悼公。

①晉太元元年。 ②原誤午。 ③一作九世。 ④此句作孝武問之曰北方。 ⑤一作甜甘。 ⑥一作淳酪。 ⑦一作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四

前涼録八

郭　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見《晉書·隱逸傳》。

宋　纖

宋纖，字令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守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七十四。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

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炭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為太子友。興逼諭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見《晉書·隱逸傳》。

氾　騰

氾騰①，字無忌，燉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閻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五。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②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①一作勝。　②一作"辟"。

氾　昭

氾昭，字嗣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人

有於夜中報昭以黄金者，昭責而遣之①。

①《御覽》八百十作《前燕録》。

辛　　緝弟理

辛緝。

緝弟理，美姿貌。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駿大怒，徙理燉煌。遂以憂死。《御覽》三百七十九。

張 世 度

張世度，燉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數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御覽》四百二十。

索　　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也。虚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方正、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燉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尊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

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見《晉書·隱逸傳》。

索　紞

索紞,字叔徹,燉煌人也。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①。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耆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②。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七。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

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内中有一人着赤衣，楠手把兩杖極打之。紘曰："内中有人，肉字也。肉赤色也。兩杖，箸象也。極打者，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馬興平③問紘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紘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者，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七。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紘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晉州，夜夢狼啖一腳。紘曰："腳肉被啖為卻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張斌當舉孝廉，夢豎竿中天。紘曰："此未字也。"斌果停。凡所占夢，莫不中驗。上二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七。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紘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紘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説，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紘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勞，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見《晉書·藝術傳》。

①一作夢。　②田豹一作田邈。　③三字一作黄平二字。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五

前 涼 録 九

張 斌

張斌，字洪茂，燉煌人也。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御覽》九百七十二。

李 弇

李弇，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弇。《御覽》三百六十二。

祈 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

西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見《晉書·隱逸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六

蜀録一

李特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曋[1]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争為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箸者，以為廩君。四姓莫箸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

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箸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其人②，口歲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③，民用敦④阜。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為數十姓。及魏武克漢中，特祖父虎，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帝嘉之，遷於略陽，拜虎等為將軍。徙內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土復號之為巴氐。虎子慕，為東羌獵將。慕生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於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

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茲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為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為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為："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移還其本土。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率衆入州。廞遣衆逆滕，戰於西門。滕敗走，廞獲殺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符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之良將，曉兵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廞，廞大悦，引庠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於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

非但庸蜀而已。”歐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歐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歐慮特等為難，遣人諭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歐閤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歐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歐，引兵歸綿竹。歐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犍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軍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歐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歐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其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歐長史袁治，及歐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歐之罪狀。先是梁州刺史羅尚聞歐叛，上表稱歐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事終無成，願欲征之。惠帝遣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悦，以驤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並説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歐功，拜特宣威將軍，

封長樂鄉侯，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厥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厥為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橦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撿流人，歎曰："無寇而城，雠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

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諸將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為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弟驤驍騎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以相統領。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搆，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為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櫌、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閻式為謀主，何巨、趙肅為腹心。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謡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

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於蕩。

①《廣韻》引作暯。 ②二字一作斂之。 ③一作利。 ④一作殷。

癸亥 建初元年①，特自稱②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為建初元年，大赦其境内。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為二營。徵候特營空虚，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為。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獘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而走。特遣將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為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四、《通典》百六十二。特之攻張徵也，使弟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虚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

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於流栅。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七。與流并力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為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於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説尚曰③："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時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内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偽降特，特問城中虚實，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説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到官桑，特軍敗績，死之④。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特景王。及僭稱尊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①太安二年，《載記》作元年誤。　②一作部下推特。　③《載記》亦作任明，《羅尚傳》作任鋭，《通鑑》從《華陽國志》作任叡。　④《通鑑考異》引《御覽》作特見殺。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七

蜀録二

李流

李流，字玄通，慕第四子[1]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為東羌校尉。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為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綿竹，平趙廞於成都。晉朝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為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鋭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録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鋭，嚴為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建初元年，特既見殺，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

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黄訇、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隼②倚矛被傷死③。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三年迭為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饑困。涪陵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奮求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奮怨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説長生等，使資結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敕諸子尊奉之。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量④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也。"遂薨。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潛稱尊號，追謚流秦文王。子龍嗣。

①一作特第四弟。　②古觸字。一作角牛二字，誤。　③一作為傻長矛所椿死。　④一作識斷。

李　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以李流世卒。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位過三公不疑。"雄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於蜀，稱益州牧承制。以雄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薨，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①。羅尚攻郫，驤被傷，李安救之。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為帳下督，數有戰功，甚信愛之。尚之遣隗伯攻郫也，驤迎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能起。士衆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從數千騎來，叱安曰："羅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安嗔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逡巡而退。依《御覽》四百二十一引補。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②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内雄，遂剋成都。於時雍軍衆甚饑餒，乃率衆③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上數句亦見《御覽》九百七十五。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陵七郡。

①一作都於郫城。　②一作張羅。　③一作將民。

甲子　建興元年，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之士，欲迎以為君上五字見《書鈔》百五十八。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於李，非吾節也。"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内，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為太傅，兄虎威始為太保，雄異母兄始字伯敬為太保。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為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依《御覽》二百六引補。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李雲為司徒，翊軍李璜為司空，材官李國為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虎曰巴郡桓王①，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

①一作公。

乙丑　二年①。

①晉永興二年。

丙寅　晏平元年①，三月，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請雄對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夏六月，雄僭即帝位。二句亦見《通鑑考異》。大赦其境内，改元，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為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為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税一人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争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勳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大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

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

①晉光熙元年。

丁卯 二年①，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於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

①晉永嘉元年。

戊辰 三年，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

己巳 四年，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恙①、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於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

①一作“羕”。

庚午 五年，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西亂，李驤①攻譙登於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燻鼠食之，一無叛者。此節見《御覽》三百二十，依補。

①原作雄。

辛未 玉衡元年①，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卒，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

①晉永嘉五年。

壬申　二年，是時南陽①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

①一作得。

癸酉　三年①。

①晉建興元年。

甲戌　四年，雄虚己愛人，授用皆得其人，益州遂定。

乙亥　玉衡五年①，正月，偽立其妻任氏為皇后。

①晉建興三年。

丙子　六年。

丁丑　七年①。

①晉建武元年。

戊寅　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為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

己卯　九年①。

①晉太興二年。

庚辰　十年。

辛巳　十一年，氐王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奔葭萌，

遣子入質。

壬午 十二年①，隴西賊帥陳安又來附。

①晉永昌元年。

癸未 十三年①，遣李驤征越巂。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逐。逐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琀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辨。征東李壽，督琀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拒之，壽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琀、稚，死者數千人。琀、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

①晉明太寧元年。

甲申 十四年，將立蕩子班為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於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

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闔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相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

乙酉　十五年。

丙戌　十六年①。

①晉咸和元年。

丁亥　十七年。

戊子　十八年。

己丑　十九年，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悦，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强，何不自娛，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

庚寅　二十年，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

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邱奧退保宜都。

辛卯 二十一年。

壬辰 二十二年，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為前鋒。又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

癸巳 二十三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内，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

甲午 二十四年①，雄分寧州置交州，以爨琛為交州刺史。交州刺史爨琛六字見《廣韻》。五月，雄寢疾，生瘍於頭。六月，丁卯薨②。死之日，宫内積雪，自外則否。三句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偽謚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襲位。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户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用。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醉而推中書令，杖大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為國無威儀，官無禄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此段見《魏書·崔鴻傳》。

①晉咸和八年，當作九年。　②《御覽》引作晉咸康六年八月。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八

蜀 録 三

李 班

李班，字世文，雄兄蕩第四子。雄妻任氏無子，養班為子。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虚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吴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汎愛，動修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瘡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脱衣冠。其孝誠如此。雄薨，班即位。以李壽録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

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雄子車騎將軍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宫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十月，班因夜哭臨，越殺班於殯宫。於是矯太后令罪狀，謚厲太子。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李　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虚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甲子，期僭即皇帝位。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玝於涪。玝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録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録尚書事。

乙未　王恆元年①，正月，大赦境内，改元王恆。立妻閻氏為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内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紊矣。

①晉咸康元年。

丙申　二年，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

丁酉　王恆三年①，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此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又宮中豕犬交。三月，大風拔樹發屋。以上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期多所誅夷，籍没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鴆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四月，大將軍漢王壽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預不設備。壽遂取②其城，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景騫、尚書田褒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期自殺③。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①原作四年。　②一作即剋。　③一作自縊而死。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九

蜀　録　四

李　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少子也。少尚禮容，敏而好學，雅量豁然，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器，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録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悦，封為建寧王。雄薨，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玝治涪城，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説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

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共陰謀據成都，稱藩於晉[①]。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①二字一作歸順。

戊戌　漢興元年，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姓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改咸康四年為漢興元年。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閎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獻皇帝，母昝氏為太后。立妻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乾漢嘉太守。

己亥　二年。

庚子　漢興三年，二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壽倏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六月，壽下書曰：“吳會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

都督，假節鉞，營東場。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吴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争天下，則彊弱異勢。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牁。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十月，講[2]禮於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

①一作"譙"。

辛丑　四年，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録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强，宫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户三丁以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宫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譙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

壬寅　五年。

癸卯　六年[1]。分寧州興古[2]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為漢州。四月，壽寢疾。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祟。八月薨。時年四十四，在位六[3]年。偽謚昭文皇帝，廟號中

宗，葬安昌陵。壽初為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為賢相。及即偽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為漢始祖廟，特、雄為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嶲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襲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自以己勝之也。"

①晉康建元元年。 ②一作乾右。 ③原作五。

李 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為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既薨，僭即皇帝位。大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

甲辰 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為皇太后，妻季氏為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皞等以為："景武倡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絶。"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

乙巳 太和二年①，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

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

①晉永和元年。

丙午　嘉寧元年，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有從奕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内，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内，少見公卿。史官屢陳，蜀連有災譴，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鵂鶹集城下。此五句依《御覽》九百二十四引補。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眚。

丁未　嘉寧二年，晉遣安①西將軍荆州刺史桓溫率水軍來伐。溫次青衣。勢大發軍禦之。又遣李福與眸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眸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而溫從山陽出江南。鎮東李位都逆往②降。眸堅到犍為，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達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吴漢征蜀，

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門，與眷堅走九百里。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温曰："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敕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温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叔父福③、從兄權親族十餘人於建康，晉封為歸義侯。升平五年，死於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國以來，迄於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母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云。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箸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又惠帝之世，蜀童謡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丁未④而降晉，合四十七年⑤。

①一作征。 ②往疑作温。 ③《載記》作及弟福。 ④原作壬戌，誤。 ⑤《載記》作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

蜀　録　五

李　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書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争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①]。

①傳見《載記》。

龔　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及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已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覃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見《晉書·隱逸傳》。

譙　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明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

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依《晉書·隱逸傳》録。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氏女，豈為賊妻也！"驤怒，遂害之。依《晉書·列女傳》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一

後涼録一

吕　光

吕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吕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遷略陽，因家焉。世為氐酋豪。父婆樓，字廣平。佐命前秦苻堅，官至太尉。光以趙建武中，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為戰陣之法，而童兒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知①也。唯王猛甚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夷憚愛，鄰境肅清。遷鷹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内侯。從堅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

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之，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强盛，遂有圖西域之志。建元十九年，以光為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隆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帛純捍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以為持久之計。帛純徙城外人人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脈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

"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益急。將軍竇苟，洛陽人，以壯勇知名。從呂光攻龜茲，每登雲梯，入地道，或時墜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依《御覽》七百六十五及三百三十六引補。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於獪胡。獪胡遣弟吶龍侯將旃，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②尉頭③等國王及諸胡，內外合七十餘萬人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為〔羂〕〔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衆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案陣為勾鑠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秋七月，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逃奔④。王侯降者三十餘國。此段見《御覽》三百九、《通典》百五十八。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光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富於奉養，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此節亦見《御覽》七百六十五及九百七十二。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

侯。道絶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曰："此凶亡之地，不可淹留。推運揆數，將軍宜速東歸。中路自有福地可居。"見《西夷傳》。二十一年正月，光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説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説，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説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險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鶉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

①一作"識"。　②一作"姑默宿"。　③一作"須"。　④一作"遁

走”。

丙戌 大安元年。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干等陣於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户，保據其城。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苻丕以光為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袂哀怒，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偽謚堅為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十月，大赦境内，改建元為大安。十一月，羣寮勸進，曰：“長蛇未殄，方掃國難，不①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為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①一無不字。

丁亥　二年，王穆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知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罰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荊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炅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炅。炅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脣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頭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初，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大豫。遣使招郭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脈病三年，不豫絶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燉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

史軍師將軍，嘏為燉煌太守。瑀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閒，既而忌嘏威名，率衆伐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①。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之。

①此段依《晉書·隱逸傳》補足。蓋《載記》因已采為《隱逸傳》，故於此多删節云。

戊子 三年八月，甘露降逍遥園，白鷰翔於酒泉，衆鷰成列而從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二

後涼録二

吕　光

己丑　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己瑞。於是羣寮奉表，崇進名號。光從之，以孝武太元十四年二月，僭即三河王位於南郊。置官司，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其境内，改元，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於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讌其羣臣於内苑新堂。

庚寅　二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吕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邱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邱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

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辛卯 三年，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

壬辰 四年，光遣其南中郎將吕方，及其弟右將軍吕寶、振威楊範、强弩寶苟，討乞伏乾歸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武奔吕纂、强弩寶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於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楊武揚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於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還。

癸巳 麟嘉五年，天崩，有聲若雷，久之乃止。見《御覽》八百七十四。

甲午 六年。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謡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乙未 七年。

丙申 龍飛元年，五龍見於浩亹。羣臣咸賀，勸光稱號。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六月，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大赦境

内，改年龍飛。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為太子，諸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為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内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敕中外戒嚴，朕當親討。"

丁酉　二年，光於是次於長最。使吕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没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吕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鞬。鞬瞑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吕延信而追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鬥，況乾歸而可睨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八及二百九十二、《通典》百十十一，又百五十四。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於枹罕。光還於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貴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禄建

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湟。吕纂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湟。戰敗，澄、策死之。壘澄本姓裴氏。①。男成進攻建康，説太守段業曰："吕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吕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於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麐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内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為内應。事發，光誅之。麐遂據東苑以叛。光馳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麐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麐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

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吕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禄，亂增其難乎？吕宗若敗，吾為私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黁。黁遣軍邀纂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黁軍。破之，遂入於姑臧。黁之叛也，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黁悠然自若。黁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吕纂擊黁將王斐於城西，大破之。自是黁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黁叛逆，南蕃安否，音問兩絶。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黁脣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黁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虚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黁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

①此句依《通鑑考異》及《廣韻》引補。按，皆引作《後趙録》，自係後涼之誤。

戊戌　三年，軌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黁。至姑臧，壘於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黁每以天文裁之。吕

弘為段業所逼，光遣吕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吕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彊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麐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麐走，南奔廉川。

乙亥 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為太尉，吕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闚闖，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内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内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薨，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①。葬高陵，偽謚武②皇帝，廟號太祖。

①當作十四年。 ②《載記》作懿武。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三

後涼録三

呂　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也。母趙淑媛。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及堅亂，西奔上邽。太安元年，至於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麤武，深為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光薨，呂紹祕不發喪。纂推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忽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驍騎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内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明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

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内外,威恩被於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聞超謀,遂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吕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吕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於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吕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强,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敕,慙負黄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閒?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三年①,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龍飛四年為咸寧元年。謚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吕方曰:"超實忠

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①原作四年。

庚子　咸寧二年，吕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於東宫，厚撫之。吕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鋭，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渡浩亹河，為

利鹿孤弟僞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僞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馬鞭、馬腦鍾，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九。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羅耆婆即羅什之別名也①。

①是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又有黑龍行於當陽九宮門，改為龍興門。

辛丑 三年，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隆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内，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閒，不以寇讎為慮。竊為陛下危之！糟邱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監。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柰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橛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吕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於内殿。吕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於内。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胸，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兹休慶。”偽巴西公吕他、隴西公吕緯時在北城，或謂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恆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為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

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説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宫，超恐其齎珍寶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何①在，楊氏怒曰：“盡壞之②矣！”楊氏，國色也。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③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可復使女辱於二氏乎？”桓不能强，乃自殺。謚曰穆后。此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而以《晉書·列女傳》補足。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④。隆既篡位，偽謚靈皇帝，墓號白石陵⑤。

①一作所。 ②一作毀之。 ③一作吕。 ④蓋實以隆安五年死，《載記》誤推下一年也。 ⑤一作葬白石陵。

附吕紹傳

吕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至自仇池，遂立為世子。光僭即天王位，進為太子。光死，紹祕不發喪①。

①下事《載記》俱附於纂傳，纂録本亦同。

庶兄太原公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攻紹。紹登紫

閣自殺，追謚隱王。先是光未亡時，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獎。"徼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為簗所殺。

案，紹當有傳，《載記》將其事盡附簗傳，而不存其目。豈以其即位日淺歟？然援前燕張靈曜例，重華十一月死，十二月廢靈曜，亦無多日。故姑録屠本前後兩段，以存梗概。

呂　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簗，讓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①]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大赦，改咸寧三年為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封安定公。初，呂紹之死也，美人燉煌張氏年十四，為沙門[②]。清辯有姿色。呂隆見而悦之，欲穢其行，遣中書郎裴敏説之。張氏善言明理，敏為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投身道門，誓不受辱。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遂昇門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卒。此節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而以《晉書·列女傳》補足。右僕射楊桓[③]奔河西，利鹿孤任為左司馬。利鹿孤率衆來攻，隆與戰敗，掠其民二千餘户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囂然，人不自

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説姚興將姚碩德曰："吕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於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為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吕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羣雀鬥於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吕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士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愎諫自專，社稷為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内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機為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内盡，强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計。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於長

安。碩德乃還。

①蓋實安帝隆安五年也,《載記》誤推下一年。　②一作便請為尼。　③纂后父。

壬寅　二年,秦遣鴻臚恆敦拜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公。姚興謀臣皆曰:"隆籍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絶,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虚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饑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絶。百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於衢路。

癸卯　三年,禿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涼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於秦姚興。興乃遣其尚書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四萬來迎。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使吕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户①一萬,隨難東遷。既至長安,興②以隆為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姚興少子廣平公弼謀反,為興所誅。吕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於是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③。以安帝元興三④年滅。

①一作騎。　②一作秦。　③《載記》作吕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似有誤。　④當作二。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四

後涼録四

呂憲妻苻氏

建中將軍遼東太守呂憲妻苻氏，年十五，有姿色，憲卒自殺。見《御覽》四百三十九。

郭　黁

郭黁，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黁筮之。黁曰："若郡内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内厩。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黁，黁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黁曰："其祥安在？"黁曰："為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前部王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

王楨叛，麝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吕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麝不可從，誤人大事。"麝曰："若其不捷，麝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幃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麝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必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麝，麝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聞〕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麝為散騎常侍太常。麝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詳起兵作亂。百姓聞麝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麝以為代吕者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吕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為涼州刺史，終如麝言。麝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吕統病死，麝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麝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麝性褊酷，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麝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為追兵所殺也。此依《晉書·藝術傳》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五

西秦録一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①]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晉泰始初，率户五萬[②]遷於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州，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遷居高平州。祐鄰卒，子結[③]權立，遷於牽屯。結權卒，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於烏樹山，討尉遲渴權於大非川，收衆三萬餘

落。利那卒，弟祁垔立。祁垔卒，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遷於苑川。以叔父軻垔為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垔為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卒，祁垔④子傉大寒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懼而遷於麥田元⑤孤山。大寒卒，子司繁立。秦皇始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王統來伐。司繁率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歸降於苻堅。堅大悦，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即位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而大悦，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虚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聞堅征晉奔敗，國仁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收衆至十餘萬。

①一作拓。　②一作千。　③一作誥。　④一無此二字。　⑤一作

無。

乙酉 建義元年，又聞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於是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為建義元年。以其將乙旃音堅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成、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漘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

丙戌 二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贏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眷，率衆三萬餘户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

丁亥 三年，苻登遣使者拜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没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於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没奕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

戊子 四年，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盧侯，降者千餘户。

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六月，國仁薨。在位四年，偽謚宣烈王①，廟號烈祖。

①一無宣字。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六

西秦録二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大量。國仁之薨也，其羣寮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幼稚，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其境内，改四年為太初元年。立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軍南梁[①]州刺史莫侯悌眷九字亦見《廣韻》引。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九月，遷於金城。

①一作涼。

己丑 二年[①]，正月，苻登遣使拜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鞠、叱豆渾及南邱鹿結并、休官喝乎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於乾歸。皆署其官爵。

①晉太元十四年。

庚寅　三年，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

辛卯　四年，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没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没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為吕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坼。

壬辰　五年，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

癸巳　六年，立子熾磐為太子。

甲午　七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黄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署官司，納其妹東平公主為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為興所殺，乃還師。十月，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瑄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震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

所聞也。瑫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以太元十九①年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秘宜為右僕射②，翟瑫為吏部尚書，翟勍為主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引、麴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

①九原誤七。 ②僕射秘宜四字，亦見《廣韻》。

乙未 八年，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邑。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為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為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户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吕光率衆十萬來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將軍莫者羽抵八字亦見

《廣韻》引。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剪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奸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勃勃為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

丙申　九年，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於吕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衆，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吕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

丁酉　十年①，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吕延為前鋒。乾歸泣謂諸將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閒，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為乾歸所敗。遂斬之。

①晉隆安元年。

戊戌　十一年，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鶴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瑫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於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為質。

己亥　十二年，鮮卑疊掘河内，率户五千，自魏降乾歸。

庚子　十三年，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於苑川。

秦姚興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五萬來伐，入自南安峽。乾歸次於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籍算，舉無(遺)〔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馳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勠力勉之！若梟剪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於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為興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而交戰，為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為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歧〕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為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僸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於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脣齒之援。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

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悦，拜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

辛丑　太初十四年，姚興遣乾歸還鎮(宛)〔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宛)〔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為偏裨。五月，乾歸隨姚碩德伐涼。此節依《通鑑考異》引《十六國西秦春秋》補。

壬寅　十五年①，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

①晉元興元年。

癸卯　十六年，遣隨興將齊難迎吕隆於河西，討叛羌黨龍頭於滋川。

甲辰　十七年，攻楊盛將苻皮於皮氏堡，剋之。

乙巳　十八年①，正月，乾歸至自長安。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於西陽堡，剋之。

①晉義熙元年。

丙午　十九年①，五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百草皆自反。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及九百九十四，據補。狐雉入於寢内，乾歸甚惡之。十一月，又朝於長安。

①晉義熙二年。

丁未　二十年①，姚興慮乾歸終為西州②之患，因其朝也，留拜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磐為建武將軍、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監撫其衆。

①義熙三年。　②一作川。

戊申 二十一年①，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於嶕峨山以據之。

①義熙四年。

己酉 更始元年，乾歸隨姚興如平涼。熾磐攻柦罕，克之。遂遣使來告乾歸。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柦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於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升，亡新鳥散。故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始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為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以義熙五①年七月，僭稱秦王。大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①一誤三。

庚戌 二年，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為尚書。徙其部落於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於苑川柦罕。

辛亥 三年，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邊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

髮僞檀。師濟河，敗僞檀太子武臺於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於伯陽堡，王憬於永洛城，徙四千餘户於苑川，三千餘户於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於枹罕。

壬子　四年，師次於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於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户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於赤水，大破降之。五月，乾歸畋於五谿山。有梟集於其手，乾歸甚惡之。六月，為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出奔固大夏。熾磐遷於枹罕。遣弟[1]廣武將軍智達、揚武木奕干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於嶕峴山南。并其四子，轘裂之於譚郊。八月，葬乾歸於枹罕元平陵。僞謚武元王，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①《載記》作乾歸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七

西秦録三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後乾歸稱藩於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薨，義熙八[1]年，熾磐襲偽位，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年為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勍為相國，麴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録事，樊謙為司直，封拜各有差。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

①原誤六。

癸丑 永康二年[1]，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

吐谷渾樹洛干於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户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吕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别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别統支旁於長柳川，掘達於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三千。

①晉義熙九年。

甲寅　三年①，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磐以為己瑞，大悦。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伺四方之隙。五月，聞禿髮傉檀西伐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户於枹罕。傉檀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并南涼，兵强地廣，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為王后。

①晉義熙十年。

乙卯　四年①，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拜尚書左僕射。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逵為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

討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降之。

①義熙十一年。

丙辰 五年，熾磐攻漒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於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於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户於枹罕。令其安東木奕干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奕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麴景為尚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

丁巳 六年，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户二萬，降於熾磐，署為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於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户五千以西遷，叛於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滑，終為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户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儁為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悦，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户。

戊午　七年，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於溫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户於抱罕。溫川羌三萬餘户，皆安堵如故。

己未　建弘元年①，立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八②年，而宋氏受禪。

①晉元熙元年。　②原誤七。

庚申　二年①，吐谷渾阿柴遣使來降。熾磐署阿柴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①宋永初元年。

辛酉　三年。

壬戌　四年，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弩將軍又寅等，入見於魏，貢黄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太宗許之。

癸亥　五年①。

①宋景平元年。

甲子　六年①。

①宋元嘉元年。

乙丑　七年，白蘭王吐谷渾阿柴卒。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之。又曰："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此節見《御覽》三百四十九引。吐谷渾掘逵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奔昂川，附

於吐谷渾王慕璝。

丙寅 八年，熾磐遣叔父平遠將軍堇頭、弟安遠將軍安度為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

丁卯 九年，以尚書焦嵩代姚濬領澆河太守，為吐谷渾元諸所執。熾磐寢疾，顧命太子慕末。以宋元嘉四年，乃薨於外寢。子慕末嗣偽位。六月，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磐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元年，立為太子。熾磐薨，僭即秦王位。

戊辰 永弘元年①，大赦，改年為永弘元年。二月，立萬載為太子。沮渠蒙遜尚書王杼送戎罽千匹，銀百三斤。此節依《御覽》八百十六引補。

①宋元嘉五年。

己巳 二年，殺尚書隴西辛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辛進，字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為散騎常侍。從乞伏熾磐遊於後園淩霄觀彈鳥，丸傷慕末母之面。及慕末嗣位，問母面傷之由。母曰："辛進彈鳥所傷。"慕末怒，故誅之。《御覽》三百五十。慕末弟軻殊羅烝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因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與盡殺之，而赦軻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刳其腹，投屍於河水。禿髮氏乃自殺。

庚午　三年，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頗有怨言。慕末皆殺之。慕末政刑酷濫，内外崩離。九月，部民多叛。又為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從事中郎烏訥闐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涼以東、安定以西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户五千，東如上邽，此句亦見《通鑑考異》。為赫連定所拒，遂國南安。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來迎。慕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遂内徙。從之。庫結引還。

辛未　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内大饑，人相食，傅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代。慕末乃銜璧出降，送於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為赫連定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載①。

①《載記》作慕末在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八

西秦録四

下將軍醜門于弟。《廣韻》。

武都氏。《廣韻》。

吐谷渾視連　視羆　烏紇堤即大孩　樹洛干

視連[1]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為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至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己。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

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①辟奚子。

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静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為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虚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為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剛，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開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强，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

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酖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於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為戊寅可汗。沙漠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屠城都尉。其後屢為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以上四段，依《晉書·西戎傳》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九

南涼錄一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姓胡掖氏，此句亦見《廣韻》。因寢而産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①，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能死，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衆轉盛，遂據涼土。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鞬卒，子烏孤襲位。養民務農，修結鄰好。吕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吕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

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内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吕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苻)〔服〕?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吕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吕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①此句《通鑑考異》引作斬涼州刺史牽弘。

丁酉 太初元年①,正月,改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内。以弟利鹿孤為驃騎將軍,僞檀為車騎將軍,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於街亭,大敗之。

①晉隆安元年。

戊戌 二年,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

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户數千來奔。烏孤改稱武威王。

己亥　三年，徙治[1]樂都。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俔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為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儁，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黄、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内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吾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濟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絶。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吕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為吕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追俔檀入録府國事。八月，烏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使吕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薨。在王位三年，偽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①一作於。

禿髮利鹿孤

禿髮利鹿孤，烏孤弟。以太初三年八月即偽位，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徙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啟運，功高先世，宜為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沖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吴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己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吕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漠口。

庚子 建和元年，大赦其境内，改年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内侯。延耆老，訪政治。吕纂來伐，使僖檀距之。纂士卒精鋭，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僖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卒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僖檀率騎一萬，乘虚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僖檀置酒於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户而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於西平。鎮北將軍俱延四字亦見《廣韻》。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奔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

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於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為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

辛丑　建和二年，龍見於長寧，麒麟游於綏羌。於是羣臣勸進，固請即尊號。不許。乃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藉，前鑒不遠。宜署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强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使俔檀率師伐吕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俔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吕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為叛臣，以見明主。”俔檀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於兹。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彦，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為上，破國次之。拯(弱)〔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為先，惟以徙户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

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七月，姚碩德伐吕隆。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此節依《通鑑考異》引補。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勖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吕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為之流涕遣之。僖檀又攻吕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

壬寅　三年，克美顯。僖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内。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天命。恤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吕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僖檀大悦，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户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吕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為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僖檀義而許之。吕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

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為吾取之。不宜救也。”僖檀曰：“崙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僖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僖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三月，利鹿孤寢疾，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創踐寶厮，垂諸樊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懱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經總百揆，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薨，偽謚康王，葬於西平陵之東南。弟僖檀嗣。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

南 涼 録 二

禿髮傉檀

禿髮傉檀，利鹿孤弟也。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斡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傉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建和三年襲位。

壬寅 弘昌元年，以晉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於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秦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

癸卯 二年，傉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吕隆於姑臧。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

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吕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為尚書郎。見僖檀於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淩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僖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僖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

甲辰　三年，僖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於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為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僖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僖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户。

乙巳　四年，僖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於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於秦。六月，秦遣授僖檀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僖檀率步騎三萬，次於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青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别駕送尚還長安。僖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

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舍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僖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同(楊)〔揚〕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僖檀大悦，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帛各有差。

丙午 五年，遣西曹從事史暠聘於姚興。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右，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吕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虚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悦其言，拜騎都尉。七月，僖檀讌羣臣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構此堂為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潰然瓦解。梁熙據全盛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吕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衡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

有三[1]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僞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僞檀還於樂都。僞檀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章，一如王也。以宗敞為太府主簿，録記室事。僞檀偽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户。於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閲於方亭。十一月，遷於姑臧。

①一作二。

丁未　六年，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於均石，為蒙遜所敗。僞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降之。其後僞檀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為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僞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僞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於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僞檀於北城，推梁貴為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内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僞檀悉誅之。

戊申　嘉平元年[1]，姚興以僞檀外有陽武之敗，内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僞檀與宗論六國從横之規，三家戰争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邱。五經

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為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傉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勃勃至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傉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為弼等後繼。遺傉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諭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等至於姑臧城下，屯於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俄等密為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彊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蹙，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歛成縱兵虜掠。傉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此段亦略見《御覽》二百十六、《通典》百五十五。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善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歛成，遣使謝傉檀，引師而歸。傉檀於是以十一月，僭即涼王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改年為嘉平，置百官。立

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虎臺為太子，録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為太尉，鎮軍敬歸為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

①晉義熙四年。

己酉　二年，正月，以子明德歸為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雋爽聰悟，僖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為《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①。僖檀覽而善②之，擬之於曹子建云。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及六百二。

①一作晷。　②一作異。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一

南 涼 録 三

禿 髮 傉 檀

庚戌 嘉平三年，遣其左將軍枯木、(附)〔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户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唯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傉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虚，必將有變。"傉檀怒，鑲保而行，曰：

"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户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於窮泉。僞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為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為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以婁敬為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僞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僞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為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户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僞檀懼為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剋嶺南，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藏。僞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威。諶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為涼州刺史，降於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藏之威來伐。僞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虚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辛亥　四年，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僞檀曰："若以寵子為質，我當還師。"僞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為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僞檀遣其太子虎臺距之，為洛干所敗。僞檀又將伐

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户。其將屈右①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户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②，大敵外逼，徙户内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僛檀敗績而還。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二十六、《通典》百五十六。蒙遜進圍樂都。僛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蒙遜乃歸。

①一作"窘古"。 ②一作"不慮"。

壬子 五年。

癸丑 六年，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户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事。僛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僛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吴，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啟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

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户於姑臧。蒙遜又來伐。僖檀以太尉俱延為質，蒙遜乃引還。

甲寅　七年，僖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尉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僖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僖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虚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内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虎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虎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内。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豈有猜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脱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①]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僖檀。僖檀謂衆曰："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

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僞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哉！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户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絶，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僞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僞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六月，僞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於熾磐。僞檀將振威將軍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為國儲，不能盡節，反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此段亦見《御覽》四百十八。既而聞僞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僞檀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為熾磐

所鴆。左右勸僖檀解藥，僖檀曰："吾病豈宜瘳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偽謚景王。虎臺後亦為熾磐所殺。僖檀少子保周、臘子破羌、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遜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僖檀滅[2]之歲甲寅，十有八歲[3]。

①一作一旦。　②原作薨。　③《載記》作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僖檀三世，凡十八（原誤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曇　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僖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僖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僖檀不能從。僖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僖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僖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此傳依《晉書·藝術傳》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二

西涼録一

李　暠[1]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2]人也。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子侍中敢之後。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即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父弇，仕前涼張軌，為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暠，昶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3]，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吕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騮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後涼吕光龍飛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拜暠效穀令。敏尋卒。二年，敦煌

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惠政，推暠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暠曰："兄忘郭麐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於業。業以暠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暠於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暠使迎己。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吕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柰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己，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暠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啗以甘言。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歆、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暠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沮渠男成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業復進暠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①古老切。　②一作成紀。　③四字一作沈毅。

庚子　元年，時有赤氣起於暠後園，龍迹見於小城。隆安四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暠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暠乃大赦其境

內，改年為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將)〔張〕體順為右司馬，張條為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為右長史，張林為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為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謖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為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氾德瑜為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為折衝將軍、湟河太守，索訓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騏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令狐赫為武威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

辛丑 二年。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於)〔于〕寘。至是六月，玉至敦煌，納之郡府。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四。

壬寅 三年，正月，暠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為序頌，以明鑒誡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是月，有白雀翔於靖恭堂。暠觀之大悅，頌之。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七十六。

癸卯 四年。

甲辰 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四月，敦煌有葛緣木而生，作黃鳥之形，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為世子。

乙巳 建初元年[1]，正月，大赦，改年為建初元年。遣舍人黃始、梁興閒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

鈞天之厤，數鍾皇晉。高祖闡洪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迍邅，蒙塵於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内。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强，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崐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緊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厤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黄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動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於天府，忘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為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

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竭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箸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即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箸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暠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為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雖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如何？"張邈贊成其議。暠大悦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為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涫。徵宋繇為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於酒泉②。

①晉義熙元年。 ②今之肅州。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三

西涼録二

李　暠

丙午　建初二年，暠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户事重。雖詳人事，未必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敕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顔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閒，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

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為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為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為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①。"初，暠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暠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傉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褒送敬愛於酒泉，并通和好。暠遣使報聘，贈以方物。暠親率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沮渠蒙遜來侵，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户而歸。暠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户。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户於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户。及暠東遷，皆徙之於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户，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

①以上宜附建初元年。

丁未 建初三年，暠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

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誠。遥途嶮曠，未知達不。吴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午，庶擾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為效。又臣州界迴遠，勍寇未除。當須鎮副，為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歆，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為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為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為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崐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静續聞。”暠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寮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暠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昞[①]為文，刻石頌德。劉昞，字彦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見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别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壻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②]。”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辟命。弟子受業者，常數百人。武昭王暠，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雅好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

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謂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晒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晒何人斯，敢不如此？”晒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并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並行於世。後北涼沮渠蒙遜平酒泉，徵晒祕書郎中，賜號玄虚先生③。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暠志在以德撫其境内，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

①《載記》作彦明者，亦以唐諱故也。 ②此段亦見《史通削繁》引。案，其注云：“除二十二字，校三十六字。”則此係《史通》校文。或後人依之而録。 ③事詳遜傳。

戊申 四年，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雍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暠從之。

己酉 五年。

庚戌 六年，春三月，魏安焦朗據姑臧，自號龍驤大將軍，遣使稱臣。暠因其所稱而授之。秋七月，沮渠蒙遜率騎來攻。暠遣世子歆及别將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歆敗，元虎被擒。暠以銀三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暠與遜結盟而還。

辛亥 七年，秋八月，蒙遜復背前盟，率輕騎來侵。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鋭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鋭氣已竭，徐而擊之，蔑不剋

矣。”蒙遜糧盡引去。暠遣世子歆要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年。

壬子　八年。

癸丑　九年，三月三日，暠讌於曲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為之序。亦見《御覽》三十。又寫諸葛亮訓勵以勖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不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暠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甲寅　十年，暠以緯世之量，當吕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起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1]，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虚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玄元以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顔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蔑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鴟鳶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絶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奇秀木之淩霜；挺修榦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遥遥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職繁榮於常衛，控雲轡而

高驤。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渌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於南崗。時弗獲彭，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邱。衝風沐雨，載沈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絶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慚德於圜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祕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奕奕崇明；岌岌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頹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搢紳淪胥而覆溺。吕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絶，千邑闐而無煙。斯乃百六之恆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閻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絶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懞，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愈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崐崘以為墉。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崨嶪，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嶔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鴞羣吟。挺非我以為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所以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偉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鉤與斬袂。或脱桎而纓蕤，或後至而先列。采殊才於巖陸，拔翹彦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槩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鋭。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

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吴，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兹大祜？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嶠益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絶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啟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摇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赴赴干城，翼翼上弼。恣鹹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已墜。閒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兹，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殄而忘寐。表略韻於紈素，託精誠於白日。”

①一作指期而成。

乙卯　建初十一年。

丙辰　十(一)〔二〕年。

丁巳　十三年，正月，暠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憒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誡危殆之機。吾終之後，嗣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乖衷，失成敗之要。”晉義熙十三年二月，薨於恭德殿，時年六十七①。葬建世陵。國人上謚曰昭武王，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即皆死。至是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暠又著《槐樹賦》以寄情。此節亦見《御覽》九百五十四，作《前涼録》。蓋歎僻陋遐方，立

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昞等並作。又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客賦》，以表恬豁之懷。初，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暠聞而弔之。暠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暠親為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歆嗣。

①七一作九。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四

西涼録三

李　歆

李歆，字士業，暠第二子。暠薨時，府寮左長史宋繇等上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年為嘉興元年。尊母尹氏為太后。以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録三府事，索仙為征虜將軍、張掖太守。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誘歆。歆遣武衛温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歆聞引兵還，為蒙遜所逼。歆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

戊午　嘉興二年，蒙遜又伐歆。歆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秧稼而還。是歲，朝廷以歆為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

己未　三年，歆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人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

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元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嘉興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謙德門陷。以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於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

進愚款。願陛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宫室之務，止游畋之娱。後宫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為榮，息兹奢靡之費。百姓租税，專擬軍國。虚衿下士，廣招英俊。修秦氏之術，以强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争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歆並不納。

庚申　嘉興四年，歆立四年而宋受禪。歆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為不可，不聽。宋繇亦固諫，歆怒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瀆澗。蒙遜自浩疊來距。戰於懷城，歆為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歆諸弟驍騎將軍酒泉太守翻、擊虜將軍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於酒泉。歆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宫内。通街大樹上有烏鵲争巢，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吹，動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八十八。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於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鸷嶮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1]騎入於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

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改元永建。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宋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遜屠其城。恂，字士誠，暠之第六子也。歆子重耳，脱身奔於江左，仕於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翻，字士舉，小字武彊，暠少子也。歷驍騎將軍，祈連、晉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寶，字懷素，小字衍孫。驍勇善撫接。蒙遜復獲翻子寶，徙於姑臧。歲餘，隨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接禮，甚得衆心，皆樂為用，每希報雪。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魏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至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敦煌。據之，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降於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世祖嘉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別遣使以寶為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承制玉門以西。寶寬雅有度量，其著威惠於西土。在敦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師。徙為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轉鎮北將軍。魏太安五年薨，謚宣公。自暠元年，歲在庚子，至為蒙遜所滅，二十一年②。

①“十”一作千。 ②《載記》作元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按，《載記》蓋并李恂永建二年，暠在唐契晉昌二年而數之也。

暠后尹氏

暠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

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暠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暠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暠薨，子歆嗣位，尊為太后。歆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闚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柰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歆不從，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為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柰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為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為子茂虔聘其女為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於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女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漂流，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依《晉書·列女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五

北 涼 録 一

沮 渠 蒙 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之官。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焉。世居盧水為酋豪。高祖暉、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力。祖祁復延，封北地王。父法弘襲爵，苻堅時以為中田護軍，卒，蒙遜代領部曲。蒙遜好學，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烈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吕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光之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伯父羅仇為西平太守，仇弟麴粥為三河太守。後涼龍飛二年，蒙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吕光子慕璝，征河南王乞伏乾歸於枹罕。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

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奬寶融，保寧河右。吕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時①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黄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立盟約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光遣吕纂逆擊蒙遜。遜敗績，將六七人逃入山中，家户悉散亡。時從兄男成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還屯樂涫，殺酒泉太守疊勝。蒙遜乃收集部曲，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吕光龍飛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鎮西將軍、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將軍、酒泉太守，委以軍國之任。神璽二年，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經旬不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吕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徙男成為晉昌太守。業使男成及王德攻光常山公吕弘。弘不勝，去張掖將東走。業遂徙治張掖，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十四、《通鑑》百六十一。業築西安城，此句亦見《初學記》二十四。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為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為吕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己，每匿

智以避之。天璽元年，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吕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利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强，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此段亦見《通典》一百五十九。天璽二年，前晉昌太守唐瑶叛歸李暠。酒泉太守王德亦叛，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瑶。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曲而還。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父益生為酒泉太守，蒙遜為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權兄為涼將綦母翊所殺。權後殺翊，食其肝。此二句依《御覽》三百七十六引補。業以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

①一作民。

辛丑 永安元年，三月，蒙遜既以為業所憚，内不自安，請為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為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

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四月，業收男成賜死，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説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為報讎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為陳吴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於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於内。至是謝而赦之，使昂與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豐孫言既不從，昂至[①]侯塢。蒙遜自氐池救之。昂率騎五百歸於蒙遜，軍遂大潰，中庸來奔。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内蒙遜。業左右皆散走。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己，為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

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為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故為姦佞所誤。隆安五年六月，右長史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②]州牧、張掖公。大赦其境内，改元永安。署從兄伏

奴為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掣為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為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隴、謝正禮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③。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吕隆於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於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吕隆既降於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李暠，乃遣建忠掣、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掣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掣私於蒙遜曰："吕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虚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

①一作攻。 ②一作梁。 ③是時敦煌太守李暠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元庚子，與蒙遜相抗。

壬寅 二年，蒙遜與禿髮傉檀共攻涼州，為吕隆所破。李暠遣唐瑶及宋繇攻酒泉，獲太守益生。時梁中庸為西郡太守，西奔李暠。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罪之？"乃盡歸其妻孥。

癸卯 三年，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雍之美。況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内外羣寮，其各搜揚賢儁，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

甲辰 四年，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

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吕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遣弟挐入貢於秦。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磐於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户而還。秦姚興遣使人鴻臚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刺史①、西海侯②。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悦，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為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内，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悦，乃受拜。

①二字一作牧。　②一作公。

乙巳　永安五年①。

①晉義熙元年。

丙午　六年。

丁未　七年，蒙遜襲李暠於酒泉，至安彌。去城六十里，暠乃覺，引軍出戰。遂大破之。暠閉城自守。蒙遜亦引而歸。

戊申　八年，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

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傉檀於均石，大戰破之。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為右長史，寵踰功舊。

己酉 九年，二月，兩月並出。

庚戌 十年，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為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為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於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於永安，永安令張掖上書曰："異枝同榦，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辛亥 十一年，蒙遜率步騎三萬，伐南涼禿髮傉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入其境，至顯美，徙數千户而還。傉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擊①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户。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及傉檀南奔樂郡，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宥之。

①一作犯。

壬子 十二年，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挐為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挐死。又以從祖益子為鎮東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六

北涼録二

沮渠蒙遜

壬子　玄[1]始元年，冬十月，蒙遜遷都姑臧。以義熙八年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内，改元玄始，置百官。始如吕光為三河王故事，繕宫殿，起城門諸觀。

①一作王。

癸丑　二年，四月，立其子德政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録尚書事。儁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儁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來降。蒙遜署文支為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為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為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儁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啟處。身疲甲胄，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儁檀猶未授

首。僞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為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僞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賒。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苕藿，遣冠軍伏恩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剥之運會，拯遺黎之荼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枉濫，衆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不絜，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卒。

甲寅　三年。

乙卯　四年，蒙遜遣其將運糧於湟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糧運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亹。熾磐遣將乞伏魁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為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曜擁於南裔，蒼生没於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傑。謬為河右遺黎，推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為

事，可謂天讚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箸《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鋭，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卒，為晉右翼前驅。”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説，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為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為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為失。

丙辰　五年，二月，與西秦通和。蒙遜西巡，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苕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

丁巳　玄始六年，蒙遜下書曰：“頃自春大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為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書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人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

暴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也。"蒙遜為李歆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為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

戊午 七年，其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為務，受任者以忘身為效。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絶於皇朝，駁議絶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為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令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譔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是年，晉遣使拜蒙遜為涼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己未 八年。

庚申 九年，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忽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遂先攻浩舋①。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②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歆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人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舋，將進軍

黄谷。歆聞而大悦，進入都濱澗。蒙遜潛軍逆之，敗歆於懷城，遂進剋酒泉。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通典》百五四。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為酒泉太守。李歆舊臣，皆隨才擢叙。蒙遜令曰："祕書郎中燉煌劉彦明，學冠當時，道先區内。可授玄虚先生，拜以三老之禮。起陸沈觀於東苑以處之。"此節依《御覽》四百七十四引補。先，酒泉南有銅駝出，言虜犯者大雨雪。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此節依《初學記》二、《類聚》二、《御覽》十二引補。歆弟敦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冠軍大將軍。十月，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

①浩音閣。疊音門。　②《通典》作太乙。

辛酉　十年，正月，蒙遜自率衆攻燉煌。乃築長隄，以水灌城，數十日不下。恂武衛宋承、廣武張弘等舉城來降，殺恂而屠其城。獲其弟子寶，囚於姑臧。李氏由是遂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宋遣使拜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寶逃晉昌。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據郡以叛。遣世子政德討之。

壬戌　玄始十一年，春正月，饗羣臣於謙光殿。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天，暴兵象①也。不出一旬，必有寇問。"命治兵東苑以備之。西秦遣騎七千來襲，至於孫猴嶺，聞有備而還。此段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政德攻晉昌，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遂臣柔然。柔然來攻，蒙遜遣政德拒之。政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立次子興國為世子。

①一作聚。

癸亥　十二年，乞伏熾磐來攻，遂陷白草嶺及臨松郡。

甲子 十三年，熾磐執蒙遜從弟成都，及從子白蹄頗羅等。

乙丑 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祕幻奇伎。以上依《御覽》七百三十七引補。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讌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晒曰："仲尼何如人也？"晒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疑）〔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畏於匡，辱於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晒不能對。蒙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

丙寅 玄始十五年。

丁卯 十六年。

戊辰 承玄元年，蒙遜遣兵伐西秦。時乞伏熾磐死，慕末送成都歸，以求和親。於是大赦境內，改元承玄。蒙遜復伐西秦。

己巳 二年，慕末遷保定連。蒙遜遣世子興國攻之。慕末率衆迎擊。興國戰敗被擒，殺軍士三千餘人。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西秦。慕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弟菩提為世子。蒙孫遣使詣宋入貢，并求《周易》及子集諸書。詔並給之。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

庚午 三年。

辛未　義和元年，赫連定自冶城濟河，欲擊蒙遜。定濟未半，吐谷渾王慕璝擊敗之，執定以歸。於是蒙遜大赦境内，改元義和。以世子菩提為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十一月，魏遣太常李慎，拜蒙遜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使崔浩為册書以褒賞之。

壬申　二年，蒙遜末年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紀。

癸酉　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立子茂虔為世子。此句亦見《通鑑考異》。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謚武宣王，廟號太祖。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偽位三十三年。子茂虔嗣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七

北 涼 録 三

沮渠茂虔

沮渠茂虔，蒙遜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義和三年，立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録尚書。蒙遜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為永和元年。立子封壇[1]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為夫人。茂虔稱受先王遺意，送妹興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為左昭儀。因遣順拜茂虔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茂虔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世祖優詔不許。遣使以下，依《魏書》録。

①一作壇。

甲戌 永和二年，茂虔遣使上表於宋，告嗣位曰："臣聞功以濟物為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為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懌崐裔，芟夷羣暴，清灑

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秩，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叙之美有闕。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勳光天府，標榜稱述，實並斯義。輒上謚為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今遣使臣上表以聞。"宋遣使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勳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仗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隕，悽悼於懷。便遣使弔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寵授，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涼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此段依《宋書》錄。

乙亥　三年，正月，西中郎將燉煌(大)〔太〕守沮渠唐兒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見於郡城東門。投書於地，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茂虔訪於奉常張慎，慎曰："昔虢將亡，神降於莘。深願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茂虔不悦。

丙子　四年，大雷震電。又於震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茂虔征南大將軍沮渠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依《魏書》錄。

丁丑　五年，茂虔遣鎮西將軍沮渠旁周詣魏入貢。世祖

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1]入侍。茂虔遣封壇如魏。復遣使如宋奉表，獻其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敦煌實録》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邱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厤三合紀》一卷、《趙歐傳》并《甲寅元厤》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種，帝皆與之。魏世祖遣奉常李順，以其妹武威公主妻茂虔。遣右相宋繇隨順詣平城。奉表入樹，獻馬五百匹、黄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茂虔母后妃定號。世祖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茂虔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内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依《魏書》録。

[1]疑壇字。

戊寅 六年。

己卯 七年，正月，朝羣臣於謙光殿。有狐在於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禽[1]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茂虔為酒泉太守，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目流血。五月，太廟階[2]陷。六月，當陽門崩。此二事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虚實。還言茂虔雖外修臣禮，而内實乖悖。命公卿為書以讓茂虔，數其十二罪。茂虔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援於柔然。遣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拒戰於城南。奔潰入城。魏常山王赤堅率衆至姑臧，

遣使諭茂虔出降。茂虔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冀幸世祖東還，遂嬰城固守。兄子祖踰城出降，世祖具知其情。九月，茂虔兄子萬年率麾下出降。是日，茂虔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十月，徙茂虔及宗室士民十萬户於平城③。世祖猶以妹壻禮待之，拜茂虔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又為武宣王蒙遜置守墓三十家④。

①一作射。　②一作基。　③此句亦見《通鑑考異》，云《魏書》作三萬。　④此段原文甚略，依《魏書》補。

庚辰　八年。初，魏軍未入之前，茂虔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寶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既而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茂虔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顔。於是賜左昭儀沮渠氏死，并誅其宗族。又有人言："茂虔猶與故臣民交通，潛謀反叛。"世祖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死。茂虔與公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依《魏書》録。謚哀王。自蒙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辰①，三十九載。

①原作寅。

沮渠無諱，茂虔次弟。封安彌縣侯，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茂虔敗，無諱擁家户，西就從弟敦煌太守唐兒。魏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無諱使唐兒保敦煌，自與弟張掖太守宜得攻酒泉。拔之，執元潔。進攻張掖不剋，退保臨松，得四萬餘户，還據酒泉。世祖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

諱饑甚，懼不自立，使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元潔及統師兵士於健。世祖遣兼鴻臚持節拜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世祖以無諱終為邊患，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討酒泉。無諱謀渡流沙，引衆西行。遣弟樂都太守安周西擊鄯善。其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連旬不剋，退保東城。明年，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將四千餘家西奔且末。無諱乃留安周住鄯善。自率衆趣高昌，留屯高昌。乃遣常侍氾儁奉表詣建康，貢獻方物。宋主詔曰："往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河西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箸誠，以為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內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勳。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未幾卒。

沮渠安周，茂虔第七弟。封屋蘭縣侯，為樂郡太守。茂虔敗後，與其兄無諱據鄯善。及無諱卒，因而自立。遣使詣建康入貢。宋主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款，統承遺業，民衆懷歸。雖亡土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全。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巳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其後遂為蠕蠕所并。

沮渠唐兒，茂虔從弟。為敦煌太守。姑臧既破，無諱收合遺民西就之。拒而不納。無諱乃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宜得引兵討唐兒。唐兒將萬人出戰。大敗，為無諱所執，殺之。

沮渠天周，茂虔從弟。為武威太守。唐兒被殺，天周保據酒泉。世祖遣鎮南奚眷率兵圍之。城中糧盡饑甚，萬餘口皆餓死。天周乃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陷，為魏所執。送於平城，殺之。

沮渠萬年，茂虔兄子。姑臧破，沮渠宗族皆被殺。惟萬年及祖，以先降獲免。拜萬年張掖王，祖廣武公。復坐謀叛，與祖俱賜死。

張　譚

張譚，字元慶，武威姑臧人也。為和寧令，政以德化為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御覽》二百六十八。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八

北燕録一

馮　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於長谷①中。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修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産，父母器之。所居止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夢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内。及慕容寶僭號，永康末，拜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於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

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建始元年，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之，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襲殺熙，立高雲為主。正始元年，雲以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封武邑公。跋讌羣寮，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乘②因陳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五。

①一作樂。　②一作垂。

己酉　太平元年，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於西門，泰殺仁於庭中。羣臣衆推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恆，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①乃僭即天王位於昌黎，而不徙舊號。大赦其境内，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即號燕國，改為太平元年。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皇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録尚書事，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

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為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為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為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

①當作義熙五年。

庚戌　太平二年①，跋下書曰："昔高祖為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韭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麁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②所鍾，人望攸係，逼奉③主上，光踐寶位。列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為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於今！何謂降也？"不從。遂剋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擊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備，仍令人

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所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遂平萬泥等。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三十、《通典》百五十五。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①晉義熙六年。　②一作命。　③一作推遏。

辛亥　三年，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貨而逃。貨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賕路絶。蜣蜫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於蜣蜫。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邱。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差。孝悌力田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邱張買、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賢良，遼東佟萬以文章

知名，九字依《廣韻》引補。皆擢叙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户於長谷，為祖父園邑。七月，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内置四輔。

壬子 四年，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為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

癸丑 太平五年。

甲寅 六年，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絶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其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户來奔。署買為衛尉，封城陽伯。睹為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黄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為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

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九

北燕録二

馮　跋

乙卯　太平七年，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為犬禍，將悖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為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悦。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高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悦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為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

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絶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於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邱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

丙辰　八年,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蠕蠕斛律為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為昭儀。時三月不雨,至於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内應。若以强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為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勒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

丁巳　太平九年,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戊午　十年,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絶。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遣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精騎二萬來伐,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跋嬰城固守,魏攻之不克。魏以有備,引還。

己未 十一年，窳①國遣使來朝。其人穴居，多猪羊，少牛馬。夏衣魚皮，冬衣猪毛。至於漁獵，常持藥草自障，令人不見。俗無尊卑之別，寒則入穴聚②。

①與突同。 ②此見《書鈔》一百五十八。原本有缺字，屠本猶全。今從之以俟考。

庚申 十二年，龍城東溝竭涸積年。夏四月，溝中墳起有聲，俄而泉湧出。閔尚曰："溝中墳起，所謂'深谷為陵'；泉湧出，所謂'百川沸騰'。陰旺之所致也。"此見《開元占經》九十八。

辛酉 十三年，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

壬戌 十四年，宿渾地燃，一旬乃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

癸亥 太平十五年，和龍城地徧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月餘乃滅。後遼西太守高潛謀反伏誅。此見《御覽》八百八十。

甲子 十六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左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①。

①此亦見《御覽》，作十五年，屠本作十六年。

乙丑 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趙壽女既嫁化為男，娶妻而無子。跋問諸羣臣曰："此何祥？"尚書左丞傅權對曰："漢世雌雞為雄，陰變為陽，君替臣僭之象。卒有婦人專

寵，王莽篡逆①。今女為男，臣將為君之徵。”跋曰：“將何以禳之？”權曰：“桑穀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以②興。熒惑守心，宋景責躬，延齡二紀。唯修身崇善，可以轉禍為福。”

①一作位。　②一作中。

丙寅　十八年，八月，立子翼為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學為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訓。”

丁卯　十九年，丁零氐楊道來降。初，後燕帝光始中，丁靈民①楊道獵於白鹿山，為契丹所獲，流漂塞外。至大難北及大黎國，逐山草而射獵為業。至十月，乃收葦為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八十里，南北二十餘里，名凌城，居其中。此見《御覽》一百九十二。

①疑作丁零氐。

戊辰　二十年。

己巳　太平二十一年，二月，飄風從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姚昭宅，至於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上黨公家人問太史令閔尚，尚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吹塵去穢，除姦慝之禍。當修德以免禍。”昭不聽。此依《御覽》八百七十六補。

庚午　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參決萬機。”九月，跋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規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之曰：“上疾將瘳，柰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絶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

諸大臣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録尚書事中山公弘。弘然之。於是與壯士數十人裹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薨。弘遣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圖危社稷。吾備大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宫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弘遣使賜死。跋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命宗正馮哲、黄門盧昭[①]典葬事於東宫。葬跋於長谷陵，偽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①一作招。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百

北燕録三

馮　弘

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篡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仍為領軍，内掌禁衛，外總朝政。遷尚書令、司徒、録尚書事。跋薨，弘僭即天王位。以姚昭為大司馬。昭貪暴，其子肇諫曰："大人不聞飄風之怪乎？"昭不納。明年，弘殺昭并諸子姪四十餘人。依《御覽》八百七十六補。

辛未　太興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為皇后。

壬申　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為太子。鼠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者銜馬尾，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為民遷之象。又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石城遼東營邱成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引還，徙民四萬餘户而西。尚書郭緣勸弘送款獻女於

魏，乞為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弘黜長樂公崇，使鎮肥如。崇遣弟樂陵公邈如魏降。世祖拜崇遼西王。弘使別將封羽，率衆圍崇於遼西①。

①尚書郭緣以下，依《魏書》補。下同。

癸酉 三年，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六月，魏永昌王健來伐樓敦，別將五千騎圍凡城。封羽以城迎降。

甲戌 四年，弘遣尚書高顯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奉掖庭。世祖許之，乃徵太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太子王仁質魏，散騎常劉訓諫弘，大怒殺之。

乙亥 五年，四月，遣右衛孫德乞師於宋。世祖遣驍騎大將軍樂平王丕來伐。弘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太常楊崤勸弘請罪乞降，速送太子入侍。弘不聽。十二月，又遣尚書陽伊請迎於句麗。

丙子 六年，三月，端門崩。四月，魏又遣侍郎建興公虞弼、東平公鵝青來伐，攻克白狼。復遣使求迎於高麗。高麗將葛居盧孟光率衆數萬，隨陽伊來迎，屯於臨川。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魏軍。此句亦見《通鑑考異》。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衆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卒。高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為高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和龍見①户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絶。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於外，葛居盧孟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擊而還，遣使徵弘於高麗。後

二年，為高麗所殺。初，弘至遼東，高麗王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王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王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忿恕之。高麗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偽謚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弘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①三字一作龍城萬。

馮素弗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産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宫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徑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輔，謙虚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邱，百姓歌之。常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絶，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

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為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載記》小傳。

校點後記

西晉末年，天下大亂，羣雄蜂起。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西北遊牧族豪酋乘機割據一方，先後建立十六國政權：即五涼（前、後、南、西、北），二趙（前、後），三秦（前、後、西），四燕（前、後、南、北），夏，成漢。另有冉魏、西燕、後蜀，一般不計。史稱"五胡十六國"。自公元 304 年至 439 年，歷一百三十五年。北魏崔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魏書·崔光傳》附《崔鴻傳》）。本傳稱鴻書又有序例、年表各一卷，實百二卷。《隋書》與《舊唐書》之《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均有著録，而卷數不同，前者稱"一百卷"，後二者則皆稱"一百二十卷"。此外，《隋書》於該條下又著録"《纂録》一十卷"，或即《十六國春秋》之約本，然終未明指為崔氏所纂。

宋初李昉等作《太平御覽》，猶引《十六國春秋》。至《崇文總目》始佚其名，晁公武、陳振孫諸家書目亦皆不載，可見亡於北宋無疑。而明萬曆後，"百卷本"《十六國春秋》忽出，莫知其所自來。實則屠喬孫、項琳所輯，仍虚託崔鴻撰，故有"偽本"之稱。其作偽之迹，四庫館臣辨之甚

詳。是即四庫所收"安徽巡撫採進本"。四庫又收"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即"浙江孫仰曾家藏本",其出在屠本之前,曾載入何鏜《漢魏叢書》。四庫館臣雖亦疑為"偽本",然繼曰:"或屬後人節録鴻書,亦未可定也。"節録本之説,今人多認同,並以為湯球當據以重加輯補,成《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又補撰年表一卷冠其首。

湯球(1804—1881),字伯玕,安徽黟縣人。清代學者、史學家。同治舉人。少從俞正燮、汪文臺學。博通經史,洞曉天文曆算,尤精考據輯佚。曾輯鄭康成逸書九種。專攻晉史,輯《漢晉春秋》、九家《晉書》、九家《晉紀》等多種,貢獻卓著。所校定之《十六國春秋纂録》十卷,亦頗見功力。而其《〈十六國春秋輯補〉叙例》則稱"以《纂録》為底本",可見湯氏治十六國史最為勤勉精深。

崔鴻《十六國春秋》失傳既久,無從論其得失。屠氏"偽本"誠如四庫館臣所論,雖"其文聯綴古書,非由杜撰",然終因"檢閲偶疏,失於彌縫",於封建正統史家視為國本之"正朔",未擬鴻書而"甄明";從而不僅自證其偽,更自貶其身價。且雜採小説,未足徵信。湯球於《〈十六國春秋輯補〉叙例》中指摘屠本之失甚夥,頗為中肯,可見其"史識"逾屠輩遠矣。至於湯氏"輯補"之功,更非屠等可望其項背。湯氏以《十六國春秋纂録》為《十六國春秋》之原文要略,與《晉書》相關傳記及諸《載記》對勘,尋覓其"删節之迹",從而"補足"之;又自《太平御覽》、《初學記》、《北堂書鈔》、《資治通鑑考異》、《通典》、《廣韻》等書中輯出所引《十六國春秋》文字,爬羅剔抉,復加緒次,詳甄違繆,擇

善而納。較之鴻書，或更勝一籌，吴翊寅跋文因稱之曰："雖非鴻書之舊，然約而不窳，博而不繁，綱舉而目張，意内而言外，即謂鴻書至今存可也。"

《十六國春秋輯補》最早刊本即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月廣雅書局"史學叢書"本，黄士陵初校，吴翊寅覆校，校刻皆精，僅偶有譌奪。後商務印書館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本即據以排印，時為民國二十五年(1936)六月，雖於前者瑕疵有所訂正，然書中已略見魯魚亥豕。此外未見他本。商務本已作原文斷句，當為最早且迄今僅見之整理本，惜乎偶有斷破句讀處。

此次校點，即以廣雅本為底本，以商務本為參校本。因底本品位遠勝於參校本，故校勘中力求保持底本原貌，僅於個别確不通處參酌校改。譌字以圓括號括起，其後以方括號注正字；奪字以方括號補出；衍字以圓括號括起。或偶有兩本同不通而疑譌處，亦以上述方式處理。原文中大量通假字及專名所用異體字，則一仍其舊。底本中注校文字與輯佚出處均作小字雙行夾注，今將前者標明原所在位置及序號統一移置段末，後者仍留行中，俾眉目清晰。標點符號用法謹遵今之國家標準慎重推敲，務求妥貼。至於參校本斷句之失，則盡力補正。然水平所限，或仍有未安，兹敬祈方家指譌糾謬，匡我不逮，則幸莫大焉。

校點者

1998 年 12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五别史（11）.十六国春秋辑补
作者=崔鸿
页数=683
SS号=10483098
出版日期=